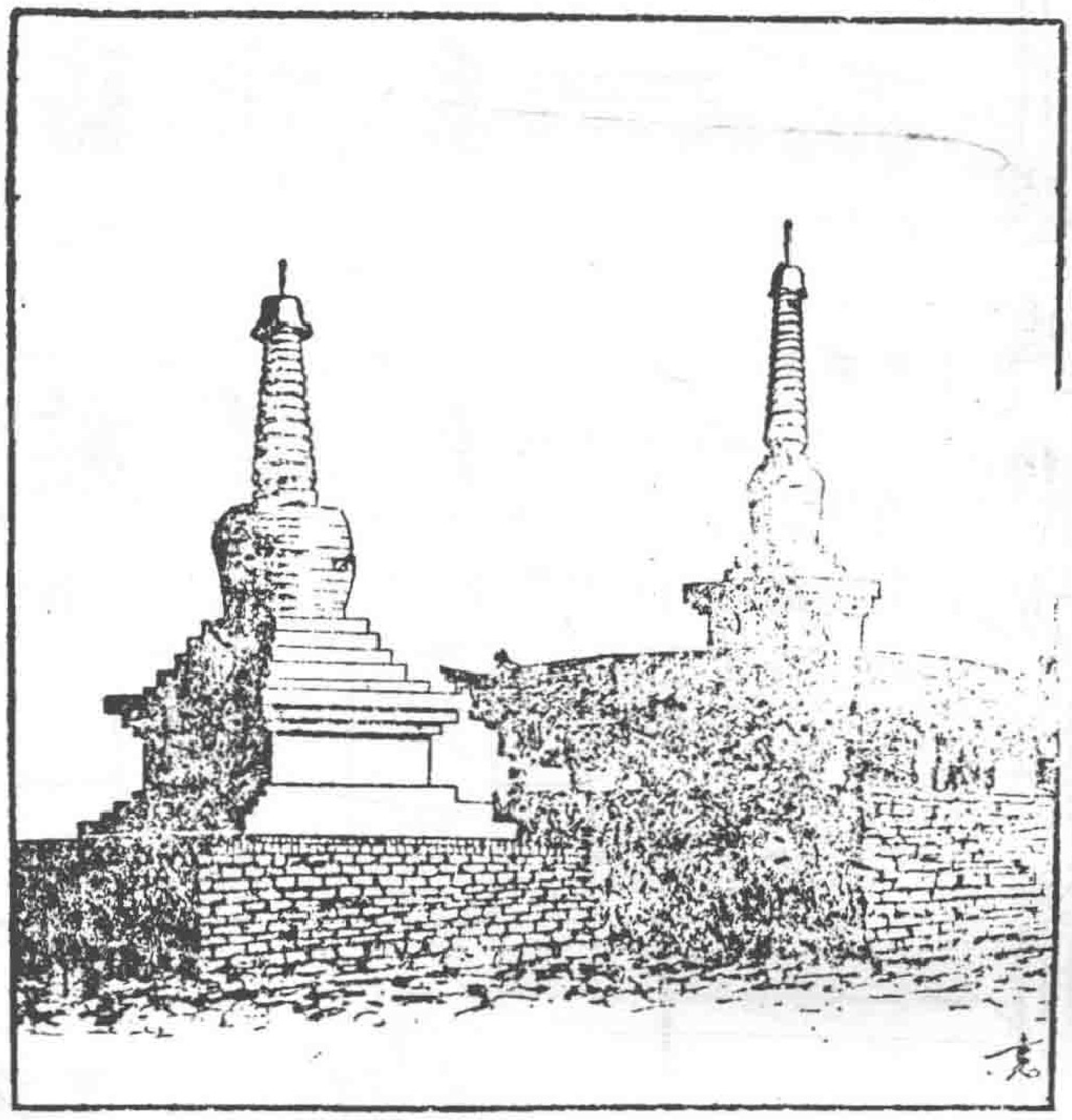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綏遠喇嘛廟　（王寅光）

戰後復興計劃與地方風景建設問題……唐
北泉公園的風景與文化……曾
福建我見……希孟
九峯山風門凹觀寶記……崔龍文
從場口到寧都……萬千
黃河上游的皮筏……許宗舜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第十八卷　第九期
重慶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9 September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CHUNGKING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五二一〇〇二

出版界的新貢獻

現代名著

英國與印度　蘇聯與歐州　蜀道難　晉綏紀行　川緬紀行　中原[illegible]來　否極泰求　[illegible]　陳龍川集　東北現勢　張煌言年譜　韓世忠年譜　和平的前奏　光明與黑影　死了的山村　撒旦的悲哀　音樂的故事

書誌繁多　不及詳載　歡迎批售　破格優待　書目章則　函索即寄

印刷業的主力軍

承做　書誌刊物　高等零件

專排　各體國字　注音符號　蒙藏回文　國際音標　西文書版

本社工廠　承印外件　出品高尚　收費低廉　國字西文　材料齊全

獨立出版社

社址　工廠：塗江北[illegible]寺[illegible]　辦事處：塗[illegible]清寺聚興村廿一號

五二—〇〇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闡揚中國名勝

第十八卷第九期目錄

旅行論著

戰後繼興計劃與地方風景建設問題……唐渭濱（一）

論上古至魏晉時之旅舍……溯伊（五）

旅遊拾見

北泉公園的風景與文化……曾仰堯（八）

福州散見……希孟（一七）

地方素描

夾江巡禮……李致剛（二一）

巴黎解放了……莊澤宣（二四）

萊茵河……馮柔棣（二八）

探勝獵奇

萬象洞尋幽記……洪文瀚（三一）

九峯山風門閣觀雲記……豈龍人（三七）

世界第一塔在晉江……何敏先（四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闡揚中國名勝

旅程紀述

印度行……糜文開（四八）
黔陽行……輝光（五四）
從場口到寧都……千萬（五九）
皖南紀行……朱劍農（六四）
東南西北……慶修（六七）

海外游踪

菲律濱游蹤……章淵若（七二）

交通工具

黃河上游的皮筏……黃宗舜（八〇）

補白摘拾

雲碑有六……張希魯（二七）
灕江泛月（及其他）……楊子毅（二〇）
旅黔雜綴……柴勝陸（五八）
慰勞盟國空軍小記……易水（四一）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墨子校注

吳毓江校注

全綫裝十册

定價四元（加五十倍發售）

獨立出版社印行　社址：重慶江北覺林寺上街一〇

此書爲吳毓江先生積二十年精力，精心結撰之作。搜求中外珍藏古本墨子，如卷子群書治要本，正統三卷本，道藏早印本，銅活字本，嘉靖癸丑原本，嘉靖丁巳本，緜眇閣本，日本寶曆本等十有餘種，對於古刊本墨子，皆已網羅無遺，加以藏書豐富，多識前言；遠遊搜覽，多見奇書，如初學記，太平御覽，皆見宋本，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見古鈔校宋本，所以校勘通行本墨子，錯誤特多，糾正至千有餘字，版本之豐富，校勘之詳實，徵引之淵博，考證之精審，在國學界著述中，允推傑作，權威學者謂此書爲墨子空前善本，洵非過譽，附錄數篇，亦多獨到見解，不惟治諸子學者不可不一讀此書，即研究中國學術思想者，亦不可不人手一篇也。

戰後復興計劃與地方風景建設問題

唐渭濱

盟邦正以雷霆萬鈞之力，驅逐敵寇，大軍所至，迭下名城，法京巴黎，旣告解放，巴爾幹諸小邦，亦先後歸順民主，軸心瓦解，指日可期，論者謂歐戰結束之期，可望於一九四五年之夏季。以言遠東，則我　領袖獨照幾先，與日寇周旋，作戰到底，艱辛歲月，已歷八年，爲同盟陣營中抗拒軸心之先鋒，期以抗戰建國，培養民主，同時並進，完成震古鑠今之偉業。玆者日寇覆滅不遠，河山光復，屹足可期，凡屬國民，莫不歡欣鼓舞，以迎此最後勝利來臨之日。

吾人舉目四矚，國際之情勢如彼，我國前途之光明復如此，吾人目前及今後所應致力者，厥爲戰後之復興問題。不觀乎美國乎，舉國上下，無一人不努力於作戰，亦無一人不努力於戰後工作 Post War Work，蓋戰事結束，適在屆臨，戰後各種事工，隨之以起，若不及早準備，一旦大戰告終，勢將無可應付。故美國各個部門咸一心一意，研究戰後計劃，綱舉目張，靡遺纖悉，此其用意，乃在化干戈爲玉帛，祛暴戾爲祥和，烽火熄滅之日，亦卽繁榮復興之時也。

我國旣列爲四強之一，吾人撫衷循省，若何而後始爲強國之國民，若何而後始克實踐強國國民之職責，更若何而後始可與美英蘇諸強國之國民攜手邁進，躋於平等之地位。凡此所舉，吾人無將抱疑難惶惑之觀念，應先加強信念，時時猛省，務求達成各個人之任務。此任務爲何？曰：各就崗位，努力本身工作是矣。

不佞服務旅遊事業，垂二十年，竊秉上述之意，就地方風景建設問題，貢獻戰後復興計劃，一管之見，或無當於大雅，然觀感所及，輒願以盡言爲快，拋磚引玉，藉謀商榷云爾！

我國素爲文物之邦，立國五千年，文化豐碩，舉世咸莫與京。各地名勝古蹟，所在多是，斷碑殘碣，都自有其文獻上之價值，而山清水淑之區，一邱一壑，莫非昔賢徘徊吟眺之所在。往昔或以交通梗阻，尋訪爲艱，或以防護欠周，任其頹廢，於是名勝不彰，古跡湮滅，自文化上言之，實爲無窮之損失，殊堪惋惜。戰前內政部有見及此，曾發佈保護名勝古跡之令，用意深遠，聞者稱頌。晚近十餘年來，國人對游覽事業，漸感興趣，春秋佳日，游侶絡繹，而學術界夙著

游覽之士，與夫具有遠見之地方長官，亦漸移其注意力以開發地方風景，視爲重要建設之一。惟能保護名勝古跡，始足以吸引游客，而吸引游客直接所收獲之效果，乃爲增進地方之繁榮。姑舉數例，以證是說。

故都北平，一文化城，亦一游覽城也。自民國十六年以後，我中樞定都南京，北平改設爲市，在政治上頓失重心，人口漸形減少，市面亦趨衰落，但自民國二十年後，政府以最大努力，使北平市成爲一文化區域，一切微復舊觀，但名勝古跡之所在，日趨荒圮，馴至道路失修，自市區至郊外，尤感困難。乃至民國二十四五年間，以迄蘆溝橋事變前之一時期內，市政當局深感建設風景有助於市政繁榮之迫切需要，遂釐訂計劃，籌撥事款，並延攬地方耆碩，董理其事，經之營之，幾經歲月，於是北平風物，景象煥然，大改舊觀。其尤著者爲天壇之整理，公園之修繕，自城區至西山一帶之道途，悉栽種柏柳，坦蕩平直，非復往日之崎嶇難行矣。一時風聲所播，中外仕女，聯袂接踵，咸蒞斯土，市面賴以繁榮，民生於以復蘇，游覽事業之發皇，風景建設之重要，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此一證也。

青島爲膠澳名區，[illegible]海內知名。其地濱臨市政，早具規模，[illegible]，亦復經勝斟矣。廿一年沈鴻烈氏來長市政，各種建設，煥然一新，而風景之點綴，尤所注意，[illegible]爲風光增色者，莫不後先[illegible]。[illegible]以海濱爲游客所在，增設公園，蒔植花木，綠蔭入畫，亭榭參差，游人駐足其間，輒覺別有境地。一時風聲所播，中外仕女來游者益衆，按中國遊覽名區，有莫干山、廬山、北戴河、威海衛等地，而赴青島游覽者頗各地爲盛，考其緣由，乃在沈氏努力風景建設，使游客欣然動嚮往之心，不期然而遠程前往也。其時不佞於役青島，曾追隨沈公之後，創設青島市政繁榮促進會，一切規劃，親所目睹，於以知吸引游人，首在建設風景，此又一證也。

蘇州甪直，去崑山縣邊之一小鎮也，其地水木清華，風物明瑟，居戶不多，而文物獨盛。世人初未加以注意，游蹤所從不一履其土。但甪直有唐代吳道子塑像，時歷千年，存一破廟中，日就頹毀，地方人士似亦若未予措意者。番禺葉譽虎先生聞知其事，專程往視，嘆爲鑒賞，大爲驚歎。廟中尚存原有塑像數尊，神態微妙，栩栩如生，爲我國稀有珍品，倘再不加整刷，則併比數尊，或亦無可保存。葉氏乃醵資料量其事，延名彫劇家江小鶼先生，（江先生於抗戰後病逝昆明旅次）負責補修，更就原有廟舍，重新砌造，朞年而後，大功告成，中外好古之士，每於休沐之暇，結隊往觀，一時甪直鎮上，冠蓋雲集，呈數十年來未有之盛況，居戶商肆，盛極其夾，此再一證也。

泰山爲五嶽之冠，寰宇以內，素馳盛譽，每年游客絡繹四時不絕，歐美人士多有震其盛名，專事登臨者。二十六年之春，山中衝要之區名雲步橋者，忽告傾圮，此橋駕兩懸崖間，有瀑布下注，風景之美，爲全山冠，地方人士亦無餘款可修，坐令名山減色，游客望而卻步，誠屬憾事，中國旅行社得悉其事，遂商請津浦路管理局任工程之費，而與修設用則歸之社方，半載以後，新橋巍然工竣，往返上下，如履

山莊，時楊承訓先生總筦路局，勒碑路畔，為文以紀其事，楊先生對沿綫名勝保護，夙具熱忱，而便利遊侶，經營賓館，允著偉績，均彰彰在人耳目者，中國旅行社於雲步橋告成之日，亦請蔣慕虎先生寫「中國旅行社導遊名山大川」一擘窠大字，鐫於鉅石之上，一時傳為佳話。可知風景建設，在於主持得人，而服務游覽，要為各方應盡之職責，此更一證也。

復以大後方貴陽市之風景建設為例，則自吳鼎昌先生主黔以後，花谿之名，始盛稱於世。吳氏未經營以前，花谿迴環曲折之清流耳，闢草萊，斬荊棘，植花木，建房舍，未及數年，成為遊憩勝地，公園條件，燦然大備，復改進交通，以利往返，今之寄居貴陽者，不言名勝則已，有之則以花谿對，而經行之客，輒復策杖往遊，形諸歌詠。吳先生匠心獨運，化朽腐為神奇，利用天然風景，加以人工點綴，創為貴陽名勝奧區，其直接間接有裨於當地之生計者，不可縷計，是誠風景建設中之堪為示範者矣。

綜上所陳，戰後各地風景建設，實為急不容緩之舉，且盟邦人士於大戰舒息以後，更以全力，前來我國，協助建設，於考察研討而外，或利用餘暇赴各地遊覽，吾人自宜於此時未雨綢繆，急起直追，作有計劃之推動也。

政府方面對於戰後工作，撫輯流亡，經緯萬端，同時並舉，或暫無餘力對各地之風景建設，着手經營，必須由地方人士自動自發，從事整理。揭其大者，應有如下之步驟：

一、名勝之整理　各地方名勝整理，宜就原有規模着手，分期進行，孰宜植樹，孰宜築路，以不妨礙天然風景條件陸續施工，而尤應努力於交通之便捷，食宿之安頓，庶幾遊客莅止，有如歸之樂，無跋涉之勞，此其犖犖大者。至於何處宜於垂釣，何處宜於眺賞，亭榭之建築，泉流之導引，是又須匠心獨運，責之有山林氣韻之人士矣。往者有人建議以太湖為國立公園，碧波浩淼，片帆無際，是誠一理想之境地也。又浙江桐廬至嚴州一段之富春江，水複山重，風光入畫，亦足以吸引遊人，流連忘返。吾人於最後勝利後籌劃，使國內之名勝，益得闡揚；而未經開闢之奧區，更當顯其美妙之固有風格。

二、古蹟之爬梳　中國各地具有歷史上與文化上價值之古蹟，所在多是，不暇縷舉，所可惜者，地方人士不明其真正價值所在，未予珍視，又或年代久遠，考證無從，以是彫刻、塑像、壁畫、建築等等，或任其殘破毀壞，終於湮沒不彰，絕無跡象可尋，損失之鉅，誠難諱言。今後從事地方風景建設者，允宜擬訂整個計劃，從歷史及地方志書上尋求綫索，爬梳董理，不恤煩苛，庶使已存者永能維護，隱晦者得以復彰，其於我國固有文化之宏揚，業績偉大，固不待言說也。

三、故居之訪求　歐美人士對於偉大人物之生平，景仰推崇，無微不至，凡其人之事業著述，足以流傳後世者，固不加意保存，而尤重視其里巷居住所在。若者為起居之室，若者為埋頭撰述之所，桌椅書架，陳列井然，甚至一筆一紙之微，悉復原處，一若其人尚在人世者，此其用意，乃欲使後世之人一入其室，如親謦欬，油然而生敬仰之心，獲得最深刻之印象也。我國名儒學者，代有其人，稿本手澤，間有留存，顧其人晨夕棲宿之地，不數十年，輒已無法訪求，吾人

今後於整理名勝，爬梳古跡而外，兼宜尋訪故居，或求之於地方父老，或得之於昔賢後裔，果能因是而保存故居，陳列名儒學者日常致力之文物，其價值之偉大為何如耶！

上所列舉，不過數端，然欲一一舉辦，推行盡利，似非易事。鄙意於迎取勝利來臨之前夕，討論戰後復興問題，對建設風景一事，似未能忽視。目前吾省在渝士紳，尤宜及早圖之，若能分別自動集會研討，作初步之規劃，則戰後回鄉，組織風景建設委員會，進行較易着手。

蓋吾人深切認識戰後游覽事業，有裨於國計民生，宣揚文化以及提高國際地位者至鉅，而建設地方風景，實為游覽事業之必要基礎，貢一得之愚，以就正於當代君子，倘荷留存商榷，作更進一步之探討，則尤所跂盼者也。

和成銀行

總行：重慶中正路

昆明分行：寶善街

通匯地點

◁（舉）▷

上海　衡陽　遂寧　雅安　會理　宜賓

屯溪　貴陽　閬中　康定　樂山　涪陵

長沙　資中　成都　西昌　瀘縣　合川

柳州　南充　化龍橋　沙坪壩　磁器口　魚洞溪

辦理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匯兌：手續敏捷

儲蓄：基金穩固

論上古至魏晉時之旅舍

許伊

吾國旅舍之制，發源甚早，創設於何代，雖不可知，然有宮室則有居住之所，有交易則有貿遷之物，有道路則有行旅之人，三者相因而至，其理甚明。行旅之人，其居處無定，而不能不藉棟宇以避風雨，貨物亦然；居有宮室，行有旅舍，乃事勢之自然，則旅舍之始，當與宮室同時。若能確知始有宮室之時；則旅舍始設之時期，推類尋求，思過半矣。

經典言旅行之事者，莫先於周易。易六十四卦，其一曰旅。伏羲畫其爻為艮下離上；易之通義，艮為止象，（止即趾）離為炎象，解說經者謂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其象為去其所止而不久處於一定之地，故以「旅」為卦名。文王演易，為之辭曰：「旅，小亨，旅貞，吉」。旅非久居之地；而有相當之設備，以便行人，行路至此，有如歸之樂，故其占為「小亨」；亨者，安之謂也。雖不如居家之安，而亦鮮風塵之苦，故曰「小亨」。「旅貞」者，行旅之人，能守正道；易經中凡言「貞」者，其義皆釋為正。能守正則無往而不吉矣，故曰「旅貞，吉」。

周易有爻辭，周公之所作也。文王演易，每卦祇舉其大義，周公則每卦六爻，皆詳為之辭，其於「旅」卦之初爻，則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瑣瑣者，猥瑣之狀，凡行旅之人，風塵困頓，易於銷磨志氣，又或窮途落魄，侘傺無聊，故其象有取災之義。至孔子為象傳，釋此爻之辭，曰：「旅瑣瑣，志窮災也」。言志意窮迫，自取災禍。推此爻之義，則凡旅行者，能胸襟超曠，志意高遠，不與小人計較得失，必有吉而無凶；此經爻之本義，亦自來行路者之所貴也。

行旅之人，不當計較瑣屑，固已；然反之而習為驕縱，藐視一切，則其患亦不可思議。易爻於此，垂戒著明，旅之終爻，其辭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鳥焚其巢，謂居高位者，禍亦隨之，凡鳥巢必在樹之高處，旅人而有此象，則其先雖若高明可喜，其後必罹災而[illegible]古者行路多用牛車，非貴人無以馬駕車者，旅人而有此象，而其牛亦不可保；蓋舉事以輕易處之，宜其有此，故其占為凶象也。

然則何如而為安全之道乎？易爻於此，酌中以立言。旅之中爻，其辭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次，謂寄旅之所，即旅舍也，卦象在剛柔之間而居於柔順，行人有所至之地，處之以和平中正，則所居必安，可以保其貲斧，一無喪失，旅舍之僕役，亦樂其和藹可親，而盡心伺候，

故曰：「得童僕，貞」。周公演易，借旅卦之象，以闡發人生處世接物之義，蓋衡以剛柔感應之理，其義如此，非專爲旅人說法也。

古人建立都市，於居民住宅及行人廬舍，必同時規畫，此事可以公劉宅豳之制證之。公劉之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鄭康成曰：「廬，舍其賓旅」。玩此詩，則住宅與旅舍同在一處，而其他有泉有岡有平原，可以怡神養性。鄭箋「賓旅」二字，兼賓客商旅言，今時客寓鹽上，大書仕宦行臺，安寓客商，卽其義也。

廬舍之法，至周初而大備。周禮遺人之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賈公彥曰：「隨其所須，而預爲之待，分布於道路，遠地須多，故侈積，近地可少，故止有飲食及委也」。王應麟曰：「十里有廬，置郵傳命者所憩息也，有飲食者，爲行役勞苦飢渴也，三十里則可止宿，有委者，以飼牛馬；五十里有市，以便貨買，有積者，以供饔餼。廩人之職，凡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之職，凡國之大事，供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廩人倉人遺人，互相聯繫，平日隨道里之便，收貯其地，猝然有用，所以無饋餉芻輓之勞，此國都近畿之法。其在畿外，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師也」。按諸人釋經，兼賓客會同師旅行役而言，實則路室候館，專以待賓客會同，若軍行之際，人數衆多，當有營帳設備，所謂幄次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鄭玄：「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左傳，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邱，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注：幄幕，軍旅之帳。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五十里，鄭人逆命而以幄幕行，是自備緩急之用也。此言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是路室專供平時賓客過境之用，乃地主所備者，東周以後，列國使者，往來頻煩，故館舍之需尤要。陳靈公荒於女色，而單伯過境，候不在疆，司空不視館，單伯知陳侯不有大站，則國必亡；固識微之論也。

漢制：野路候迎賓客之處，有庌舍，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見周禮遺人賈疏。庌爲屋之正大者，庌廡四達，卽今北方之四合房也。劉熙釋名：大屋曰廡，幷冀人謂之庌。疑「庌」卽「衙」字，後世謂官府之舍曰官衙，蓋卽脫胎於此。

旅舍非國家所設，而由私人營業者，則謂之「逆旅」。高士傳：許由辭帝堯之命，舍於逆旅。是道路有逆旅，遠在唐虞之時。逆者，迎也；設舍以迎行人，故曰逆。此制歷秦漢而不改。史記商君列傳：商君相秦，得罪出亡，投止於逆旅。逆旅主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舍人必以驗，若今時旅館須稽查身份證。與敵國爲鄰，特設此法，以嚴出入之禁，未嘗不可；而秦法則無驗者坐逆旅主人以罪，則太過矣。下逮魏晉，以客舍獲利，官欲取而代之，潘岳極陳其不便而罷，事見晉書潘岳傳，其文曰：

、「岳爲河陽令，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櫨，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上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成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今乃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憚偪。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徒，而官櫨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蒸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櫨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詭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櫨，獨復何人。今賤吏疲人，獨占櫨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朝廷從之。」客舍循於近畿，此國家全盛之象。晉時客舍，不獨爲行人投止之所，兼寓禁暴防奸之用，遇有寇盜竊發，則聞聲追逐，或救援事主，其坐視不救者有罪；立法周密，規制殆有過之。然藏垢納污，殆事勢之所不免。當時論者，惡其敗壞法紀，欲廢客舍而設官櫨，以賤吏經紀其事，名爲司開啓之權，實則收通過之稅，有類於近代之釐金，此豈治世之所宜有？安仁此議，辨別利害，深切著明；後人惟以河陽花縣爲美談，而此事無言及之者，殆未考當時政績。自此以後，文士征行之作，詩人題壁之詞，往往而有，可以見當時風俗，前人裒集已多，茲不具論。

China House
12 Russell Street
Calcutta

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
—國人自辦國外高尚旅館—
△現代設備　歐美餐點▽
預訂房間：請就近向中國旅行社接洽

北泉公園的風景與文化

曾仰堯

五二一〇一四

在戰時首都——重慶的附近，其風景足以稱道的地方誠然不少，但求一能具備下列諸條件的則確不易得。我所謂條件爲：

第一　距離都市不要太遠，亦不要太近。太遠則遊覽不便，太近則不能隔絕都市的煩囂。

第二　水陸交通均便，且爲現代交通工具如汽車輪船等所能直接到達的地方。

第三　具有天然的優點，同時又加以有匠心的人工建設與佈置。

第四　飲食起居各方面，有比都市更方便與更舒適的設備。

第五　風景區本身的若干特點，足使其在我們的健康生活上發生極大效用，而絕非在都市中所可獲得者。

第六　這風景區須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足爲我們懷慕憑弔和興奮的資料。

第七　這風景區不僅供給我們以遊覽、健康和激發思古之幽情等方面以滿足，尤望其能有在都市看不到的文化建設。如此，則我們在遊覽之間，不知不覺已領受社教的效果，而浸潤於文化的薰陶中。

第八　風景區一方面要使人能在短時間內睹其全貌，而另一方面又要使人有『猶有未盡』的感覺，纔能令人百遊不厭。

第九　旅行者爲滿足對一風景區的愛慕，往往願意留居較久，如此，則風景區的四圍，亦必須爲可遊之地，使居留較久者，日日發見新境界，以刺激其新的游興。

重慶附近風景區之能合於這九項條件者，祇有北溫泉公園。

北溫泉公園在重慶的北面，距重慶八十餘公里，位於縉雲山脈橫渡嘉陵江流的斷港中。當嘉陵江將縉雲山衝斷而爲兩節時，其江流西岸所露出之縉雲山橫切面的中間一部分岩石，有一部分塌入江中，而爲一大數十畝的台地，這台地南北西三方卽以縉雲山西橫切面爲其圍牆，這個圍牆，高約百丈，滿佈着蒼柏翠松爲其綴飾，而以江流東岸的縉雲山東橫切面——崢嶸的礁岩，爲其照壁，照壁之高，與其圍牆等。所以當從重慶溯嘉陵江上至北溫泉時，須先進一峽口，如由北溫泉再溯嘉陵江上至合川時，又須出一峽口，北溫泉卽在這南北合抱的兩個峽口中之東西兩山谷內。易言之，卽北溫泉被包圍於一幽深的山谷中，而同時亦穿貫在一邃密的峽流內，其地形之奇特，眞可謂爲天造地設了。

我們的讀者，試閉目一想，假設有一個童話世界，四面爲壁立千仞的高山，與塵世隔絕了。這壁立千仞的山岩，是遵

個世界的園牆。這園牆因滿佈蒼翠的植物，而有如深綠色天然織的帳幕。帳幕之下，鋪着一條如碧琉璃一樣的溪流。溪流之旁，有雕樑畫棟的宮殿，和玲瓏而精緻的別墅。此外滿佈了奇花異卉，和亭閣池塘等等。假設真有這樣一個世界，我相信讀者一定願意前往一遊。——北溫泉公園，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間樂園。

事實上北溫泉公園，比這童話世界中點綴的還要多。即其園址——所謂縉峯中的一片地，不過是他們間的一個院落罷了。雖說全園實包括三個區域：

1 溫泉區（休沐的地點）和文化事業的門戶）。

2 縉湖區（將來要成為文化事業的中心地點）。

3 縉雲區（將來要成為避暑的地點）。

這三個區域，大約包括數十方公里大小的面積。這樣大的公園，雖尚比不上美國的黃石公園，但如果真能把這數十方公里完全經營起來，也不失為世界大花園之一了。

（二） 歷史上的北溫泉

誰知像北溫泉這樣一個地方，早已為古人所發現。在我們未到這個人間樂園之前，一千數百年來，已有帝王學者名流詩人等流連於此。當我走到北溫泉公園的中心地點——「私立北泉圖書館」詢問一個管理員以北溫泉的歷史時，他從一部龐大而珍貴的「四庫全書」中抽出計有一百〇八卷的「蜀中廣記」給我看。這部書是明代學者曹學佺所著。在上七卷中記載着：

陳子昂入東陽峽，與李明府舟前後不相及。詩云：

東岸初解纜，南浦遂離羣。出沒同洲島，沿洄異渚濆。風煙猶可望，歌笑浩難聞。路轉青山合，峯迴白日曛。奔濤上漫漫，積浪下沄沄。倏忽猶疑及，差池復兩分。離離間遠樹，藹藹沒遙氛。孤狖啼寒月，哀鴻叫斷雲。仙舟不可見，遙思坐氤氳。

不錯，當我從重慶往遊，經過東陽峽而入溫泉時，除狖啼鴻叫未曾聽到外，所見恰如這位唐代大詩人所寫的境界。按宋圖經：「縉雲山在縣西北百三十里，其山高聳多林木，下有溫泉分東西流，相傳黃帝於此合藥」。陶宏景水仙賦曰：「增城瑤館，縉雲瓊闕，黃帝所以觴百神也」。方輿勝覽：「即謂之巴山矣」。宋藝成侯廟碑云：「此山出於禹別九州之前，黃帝時有縉雲氏不才子，曰混沌縉雲氏，高辛氏亦有不才子八人，投出於巴賨，以禦鬼魅，名基於此，山有九峯，寶塔峯最著，亦阿育王塔八萬四千之一也，迦葉尊者，於九峯頂上示一十三足，又飭猊猊印文於獅子峯」。

這段記載只能當作神話看。我想一個地方倘無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景物，後人是不會用神話附會上去的。所以這一段記載，雖不可靠，但可證明這個地方在很古的時候，即為人所重視。往下再讀：

山麓溫泉縣崖湧出，四時騰沸，中有游魚數十尾，人皆見之。宋推官彭應求詩云：「公程無暇日，乍得宿清幽。故疊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聽都忘寐，渾疑在扶州」。周茂叔艤舟其下，

刻之於石。方輿勝覽載濂溪先生遊時行詩云：「借問禪林景若何？半天樓殿冠嵯峨。莫言暑氣此中少，自是清風高處多。岌岌九峯晴有霧，瀰瀰一水遠無波。我來游覽便歸去，不必吟成證道歌。

周茂叔即宋代大儒周濂溪先生。先生赴合川講學路過北溫泉，序刻彭應求詩放在溫泉寺中，這眞是北溫泉的重要文獻。我讀「蜀中廣記」至此時，北溫圖書館的管理員又檢出「周濂溪集」卷八彭推官詩序一文給我看，文曰：

「惇實（即周濂溪）外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俄聞分寧新邑宰上官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前所誦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父兄鄉黨識推官，竊爲善而樂，不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聲將殺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既還邑尚，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誦記不忘。十五年而太博以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榮鄰路也，沂流趨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山，川境間有溫泉寺，纔升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諷，錄本納於轉運公，公復書爲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纖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文後附度性善跋云：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咏，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覽，意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郡吏報至，正權恩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溫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勞苦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說濂溪先生，此其遺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修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爲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益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昔贈何詩，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壯不得志，求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先生所推如此。然正僴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於文，昔華而賤實，遂使大雅吉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蹂藉之餘，久而遺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巴川度正記。

據周濂溪先生年譜，嘉祐元年丙申，先生年四十，署合州判官事，是年十一月到任，次年正月十五日作此文。我想先生這兩年中到北溫泉或不止一次，現在合川有一座「學士山」，因當時曾建有先生的祠堂而得名。又有「濂溪書院」，現改爲「濂溪中學」了。

「蜀中廣記」中的馮時行，是什麼人呢？我問那位圖書館編輯，他說：「宋代溫泉所在地縉雲山，出了一位狀元，名叫馮時行，別號縉雲先生。宋史藝文志上說他曾著了文集五十卷，但不久就散佚了。明代嘉靖年間，重慶推官李璽得到此書蠹蝕的殘本，編爲四卷刻出來。但現在也無傳本了，目前僅剩有四庫全書中就李璽刻本抄錄的本子。」這所圖書館所藏的即「四庫叢書」本，我本想借看，惟以時間所限，未能如願。在我從北溫泉循汽車路到重慶時，路經距北溫泉十多里的一個鎮市，名叫「狀元碑」，所指的狀元，即爲馮時行，不過碑石早已不存了。中英庚款董事會所設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即在這個狀元碑小鎮上。馮時行是北溫泉附近出生的最著名的人物，他的著作，亦爲北溫泉附近所產的第一部著作，所以我要向讀者介紹一番。

此外我在北泉圖書館，又借閱一部二百餘大册的「四川通志」，這書關於北溫泉的記載也不少，惜錯誤之處觸目皆是。如前錄彭應求詩，通志誤作周敦頤詩，即其一端。不過這書中所載如明代劉成德的溫湯峽詩，和劉漢儒的溫泉崇勝寺詩，都是寫景的佳作。錄之如次：劉成德溫湯峽詩云：

我愛溫湯峽，峽水一何深。上有溫泉水，下有青竹林。竹可以爲杖，泉潔容人心。氣敵無凜秋，熙然常若春。我來思濯濯，庶無異患侵。乘彼竪中笱，持杖扶吾身。奈何薄奔駛，望緩不可尋。

劉漢儒溫泉崇勝寺詩云：

三月興卯疾如鶩，好風吹我舟之軸。江聲淅瀝曉藏明，江水曉漪涵倒影。歸息萬狀不可言，高者低者山之腹。巨如丈人美如姬，瘦者偏嫌肥者肉。纏纏小徑易離過，撫子詩柯尋猿宿。健兒報道曇花開，雲間直上有天竺。攝齊仗劍叩如來，何事昔遭蒙塵翳。試問誰戴進賢冠，一身積響千家哭。上帝降罰罰我躬，豈使閭閻堆死觸。頭陀披衲撒腳迎，差殺宰官著我服。潺潺有水煖如湯，激我熱血濺飛瀑。可能偏灑三巴開，借與流離洗殘澡。

崇勝寺後改名溫泉寺，現在的北溫泉公園，即以該寺爲其園址的一部分，北泉圖書館的館屋，也就是利用該寺的大殿修葺而成。

「四川通志」卷四十四有一條頗值得注意，其文如下：「孔北泉墓，在縣西北北碚，碑題「東魯遺徽」，名爵無考。」這位孔北泉先生，無疑的是當年居住北泉的一位名士。其名爵早已無考，眞是可惜。但不知道墓現在何處，也許就在北泉公園的園中或附近。

從北溫泉的歷史上，引起我許多思古之幽情。除了上面所引用的文獻之外，如園中有十五尊六朝雕刻的羅漢像，和北泉圖書館金石陳列室陳列了幾十塊有關北溫泉的石刻，因爲時間關係，我終於無暇去探訪。所幸要到一份鉛印本「私立北泉圖書館緣起」，上面對於歷史上的北溫泉，有簡明的記載，現在錄在下面。緣起云：

竊考北泉公園位於縉雲山脈橫濱嘉陵江流之斷港中，水木明瑟，冠絕川東，遊屐雲集，不自今始。縉雲山傳爲黃帝合藥之所，軒轅有官曰縉雲氏，或爲得名之由。惟昔簡陋，文獻有難徵之歎。嘉陵江乃巴子之故字，濮族曾沿以入貢於中土者。經此斷山成峽，削石爲豗

，至劉宋伽藍漸起，道塑尚存。唐宋石刻，猶多可考。趙宋並勅賜寺額，顏曰崇勝。周濂溪講學過此，曾序劉鄧應求詩叢諸寺堂。及元憲宗以親攻釣魚城不克，一世之雄，竟崩殂於寺中。舊刹接引大雄兩殿，爲明代遺築，觀音殿成於清同治間，雖歲月不遠，然全字以鐵瓦石柱構成，工程偉巨，今日即數百萬金不能辦。

就北溫泉設立公園，是民國十五年時盧作孚鄧少琴何北衡等先生所發起，而由鄧少琴負實際經營之責。這位鄧先生聽說很能吃苦耐勞，脚踏實地的幹，有「四川甘地」之稱。現在他是北溫泉公園的常務董事兼主任，但實際他是住在成都，現並兼任國立四川大學的教授，專教「四川史地」一課程。聽說中國辭典館館長兼私立北泉圖書館館長楊家駱先生，正與他合編一部「北泉志」，我希望這書能早日出版，以慰我們對於北泉歷史知識的渴望。

二　北泉公園的泉和園

從重慶往遊北溫泉，有水陸兩道可通。陸道自重慶兩路口乘直達北碚的長途汽車，經由成渝路渝青段及青北段，約三小時可抵北碚。由北碚至北溫泉，雖有公路，但尚未通車。可換乘小艇沿嘉陵江上溯十數里，約一小時即抵北溫泉。到北碚後，不乘小艇改乘滑竿及人力車，一小時亦可到北溫泉。如有小汽車，則由渝直放北溫泉，不過兩小時即可到達。因爲長途汽車沿途各站須停一二分鐘，所以較慢。此外國立復旦大學及國立重慶師範，有校車由城內都容路直放北碚，亦可售票搭客。長途汽車每日上下午各開四次，兩校校車亦分上下午各有一輛開行。長途汽車除了直達車之外，還有區間車可乘。乘者先由重慶兩路口乘至青木關，由青木關再換車至北碚。區間車每日渝青青碚各開三次，且時間均相啣接，實與直達車一樣。

由渝至碚公路上風景至佳，足以觀覽。這條路線是國民政府指定的中央機關及文化機關遷建區，所以沿線政府機關及文化機關甚多。北碚是遷建區中最大的一個鎮市，現有中央機關及文化學術機關的單位二百幾十個，尤其在文化學術方面，較有名望較有規模的，差不多都遷建到北碚來了。國立重慶師範在北碚鎮上，復旦大學在北碚鎮對江的岸上，所以兩校每日有校車往來渝碚之間。

上面所說的是陸路，如由水路至北泉，在重慶千廝門紙碼頭登民生公司赴合川的輪船，該輪每晨六時溯嘉陵江而上，至北泉時可以下客。下客後再放合川，因爲北泉在重慶合川之間。此外民生公司每日又有由重慶開往北碚的輪船，抵碚後可乘小艇或滑竿至北碚。由重慶至北泉爲政府指定的工業遷建區，而沿江的風景尤美，其中以北溫泉附近的小三峽最有名。

重慶附近有好幾個溫泉，但以南北兩泉的名聲最大。黃炎培先生的詩曾云：「北泉稱聖南泉賢」，可見北泉更勝於南泉。北泉公園既因泉得名，這股溫泉當然成爲游客最注意的目標。這股溫泉究竟怎樣？據北泉圖書館的管理員告訴我說：「有一部書是李承三博士所著，中國地理研究所出版，專講嘉陵江三峽的地質地形和溫泉的成因。」但這部書已爲另一讀者借去，我很以未能看到這部書爲遺憾。在我以這溫

泉的各項情形請教這位管理員時，他拿出一篇鄧少琴先生所作的「四川之溫泉」一文來給我看。據說這篇文章是民國二十六年應上海英文泰晤士報之約而寫的，寫成後經該報譯成英文載出，很增加了不少友邦人士對這溫泉的愛慕。文中說：

南北兩泉，性質各異，南泉爲硫磺泉，含硫甚重，其有氣味溢出，溫度亦高，入水即感灼膚，大汗盈額，體弱者不能久耐，惟最適宜於皮膚病之治療，一經洗滌，瘡患便除，入浴之後膚色稍黑，儼然具健康之色也。北泉爲石灰泉，數年前，曾經伍連德醫學博士化驗，中含硫化鎂硫化鈣甚富，能治胃病，可加強腸胃消化，能愈婦女腹病，可促進腸胃蠕動，能療皮膚病，可殺菌防腐。嗅飲洗漱咸可達到治病目的，西人一至其間，多開懷暢飲，並瓶裝而去。北泉溫度僅攝氏三十五六度，適合人體溫，無臭味，澄清澈底，學習游泳最宜。

北泉公園會爲游客築了兩口游泳池，一口名爲露天游泳池，一口名爲室內游泳池，在室內游泳池之旁，又建了十多間單人浴室。因爲泉水澄碧，溫度宜人，所以每年遠近各地來游泳沐浴的有幾十萬人，這眞是一個「澡身浴德」的理想環境。

「四川之溫泉」一文中又說：

南北泉兩公園，均位於山中，南泉四山環繞，夏熱冬煖，幾於密不藏風。園後有建文峯可登，虎嘯口可遊，仙女洞可探，花灘溪可泛，遨遊之處尙多，絕不至於鬱悶。北泉位小三峽中，三面阻山，幸缺其南面，不如南泉之逼塞。山後有紹隆縉雲兩寺，可以避暑，最高處拔海約一千米餘。當重慶氣候百度時，北泉約八十五度，縉雲山間不過七十餘度耳。故年來北泉公園擬於縉雲山杉木園一帶，經營一避暑之地，以便夏令之遊息。

所以，北泉又是度夏的清涼福地。公園除就原有寺屋加以改修外，又築有農莊、數帆樓、柏林、竹樓、木屋、磬室、琴廬、龍居、花好樓、遲光樓、盆壽樓及餐室等新建築，爲遊客食宿之地。現柏林、數帆樓、農莊三所洋房，租與中國旅行社辦理北泉招待所，柏林爲三層巨廈，建於柏林中，係中國旅行社北泉招待所總所所在地，附設有中西餐室，飲食極爲可口。數帆樓及農莊皆面臨嘉陵江，遠挹蒼嵐，俯瞰碧流，眞不知是在人間，還是在天上。其中尤以數帆樓全部用石築成，工程相當偉大，內部設備之佳，即重慶各旅館，亦不多見。農莊門前有一平坦的草坪，綠茵芊綿，當她的四圍金銀花開時，芬芳四溢，沁人脾肺，尤令人留戀不置。龍居是中國旅行社北泉招待所職員的宿舍。木屋是北泉公園事務所所在處，這所房屋因爲全用木材建成，式樣精巧，色澤美麗，所以得名。每房間原來均有一間小浴室，可引溫泉流入，後因修公路，炸山石，將他打壞，殊爲可惜！盆壽樓是公園職員的宿舍。竹樓全部爲綠竹建成，又面臨碧綠的江流之上，頗有一種特殊的風趣，使我們回憶幼年所讀劉禹錫黃岡竹樓記一文。所惜現爲某機關所租用，遊人已不能登臨了。磬室形如磬，室下有潛泉作磬聲，因以得名，此屋亦爲一專科學校所租用。琴廬爲一所小巧精緻的茅屋，花好樓在桃紅柳綠的萬花叢中，遲光樓在進溫泉峽不遠的地方，這三座房屋原來皆爲公園所辦的旅館，現亦爲某某等機關租去。以上是關於

公園新建築的介紹。新舊建築，則以石重大殿最著名。第四重名發引殿，現爲北泉公園地址。石重名大佛殿，現爲北泉圖書館陳列室重要之所。這兩重大殿都是明朝的建築物第三重爲用東鋼□有名建築——鐵瓦殿，殿宇係明萬曆八年用鐵瓦石柱所構成，鐵瓦上又覆上一層碧綠琉璃，雕鑿玲瓏精十足表示著中國建築的莊嚴與美觀。殿中舊佛像已悉數毀棄，更用石膏塑了一尊高約丈餘的白衣觀音，其面容的慈祥，身材的勻稱，不失爲一良好的美術品。這殿現爲私立北泉圖書館的閱覽室和古物陳列室，我們坐在這所圖書館中，不禁回憶起從北海中仰望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景象。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有這樣一個圖書館，才不辜負名山名園，否則北溫泉祇是一個莫有靈魂莫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俗豔而已。圖書館旁有一所寬敞宏大的玻璃廳，但是從南京遷來的一所名學術機關「中國辭典館」，館後面下面是「人文印刷所」。

上面對公園的中心地點的建築，已約略的介紹過了。我們從下了圖書館的台階迎面一棵三百餘年的老紫荊樹，全園小叢樹則不計其數，當六七月間，紅花萬朵，真如在錦繡世界中行走一樣。至臘月及正二三月間，臘梅花、紅梅、桃花、李花、梨花、辛夷花次第開放的盛況，尤有美不勝收之感。雖說公園中的花，各種都開得特別早，而落得特別遲，梅桃等花有時同時並存，大概因爲地下溫泉的暖流之故。即如園中荷花池的荷花，竟開放四五個月之久，實可與新都各種荷花媲美。至於秋菊春蘭，中外名卉，其名稱多至不能盡數，筆者未能四時都來遊園，所見實有未周，不過讀者從上面所記數種看來，亦必起輕鬆的感覺罷！

時□有十數華里在碧青的時候，漫步於公園的竹林之中。其將桃紅如火，在那碧綠的江流後，襯在乳花洞口欣賞盤繞於岩石上古樹巨根，和一瀉如銀的瀑布，再進入曲徑通幽的乳花洞內，洞係乳花石構成，狹窄僅容一人，深數十丈，各壁夏涼，石色乳紅，自上而下，垂注如瓔珞，擊之如鐘聲，雖洞的另有出口出來後，步下曲折的台階至聲室，這一個環境彷彿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之所記。一會兒起了一陣大風。吹拂江流也打在江邊乳花石的孔隙內，其聲音又如蘇東坡石鐘山記中之所記。

在花園中是使我們起一種愉快的感覺的，是碧嶂之上，一面一面的綠草坪，十路十路塔形偏柏，一面一面的翠屏——譬革的前岩，完全著滿了青綠色的森林，在巴黎的咖啡館中，夏季用綠色的油漆紙條和綠玻璃的電燈泡爲裝飾，使座上客在吃冰淇淋時，發潤於裝設冷氣管的綠色世界中，而領略一種清涼妙味。然比諸北泉，總有天然與人工之別。當筆者走上在翠屏中間劃出的一條道路上時，而偶建築師正在爲北泉圖書館繪製一張在翠屏中腰建一紅色長廊的計劃圖。這長廊略如北平萬壽宮的形式，長十六丈，將來圖書館藏之作爲一部分陳列室。假設成功的話，「萬綠叢中一點紅」，是多麼的美麗！而在這長廊中，恰可將這個園景擺在眼前，有如一幅圖案一樣。從這圖案中，可以瞭望一所一所美麗輝煌的殿字，和「掛席千里」的帆船。

圖書館後的十五座六朝石刻羅漢像，和餐堂前的宋代墓穴，及古香園中五代的造像，皆爲增加這個園子聲色不可少的點綴。

五二一〇二〇

至於園內後山如黛湖，如縉雲寺等地，為我遊屐所未至，俟異日遊後再寫告讀者罷。

三　北泉的文化事業（附錄全目）

近來社會人士不祇希望北泉這一泓清水，僅僅流在園中，而且希望他成為時雨甘露，霑潤於整個人間，這樣北泉的文化事業發動起來！

現在北泉的文化事業，有下面的幾個機關：

1 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
2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電化教育專修科
3 立行中學
4 北泉小學
5 北泉慈幼院
6 漢藏教理院
7 中國辭典館
8 世界百科全書編刊委員會
9 北泉圖書館
10 張石親先生遺書編刊會
11 北泉博物館籌備處
12 人文印刷所
13 中華書局編輯所

上列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三各機關設於公園後山，第三設於公園對岸，均為筆者遊屐之所未至，無由敍述。北泉小學設於園內第一重大殿及殿旁一所房屋內，這一百多個兒童，絃誦於這樣美好的環境中，誠令人欣羨不置。中國辭典館原設於南京，現遷於北泉公園內史纂閣中，這個機關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他的任務在澈底清理中國文化的遺產，編成一部比劍橋歐洲史更繁重的中國史。在戰前已出版了一百數十巨冊，三千五百多萬字，現全部陳列於北泉圖書館的閱覽室中。戰前編成和戰時編成的稿本而未出版的計有一萬萬數千萬字之多，現全部藏於北泉公園的史纂閣中。這些稿本倘須參觀時，可先期致函該館，商得其允許。聽說這些稿本將於戰後出版，贈送世界各國著名的大學和圖書館，以為溝通國際文化最主要的交換品。因為該館出版物在戰前久為各國大學及國立圖書館所重視，而加以收藏。館長楊家駱先生，即是這些書和稿本的著作者。世界百科全書編刊委員會，附設於該館內，為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先生等與楊家駱先生所合組的。這委員會的任務在參與並促進國際間百科全書的編印計劃，曾由李石曾先生在美國紐約出版了一冊「世界百科全書引言」，這本引言很引起英國文豪威爾斯先生的重視。

私立北泉圖書館由楊家駱鄧少琴盧作孚何北衡鄭璧成諸先生發起設立，現由楊家駱先生以義務性質兼任館長。藏書五萬卷，藏古物美術品一萬件，藏碑拓三千片，藏木刻書版一千餘塊，皆甚名貴。其書版近由教育部補助印行為北泉圖書館叢書，計分六集四十冊。聽說這個圖書館因係專門性質，擬於最近改名中國西部史學圖書館。該館在後方圖書館事業中，甚有地位，收藏的古物以漢洗為最有名，現在有一部分人遊覽北泉，實是專為看這漢洗而來的。

漢洗是什麼？我抄錄該館在漢洗陳列櫃中所寫的說明書

以當說明：

漢洗：「漢洗」多鑄雙魚，此器有四魚，類漢器，故傳稱「漢洗」。載水滿器，以手摩兩耳，水從魚口中分四股濆出，狀如細雨，高可數尺。在日光下水珠呈五色，誠奇觀也。其聲尤美，或謂為古樂器云。近世科學家及考古家來館觀此器者，咸嘆其金屬之配合及消失之線道深得物理學之原理，一千七百年前有此製，足徵中國科學發達之早。惜器上無文字，亦少相類者可比徵。考漢張衡製器測地震，而墨經於物理學定律多備具，則漢世創製此器，當非不可能。此器遐邇聞名，來觀漢器者日數十起，為愛護國寶起見，特訂規則，稍加限制，並以參觀券價移充本館籌措印刷費，或亦近世好古之所樂予惠助者歟！

平常祇能在櫃外隔着玻璃看看，逢着下列日期，該館即取出注水表演，附列表演日期以供讀者參考：

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元旦）二十五日（農曆元旦）

三月十二日（植樹節）二十九日（革命先烈紀念）

四月四日（兒童節）

五月十四日（北泉公園成立十七週年紀念）

六月二十五日（農曆端午）

七月七日（抗戰建國紀念日）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教師節）

十月一日（農曆中秋）十日（國慶）（本館成立二週年）

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

十二月二十五日（民族復興節）三十一日（除夕）

讀者要遊北泉，最好能係上列日期前往，然後才能看見這件國寶，聽說委座也曾親到該館看過這件東西。該館因為收藏的古物甚多，所以擬將原設的古物陳列室，擴充為博物館，現正在籌備中。該館又藏有清末名儒張石親先生等所著的稿本二三百冊，這稿本中頗有數種足稱為第一流史學著作而無愧的，所以楊家駱先生與盧作孚、文化成、李雲根、何北衡、鄭璧成諸先生，組織一張石親先生遺書編刊會來進行這些稿本的整理及刊行的事情。人文印刷所係辭典館和圖書館所合辦的一所小型印刷所，將由該所印刷他們所編和所藏的書。

筆者已遊北泉，時間曾至匆迫，然而印象之深，可謂無以復加，現謹將這印象寫出貢獻於親愛的讀者之前，你們相信人間有這樣一片清淨土麼？如果你們想證實我所寫的話，請你們親自到北泉去！我希望你們到北泉浸潤在溫泉中，獲得身體的健康與快樂；同時浸潤在文化中，獲得精神的健康與快樂！

福建我見

——漫談政治與文化

希孟

（一）

談到福建，我們便會聯想到陳公洽先生。正如鄭成功之於台灣，箕子之於朝鮮一樣，陳公洽和福建是有過一段不平常的關係的。

陳公洽先生在閩變之後去收拾這個瘡痍滿目的政局，在近代中國政治史上是一樁相當艱鉅的工作。福建雖自唐代已入吾國版圖，但因地理上方言上和鄰省的隔閡，始終無法和中原本土融成一體，所以中央對閩省的政治力量一向是極薄弱的。及至陳先生主閩，清除了一切障害，將福建和中原緊緊地膠合在一起，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環，這在政治上的建樹，是不容我們漠視的。

至於陳先生於二十三年主閩之前，福建是怎樣一個局面呢？我們可以「政令不出福州」一語來概括一切。那時官吏和土匪妥協，土匪又與日寇勾結，三重人禍，相繼循環吮吸着福建人民的膏血，迫使成千成萬的農民脫離了土地，流向都市，流向海外，甚之流向匪窟裏去，加深了匪患的猖獗。彭世楨在一篇通信裏，（載大美晚報，日期已忘）曾有兩段話，可使我們認清當時匪患的可怕和政治的黑暗。他這樣寫着說：

「更壞的是，土匪常常影響着政治，支配着政治，和政治合污。許多土匪隱匿在機關裏，藉政治力量掩護其爪牙行刼。……記者於八月到南龍山時，聞說那裏的區公所一部職員，因和匪勾結被捕殺，匪亦被剿滅。……有槍就有勢，有勢就能够得到政治重要地位；長泰的葉文龍槍很多，已經不做綠林了，但長泰的最高統治者就是他，縣長每受他支配。……」

「……泉州民軍首領高為國，葉培慶出身為綠林，……惠安民軍汪漢民，也是著名的匪首，汪漢民且曾割據自稱為「惠西王」；其他如安溪之高義，南安之陳國輝，永春之王榮光，德化之張雄南，同安之葉定國，長泰之葉文龍，莆仙之林壽國，張元良……，皆曾過過半匪半官的生活，為各當地綠林的領袖，或先輩英雄。……」

這樣說來，民國二十三年之前的福建，是「半官半匪」的政治，或竟可以說是沒有政治，祇如一潭藏垢納污的泥沼罷了。內部既腐化到如是程度，外寇自不免乘機而入。誰都知道作為日寇南進根據地的台灣，與福建僅一水之隔，因是日寇驅策大批台籍浪人，潛居福建沿海各大城鎮，在其保護之下，握有了強大的經濟勢力，期使福建在經濟上成為日寇的附庸

。同時，勾結士匪，接濟軍火，準備發動政變，圖謀顛覆中央政府對閩省的統治權。正當這樣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嚴重關頭，陳公洽先生受命出主閩政，其任務之重大，不言可知。陳先生以明快果敢的決心，一面大刀闊斧，敉平匪亂，分化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的勾結，以奠定社會的秩序，政令因得隨着匪患的撲滅，逐漸伸展到每一縣，每一鎮，每一鄉去。另一面依循了被譽為「福建臥龍」的政論家沈仲九先生所規劃的新福建計劃，拓展閩西北交通，創辦各項輕工業，實施計劃經濟，建立金融制度，訓練行政人員，興辦文化事業，為福建的政治、經濟、文化，打下一個根深蒂固的基礎，並且也完成了抗戰的重大任務。猶憶於二十八年，敵人對閩發動政治攻勢，致使內外均以「謎之國」的眼光看待福建時，陳先生終以堅貞沉毅的氣節，澄清了那些眩惑的視綫，而敵人「不動干戈擭取完整福建」的政治陰謀，亦為之澈底破滅。於此可見，戰時經營閩省之尤為艱苦也。而今，經過了八年無情的戰爭的試煉，福建的政治不但有了可循的方向，且還堅守住偌大自由的土地，這都不能不說是當日陳公洽先生種下的因，纔收穫到這樣的果罷！

可是，三十年的秋天，陳先生終於在中外物論交譏之中，結束了在閩的政治生命；曹聚仁先生曾在「入閩新記」一文中指說是羅伯斯比爾時代的結束，這一論斷，實在有欠公允的。當時陳先生堅決實行糧食公沽，火柴專賣，以及貿易運輸等統制政策，畢竟和封建時代的專制暴政，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公沽，專賣，統制所生的流弊，證諸現今中央施行的結果，可知全是人的問題而非決策的錯誤，那末我們似亦不可獨獨責難陳先生的不能辦理盡善。況且當時福建所採行的計劃經濟，在國內尚屬創舉，故其利害得失，非經過相當時期，很難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再則，行政幹部的培植訓練，更非五年十載，可以收穫到預期的效果。所以，觀乎福建先天環境的惡劣，以及陳先生主閩時期之短促，我們絕不能拿一時的得失，來判斷政治的成敗，沈仲九先生於三十年離閩之際，曾對曹聚仁說過這樣一席話：「觀察閩政，當作縱的歷史的比較看法，不能單取一截來下批評，民國二十三年以前，福建可以說是沒有政治，現在不僅是政權統一，政令統一；而且確確實實有了政治——理論和建設方案。福建政治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無論成功或失敗，這種試驗總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見三十年十月十六日東南日報載入閩新記一文）今日對於過去的閩政尚沒有定評之前，我想借沈先生的話來作為詮釋，也許是再確當也沒有了。

（二）

中國文化的發展，從高山而平原，由黃河而長江，再逐漸南向發展到珠江流域去。福建僻處東南海邊，開化得較遲，如追溯其文化發源的起點，應以戰國末葉越王避楚入閩時算起。相傳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之後，北與齊，西與楚，爭雄相持，及傳至無彊，卒被強楚擊敗，子孫轉輾入閩，百越困而南徙，這應視為福建第一次與外界較高的文化相接觸的開始，只因那一次的影響不深不廣，所以不能有顯著的收穫。關於當時越王徙閩的地望，史家立說各異，莫衷一是。陳石遺是根本否認閩為地名的，他說：「蠻也閩也，皆指南方畢蠻荊蠻，而與東越無與也。」（見福建通志地理志沿革

五二一〇二四

上）據此則越王遷閩之說，似成爲無稽之談了。其實閩爲族名，誠有其學理上的根據，但越王遷閩之「閩」，亦有地理可考，二者決不能混爲一談。據葉國慶之「古閩地考」，他就確切指出了閩之地望謂：「閩先以指浙江南部，後拓地南，兼及福建北部，其終也遂遍及全福建，浙南爲閩之古義，遂爾不彰。」這是一說。另據勞幹的「漢晉閩中建置考」云：「閩越都治，即今之東部侯官。閩越立國，先於海岸，後登山地。徵諸各國殖民史，均無例外，故閩越先居福建沿海，其後拓地日廣，漸及今之八閩。」這又是一說。以上二說顯著的不同點，在於：一說明福建的文化，發源於閩浙山岳地帶，漸由北而向南；一說明福建的文化，發源於濱海地區，漸由東而向西；一爲縱的發展，一爲橫的發展，究竟孰是孰非？我們可引王新民的論證加以說明。據王先生考證越王勾踐子孫移閩的地望，似爲浙江西南，福建西北，江西東北，即今日所謂閩浙贛邊區（東戰場的堪察加）。他的理由，認爲秦末無諸搖（無諸，搖皆勾踐之後，見史記東越列傳）率衆歸鄱陽令吳芮，居地必相毗隣；鄱陽在今贛北，與閩浙相去不遠，則遷閩地望，亦必毗隣閩浙贛邊區無疑。又越絕書云：「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南山有疑爲江西之廬山，有疑爲會稽山之南，雖不能斷定誰是，但適足佐證移閩地望應在閩浙贛邊區。至勞幹有云閩越都治，即今之東部侯官，此實係漢高帝於先楚後秦的威脅解除後，始東拓以暨閩東者，非周末秦初之舊觀也。所以王先生認爲，當時的都治，想係治鐵中心，蓋越民朝夕不忘楚仇，必思有以報之，故治鐵以圖大舉。閩北產鐵頗多，必當此選，由此推論，其時的領土，必包而有今之閩浙贛邊區，更可置信無疑了。（以上請參閱協和大學出版福建文化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越王勾踐子孫移閩考）於此，我們綜上三說互相比較研究，則越王徙閩的地望，似以今日的閩浙贛邊區的說法較爲可信，只是那時越民南來的文化，僅及於閩北少數地方，且又瞬息即逝，沒有能夠好好培植，更說不到對整個福建起多大的作用。正因爲如是，所以在唐五代時，福建還是被稱爲「蠻夷」，毫無文化可言。直至陳元功父子平定漳泉，中華民族的文化，纔在這塊「蠻荒」之地，播下了一顆種子。演進至宋代，理學昌盛，當時楊時繼二程之後肇其端，羅從彥濬其源，李侗洪其流，而朱熹匯其波瀾，集諸大成，於是宋代理學的「閩」派，奠定了宏偉的基石，造成福建文化的極峯。同時期，刻書肇興，獨步全國。其著者有福建轉運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與蜀、吳、浙越同稱於世。建甯一府，尤爲書樓薈萃之區，如王八郎書舖，陳八郎書舖，廣平齋，務本書坊，愼獨齋，麻沙書坊，建甯書坊，蔡琪純父一經堂，武夷詹光祖月厓書堂，崇川余氏勤有堂，建安江仲達羣玉堂，都是最著名的。其中麻沙版本，銷行四方，無遠弗屆，號稱「建本」。於此亦可見，當時文化事業是如何的隆盛了。（請參閱三十三年五月六日東南日報載建本佳槧考略一文）細察自唐迄今，福建文化的發展，據陳裕清的分析，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豐富的學術思想，和雄厚的經濟基礎這三大特點。其大意謂：（請參閱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南方日報載研究福建文化發凡一文）

「（一）……福建地形，西北多山，東南瀕海，民性

一向剛強，忠臣義士，被荊斬棘爲國效力者，脈脈相乘，不知凡幾。其最著者，如邵武李綱，堅貞不拔，……力主抗金，雖至被謫而不惜。……連江鄭思肖，一介書生，宋亡雖久，而對祖國惓念之情，未曾或減。……南安鄭成功，揭竿抗清，……獨延明祚至三十七年之久。他如俞大猷的抗倭，林則徐的抗英，黃花崗閩籍烈士的殉國，都是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蹟；其所懷抱的民族思想，容或有廣狹之異，然其慷慨激昂的民族反抗精神，則毫無二致。……(二)……福建文化，開闢雖較中部及北方諸省爲晚，然印刷事業，則自五季以來，都相當發達。宋代閩中刻書，較任何地方均盛，當時朱熹以大儒南來講學，……閩中人文於焉蔚興。胡安國，游酢的理學，亦爲一代所宗。自宋以來，入閩博學通儒，代不乏人……鄭樵的通志，……開「史別」的先河，袁樞的紀事本末，……奠立了「紀事體」的基礎。及至清末，嚴復林紓諸人，從事翻譯，介紹西洋思想，對於新學根基的培植，其功亦不可沒。……(三)……閩中地近熱帶，氣候溫宜，雨量充足，天然富源，蘊藏特富……所以福建文化的經濟基礎，異常雄厚。……」

從歷史上看福建的文化，因爲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優越，無論是精神或物質的，都有其燦然不可磨滅的輝芒。但自雅片戰爭後，福建首遭帝國主義蹂躪，文化因漸黯然無色，誠不勝令人慨嘆的。可是，八年來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畢竟又促進了福建文化的新生。展望今日閩中，文教工作的活躍進步，在東南各省中居於領導的地位。單以高等教育來說，邵武有協和大學，之江大學。建陽有國立暨大，南平有省立師專，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沙縣有省立醫學院，永安有國立音專閩分校，省立農學院，連城有國立僑師，長汀有國立廈大，總計竟達十所之多。其他文化的活動，新聞紙有東南日報，南方日報，中央日報，大成日報，泉州日報，福建新聞，中國兒童時報等；定期刊物有改進，新青年，現代兒童，福建婦女等。出版社有改進、國民、戰地三家。研究機關有福建省立研究院，內設理化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農林研究所，工業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土壤保肥試驗區等六個單位。所以不論從那一方面看，戰時福建的文化，堪稱得盛極一時了，它將隨着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在這荒漠的東南海濱，重建起新的文化。

三三，五，二三，草於桂林。

灕江泛月

楊子毅

一輪明月湧銀瀾，載酒灕江六月寒，
到處有山皆是畫，萬峯如笋半臨湍。
鷗鷺起蒸黛鶩水，烟雨迷離浪石灘，
好景千般看不盡，何時子細再游觀。

興安飛來石望湘灕分派感賦

楊子毅

秦鑿靈渠尚有痕，問誰曾此究根原，
三良奇蹟昭千古，兩派分流本一源。
鬧到滿堤花二度，飛從何處石無言，
願花開好石同壽，長障江頭共浪翻。

冬日登華山

楊子毅

飄然世外一身輕，又上名山數十程，
旭日當空昏霧散，五峯如笑九霄迎。
新年欲握仙人掌，祝捷應同玉女情，
高處雖寒人尚健，雪泥時印屐痕清。

五二一〇二六

夾江巡禮

李致剛

自成都平原蜿蜒伸向南去的成嘉公路，經過眉山屬的土門舖，漸漸地走上坵陵地區，兩旁山巔長着葱鬱的松林，和碧油油地稻田，或崇畦的農作物，這是上川南膏腴之壤，距成都二三〇華里的夾江，又是川省造紙業的中心。

夾江位置：在全省的西南，與丹稜，洪雅，青神，樂山，眉山，峨眉縣接界。全縣面積：約三六〇平方里，轄一八個鄉鎮；二五五保；三〇〇〇〇餘戶，人口共一五九一五八丁口。

夾江的建置沿革：禹貢爲梁州之域，漢置南安縣，屬犍爲郡，晉宋均不改，南齊於縣以外，別置南安郡與縣同治，梁改犍爲郡；縣屬青州，西魏又將縣隸屬眉州，後周繼改爲嘉州；縣爲平羌縣地。隋初分置夾江，屬於眉州，（夾江的縣名自此始。）到了唐代，縣復屬嘉州，五代沒有變更。宋屬嘉定府，元改府爲路；縣隸路、不久又省洪雅入夾江。明初改路爲府，又降爲州，縣仍隸州，清雍正初，升州爲府，縣屬仍舊。民國廢府，縣屬上南道，今隸第四行政督察區。

夾江舊志紀形勢云：「地居南蜀之中，隸嘉州（今樂山）上游。西揖瓦屋；（山在峨眉南）東跨中巖，（在今青神境）青衣綠水繞於南，黑虎山峙於北，流覽勝景，稱道不置。……水陸交衝，未免爲困，」夾江境內，四面皆山，西北部的山脈，尤其錯縱複雜，全縣地勢，自東南西三方，逐漸地低下，東南展開爲一大平原，所產的稻穀，約占全縣產量四分之一，西北完全爲山地，所產的竹麻爲造紙的原料，所以西北各鄉成了造紙業的中心。

縣境交通，頗稱便利，橫貫南北有成嘉公路；由縣城起程，北可至眉山、彭山、新津、反流以達成都；南至樂山共二五公里。又由縣城西南行至峨眉縣，名叫「夾峨路」。共長三三公里。除了公路交通，還有自縣西北來的「青衣江」，（即雅河）它發源西康的越巂縣，經過雅安，貫穿縣境，東南流至樂山城東的安瀾門，與岷江合流，四季航運無阻。

夾江縣的得名，據說：因縣城的位置，在青衣江北岸，城北五里有「雲吟山」；和「依鳳山」隔江相對。青衣江恰在兩山的中間，風景很幽美，（有名的古蹟「千佛巖」，就在「雲吟山」山麓）。夾江縣的得名，大概是這樣來的。

全縣的地形，山地佔了大部；因此山多田少，每年收穫糧食的總額，僅僅足夠本縣人民八個月的食糧，故一般經濟，都十分艱窘，幸好夾江的人民都很勤勞節省，雖食糧不足，然而他們的造紙業每年的收益，儘能夠挪出一筆錢來購買其他雜糧來補充。造紙的人家，俗稱「槽戶」。全縣共約三〇〇〇〇餘戶，每年產紙量，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從事

這種手工業，直接和間接的人，統計約有七〇〇〇〇人，差不多佔了全縣人口的半數。因其是農村主要副業，一家人不論男女老幼，都可參加，而有輕重難易很適當分配的工作，所以夾江造紙工業有「國家閣」的稱呼。自抗戰以來，夾江的紙業，曾一度繁榮，但自新的機器製紙工廠出現，和原在省外紙廠遷入川省，夾江紙業的運銷數字，減却不少。雖然受了這種打擊，年來運銷區域還遠達陝、甘、青、新、滇、黔、康等省，甚有「供不應求」的趨勢。現任縣長王鏡秋君，頗具材幹，與筆者談及夾江紙業情形，據說：自到職以來，已快兩年了，對於造紙宣導提倡，力謀技術和其他的改良，如推行紙業合作貸款；改良出品式樣色彩等工作，頗有顯著的成效。最近縣府為謀紙業技術的改進，使由手工業達到機器使用的階段，和大量生產起見，已擬定改進計畫向農民銀行貸款六〇〇〇〇〇元，以三〇〇〇〇〇元購「打漿機」和「礱光機」。使過去需四五個月時間的造紙過程，縮短為六七天的時間，不特成本減輕了；還增加大量的產品；其餘的三〇〇〇〇〇元，作發展紙業合作部門的用途。刻又提倡紙業原料的「自給自足」。由地方士紳集資二〇〇〇〇〇元，在青衣江千沸岩對岸，創設鹼廠一所，即利用該地所產岩石，鍊製曹達，現已開工建修，預計本年（卅二年）底，可望出品。今後夾江紙業的「槽戶」們，不再向外購鹼，則成本更減輕，產量也愈增大。但筆者抵夾江時，據王縣長告訴說：「近一個月來紙業運銷，已呈現了停頓狀態，原因是『統稅分處』對於產紙分類課稅增加三倍徵稅的問題，引起糾紛，許多『槽戶』因此停業，現正向省府請示，此刻還沒有得到解決。

講到夾江的水利，與夾江人民生活，具有重要密切的關係。當地農田或紙業，都要仰仗青衣江水來灌溉利用，故歷任縣長都以振興水利為重要施政的第一頁。最著的是民國十九年胡疆庸縣長延聘成都王幼澤先生為總工程師，以極短促的時間，和極微少的經費，克服了一切困難，終於完成了有名的「龍頭」堰，灌溉農田約三〇〇〇〇餘畝，王縣長鏡秋到任後，新鑿成「永興」堰，工程亦相當偉大，灌溉田畝和「龍頭」堰相等。本年夏初，復計劃開闢「永隆」堰，將原有的「隆興」「永通」「劉公」三堰的堰款合併起來，以便提高向青衣江取水的利用，此項工程可灌溉農田一〇〇〇〇畝，省府水利局已核准貸款，決於年內興工，預計明春完成。此後夾江全縣可增加收穫稻穀二〇〇〇〇餘石，在這抗建期中，民食軍糧都有相當的關係，值得注意！

夾江雖然是瘠苦貧乏，但人民都有副業來安定他們的生活，除掉紙業是副業中主要補助以外，還出產白蠟，蠶絲，和紡織綢布種種收入來補償。所以縣境治安的寧靜，是不成問題的，筆者上月到夾江，正值征實催收緊張的時候，有半數鄉區遭了荒歉，顆粒無收，然而農民還遠在屏山洪雅購買稻穀來，應征納糧，這種情形，固然是說明夾江人民有副業彌補，同時可看出夾江人民體念國家艱難，深明大義。

據王縣長告訴筆者說：「本縣人民愛護國家民族底熱忱衆不落人後，抗戰以來，人民應服兵役的壯丁，決無規避逃役的情事，已送到戰場的壯丁，達到一〇〇〇〇名以上。歷年征額，毫無短缺。最近縣立初中男女學生，志願遠征，請送

服兵役的，先後共二二〇名，因學生服兵役的許多問題，縣府不能解決，正請示中。

夾江中等教育：有縣立初中男女校各一所。初等教育：中心學校一八所，保國民學校一八二所。此外男中附設有師範一班，是為保國民學校教師人材的儲備。

本縣著名古蹟為「千佛巖」，在城北五里，數峯嶄然，巖石很峭拔，與大觀山相聯。唐代鐫刻的佛像，約有千餘尊岩在上，宋明兩代的人題名和詩詞不少，岩西有極高瀑布，夏秋響聲遠達十餘里，下流瀦為深潭，是夾江十景之一。距此三里（距城三里）「毗盧寺」，在雲吟山下，唐天寶十五載所建，此地幽敞宏麗，面水負山，遊客們常在此處宴集。寺又名「安國禪院」。縣南卅里的「丈人山」，又名「九盤山」；有石峭拔若人立着，因此得名。懸岩刻「丈人峯」三字，筆勢猷勁，旁邊款有「咸通元年」等字。（按丈人峯記游見方輿考略和陸游驛程記諸書）。

至於夾江的風俗民情，是守法，知禮，勤苦，樸實，可以概括。此後全縣水利建設和紙業，都有高度的發展，文化自然提高，夾江人民貢獻於國家民族的成績，未可估計，這種就在于各級政府，和地方人士，不畏艱鉅，共同努力來培育了。

三二、十一、五、於樂山嘉定飯店。

永利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押匯
★分支行處★
成都　平涼　西安　達縣　蘭州　合川　廣元　南充　寶雞　簽沱
總行地址
重慶陝西路一百二十九號
電話
總行　30814
業務部　49414
電報掛號　1702
基礎穩固　辦事敏捷
資本收足國幣一千萬元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通匯地點國內各大商埠
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憩園
巴金新著
長篇小說
實售一八〇・〇〇元
這是作者最近完成的一部長篇，在這長篇里作者似乎更往前走了一步，往人心深處走了一步。這里沒有太多的激動，使你哭我笑，然而更深的同情却抓住你我。我們且記着作者往日說過：他在發掘人性。我們也許可以讀到憤怒，但決沒有悲哀，該死的已經死了，愛沒有死，死完成了愛。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民國路二十一號

五二一〇二九

巴黎解放了

——談戰前的盛況

莊澤宣

有人譽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也有人譏巴黎不過是世界的銷金窟，這兩種說法可以皆算對的。在中古時代巴黎確曾可稱爲西洋世界的文化中心，而巴黎的娛樂場所，也有些是其他各國首都所望塵莫及的。自從這次大戰法人不戰而降德國後，巴黎已變成了恐怖窟，少有人重視它了，但是巴黎現在是重光了，我相信巴黎必定還會恢復舊觀，現在姑就戰前盛況來談談它。

當西曆紀元前五十餘年的時候，高爾族人爲羅馬帝國所征服時，有一支族名巴黎西（Parisii）的卜居在森河畔的一小島，叫做城島，這是巴黎市的起點。到了紀元後三百六十年左右，基督教會曾在此開會，其地位漸重要。八百年左右法蘭克王國稱霸，開始以巴黎爲首都。不過在十九世紀以前，巴黎市區僅在小島以南即今日所倡拉丁區發展，森河以北直到一八六〇年後方併入市區。

巴黎現有市區約有面積二萬英畝，其中有一千七百多畝爲森納河及其他水區所佔。森納河橫貫市內約長七英里，河上建有三十一座大橋。河北現在遠較河南繁榮，爲各大商店及娛樂場所在，佔全市三分之二之面積，實爲巴黎的精華。河南有巴黎大學，上下議院及各政治文化機關。巴黎在行政上自成一府，下分爲二十區，有府尹及區長分治之。

巴黎人口，在十三世紀初葉已有二十萬，路易十四時代（約一六七五年左右）增至五十四萬。一八六〇年擴大市區，增至一百五十餘萬。此次大戰前約有三百五十餘萬，比之倫敦之八百萬，紐約之七百萬，柏林之四百萬尚瞠乎其後，但仍列爲世界第四大城。

城島在森納河的中心，它和河南河北的來往靠着九道橋，其中最古的一道叫第九橋，但也是一五六八年所築。在城島附近臨着河岸的有一座聞名世界的教堂，便是聖母堂。這座教堂據說原是羅馬時代天神（Jupiter）廟的遺址，在第四世紀基督教初盛時已改爲基督教禮拜堂，其後屢經修建，現在的堂是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由一一六三至一二三五年間建成的。全部用石料，內分三層。下層前面有三個門，門的四周彫着無數的石像。第一層與第二層間又刻着二十八尊石像。二層中間是一個圓窗，石上有種種式式的圖案。三層是一排很整齊的石柱。上面加上兩座高塔，塔作長方形，中間有兩行長窗。全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長三百九十英尺，闊一百四十英尺，每一塊石上都有極工細的花紋。堂的四周還有突出的石獸多頭。堂內壯麗偉大，一部份是國葬之所，一部

所藏寶物，拿破崙所用的王冠便在其內，全部設計之美，彫刻之精，爲世界上許多教堂所不及，這是巴黎的一個標記，從遠方來最先望見，想來從飛機下降時也是最先觸目的。

靠近聖母堂有司法院，院對面有一片空地，據說紀元前已是羅馬大法官審案之處，司法院的廣庭中有一座聖禮堂，乃是古代宮中的小禮拜堂。在十三世紀的時候，聖路易從十字軍東征，取得些聖蹟回來，建此堂來供奉。此堂極其華美，有各色玻璃窗，窗上有精緻的花紋，從地面複到天壁。若在晴朗的天氣走進去，光明燦爛，如入仙境，像站在一顆五彩明珠的中心一樣，法人對於此堂十分愛護，遇着巴黎受攻的時候，便做一個大木架把它完全罩上以免毀損。

離聖母堂不遠，就是市政府，也是巴黎一座有名的建築，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全部大廈是用石料築成，正面的彫刻精細美觀，不過作風卻與聖母堂的完全異旨。全廈共四層，正中有一高塔，看起來很宏偉。

河北的巴黎，可說是以星狀凱旋門爲中心。巴黎的凱旋門有好幾處，而以星狀凱旋門爲最偉大，計高九十五英尺，闊以門樓上的花纜共高一百六十英尺，是拿破崙紀念他一八○五年一八○六年的戰功而建築，但到一八三六年才始完成。門的四周刻着許多戰役的情況。有一銅牌專刻拿氏一百七十二戰役及三百八十六個跟他出征將軍的姓名。門下有歐洲第一次大戰的無名英雄墓。

所謂星狀，係指以此門爲中心放射出來有十二條大街，最有名的是[illegible]，十二條大街中以香榭麗舍爲最寬最美麗，街中心有路燈三條，樹路兩條，跑馬路一條，行人路兩條。這條大街共長一英里半，自星狀凱旋門起至和諸廣場止。靠近凱旋門一帶，林蔭道旁行人路後全是大商店、大旅館、大戲院和大咖啡館，車龍馬水，行人熙攘。夜間盈千盈萬的電燈，閃爍的波動着，說不盡的繁華。近和諸廣場一端，大街在公園中穿過，人行道邊各有四排的樹木，修剪整齊，蔚然深秀。樹旁再有若干地段，便是花園。園內有亭榭、有噴泉、有燦爛的花卉，也有美麗的池塘。一到下午，園內的坐椅上便逗留着不少的遊客。還有專供兒童遊玩的各種設備，兒童們的歡笑不絕於耳。花園這一段大街和有兩面的一段銜接處有一圓場，四角各設一噴水池，噴水管用玻璃做成花盆式，夜間電燈在水底射出絢爛的光輝來，水也顯出各種不同的顏色。噴水池旁又種了無數的鮮花，望上去更令人心醉。花園的那一端便是大街的盡頭，這裏有兩座石刻的怒馬，正在縱蹄奔馳，旁邊一個人持着韁繩表示很焦急的模樣，神態飛逸，確是名家手筆。

和諸廣場的直徑約有半英里長，北邊是海軍部，南鄰塞河，西接香榭麗舍大街，東邊是杜樂麗花園。這個花園面積雖僅五十畝左右，可是池台亭榭佈置得楚楚有致。中間還有許多噴泉和彫像。這一帶原是以往的宮禁之區，拿破崙曾經駐蹕於此，不幸在革命時代，把宮殿毀了，原址便變爲花園了。穿過了花園，有一座小的凱旋門，叫做卡羅賽爾，比之星狀凱旋門要小得多，不過四十八英尺高，可是設計也異常精雅，上面也刻着許多有關戰爭的浮彫。由于這座門又是一個廣場，這個廣場旁邊便是世界有名的[illegible]藝術博物院。本來都在路易十四時代所建築，是王宮，現在分爲三部分：[illegible]

部，裝飾博物院，和盧佛藝術院。院內藏有許多前代藝術家的作品，尤以圖畫及彫刻為多。其中名畫有小僅一尺的，也有大至數丈的。有宗教畫，也有歷史畫，五光十色，真是美不勝收。

現在我們渡過森河去看另一勝跡，就是國葬所。其建築仿羅馬式，上有圓頂，高凡二百七十二英尺，在路易十五時代已經奠基，本擬作教堂之用。完成時大革命已發生，於是改為國葬所。所前有六根巨大的圓柱，上有橫額「獻給祖國愛國的偉人」。左右是兩棱和覆藤將耳的銅像。入門是一個大廟，四壁全是有關歷史的油畫，由一個邊門可以循上很窄的，經過無數的石級將達圓頂的上端，可以看出全部建築是石料，又堅固又美觀。下層長眠着許多法國的名人，惟武人事多，而總統僅一位。地下還有大規模壁畫及來塊石刻，多為巴黎及法國史事記錄。

拿破崙卻不葬在那裏，而是在傷兵院。這地方本也是一個教堂，拿翁的墓就在教堂的中間，可由石欄上向下望去，墓的上面有大理石刻成的靈柩，以光彩燦爛。墓穴周圍刻有龐大的女石像，又有許多拿翁時代勝利的戰旗也放在墓旁。墓正對着教堂的圓頂，頂外全體塗金，在數里外面有一尊拿破崙像，是高丈餘。看來終於不過，拿翁的四周還葬着許多法國的名將。這地方名為傷兵院實在也是一所國葬場。墓的後面是是武器博物館，內分東西南北四庫，藏有古今各時代的武器及其有關器物，[illegible]目[illegible]。

據說巴黎大學是世界最古最大的大學之一，遠在十二世紀初年已經有了盛名。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學生有三萬多，其中外國學生有七千多。大學的建築古老而莊嚴，歷代有不少專家，學生散布在各地居住。一九二〇年有人捐出四千萬佛郎來買了一塊地皮為各國學生建造宿舍。自一九二一年起各國紛紛建造，除法國各省的外，有比、荷、日、美、英、加拿大、阿根廷、瑞典、西班牙、丹麥、希臘等國的。

巴黎還有兩處地方是所有遊人必到的，一是蠟人館，一是鐵塔。

蠟人館原稱格雷文博物館，因為是格雷文所創立。館中陳列古今人物全由蠟製，面目如生，神采奕奕。其中羅馬時代把基督教徒投於圓場以飼猛獸，拿破崙時代戰績及其在聖海倫島孤獨時的影像，有一老者守護情形，以及古今中外各種爆炸刑罰等等，都可令人生無限感慨。樓上有一座六角形的玻璃幻宮，四周牆壁都用玻璃鑲製，互相反映，一望無際。人在其中，如置宮殿當前千門萬戶，繽紛華彩，彷彿迷離。無數雜色電燈，時轉紅轉綠，則全宮亦紅亦綠。遊人們且常誤認蠟人為真人，如坐在長椅的看報老人，靠在欄杆上笑着下望的兵士，以及辦事的管理員也許都是假的。

鐵塔是名工程師愛菲爾（Eiffel）所設計，所以稱為愛菲爾塔。建築開始於一八八七年一月，完成於一八八九年三月，以紀念法國大革命的百年祭。全部用鋼桿支持，計用去鋼料七百萬斤約合中國千萬斤。下面四大拱形門佔地四英畝。高三百米即九百八十四英尺。共分三層：第一層高一百八十六英尺，第二層高三百七十七英尺，第三層高九百二十四英尺。有斜形升降機及螺旋形扶梯供上下。塔頂有無線電台及氣象台。登臨其上，巴黎全市盡入眼簾。塔身四旁，滿布

電燈廣告，光色燦爛，遠照四十五英里。

巴黎郊外名勝以凡爾賽宮爲最著。宮距巴黎十八公里，火車半小時可達。路易十三時代是法王遊獵之所，路易十四始建爲宮，路易十五、十六更擴充之。而大革命時革命羣衆起而攻路易十六也以此爲發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的凡爾賽和約即在此簽字。宮外有噴水池，池旁花壇，壇中又有噴水池。壇旁環立女子石像多座，石像之側則爲樹林。樹林之間夾一長長的小湖，可以遊舟。宮之鐵柱多用各色大理石嵌成。四壁與天花板上全屬油畫。宮內有一圓檯，直徑有二米半，係單塊大木製成，爲西班牙王所贈。

巴黎也有它的黑暗面目。在黃士誼著之「世界一週之實地觀察」中曾到聖亞婆梨街妓館參觀。「入後人聲嘈雜，煙霧瀰騰。一個大廳中，沿着牆邊擺下幾十張椅子，椅子，音樂奏着浪漫舞的曲調，十餘對全裸的女子很興奮地深隨地跳着浪漫舞……如有好奇的紈子佛郎，她便將佛郎擺在棹角，用口口吸食。……就是巴黎之已婚夫婦攜手同入妓館參觀的都不知日有多少。」

爨碑有六

翁齋

滇中古刻，飛騰宇內最久，無過二爨近讀明萬曆年間李中溪修之雲南通志，始知爨寶子爨龍顏兩碑外，尙有爨碑四，今皆佚。列之如左，覓好古者蒐求焉：

（1）爨王墓碑——在昆明縣東二十五里，題曰「大周昆明隋西爨王之碑」，成都閭丘均撰，洛陽賈餘絢書。——見卷二。（阮元滇南野史亦載此碑，惜太略）

（2）晉爨府君碑——在曲靖府城南二十里。——見卷三（按此碑疑即小爨碑，但郡誌謂恆致小爨云，碑在郡南七十里楊旗田，乾隆戊戌出土。與此出土時地均不同，似又爲二。）

（3）興古太守爨府君碑——爨深，興古郡人。永嘉中與將軍姚岳同破李雄，深仕爲本郡太守，碑在南寧縣南十餘里。——見卷十一。

（4）爨琪碑——在陸涼州南三十里。爨寧郡人，仕魏累官龍驤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寧州刺史，封同樂郡侯。——見同前。

右四碑外，爨龍顏亦見著錄，則知大爨發現，非始自阮芸台，不過阮公啟後，方大顯耳。——晉爨府君爲另一碑，非爨寶子，合之明代雲南實有六爨碑。

生袁樹五先滇繹爨世家，考爨氏世系最詳。稱爨氏居滇，於六朝之際，以二千里之疆宇，延一千年之霸圖，文化既上承漢晉，武功更遠及蜀越，前抗莊氏，後開蒙段，洵一代之雄也。以此推之，滇中爨碑，若果俱存，豈僅六而已。古蹟日湮，護惜無人，萬曆逮清初，不過百餘年，而古碑已亡其四。則千百年後，現存二爨，又可知也。

昔牛弘論藏書有五厄，潘祖蔭序古器有六厄，葉昌熾謂古碑有七厄，是知滄桑屢更，文獻散佚，披李修通志，考爨碑存亡，益歎所謂「厄」一者，信然！

萊因河

馮朱棣

科不倫次 Coblenz 爲萊因河沿岸德國名城之一，位莫塞爾河 Mosel 入萊因河之口，地形甚似重慶，但無重慶之高峻，萊因似長江，莫塞爾似嘉陵，兩河匯流處成尖角形陸地名德意志角 Deutsches Eck 者，似重慶之朝天門，德意志角對河之市集名理采爾 Luetzel 者，似江北縣城，萊因河中有洲曰上洲 Oberwerth，似珊瑚壩，對岸有市集名法芬村 Pfaffen-Dorf 似海棠溪，安倫勃拉安脫 Ehrenbreitstein 似龍門浩。試締科不倫次晤射地圖，不註明地名，驟視之，是與重慶地圖相混。

余自波恩 Bonn 南泛，至科不倫次。登陸，輪埠附近爲萊因稅關路 Rheinzoll-Strasse，道旁有萊因博物院 Rhein-Museum，收藏甚富，凡自瑞士阿爾卑山之萊因河源，以迄荷蘭北海萊因河口，沿河一帶之地質，動植物，歷史，文藝等等之實樣圖畫，應有盡有。附近爲德意志角，扼兩河之交點，上立威廉大帝銅像 Kaiser-Wilhelm-Denkmal 正對河口。在此可望兩河水匯流，及對岸安倫勃拉安脫之山峯。距銅像數十步，有九世紀中之古教堂，名卡司托爾 Kastorkirche。內有聖里查 hl. Rizza 之紀念碑，傳說聖里查者，爲弗蘭肯王 Frankenkoenig 魯特維希 Ludwig der Fromme 814-840 之親族，生有神術，往科不倫次萊因河對岸之安倫勃拉安脫，每晨踏水過河，衣服不濕。神話附會，中外一轍。教堂前有噴水池，以紀念一八一二年法軍入莫斯科時，隨軍入俄之駐科不倫次法國長官 Jules Doazan 者。市內耶穌巷 Jesuiten Gasse 中，有舊宅一所，謂係德國著名生理學者莪繆爾 Johannes Mueller，於一八〇一年誕生於此。沿萊因河之宮街 Schloss-Strasse，有草地一方，上建半環形大廈，爲十八世紀中所建之普魯士宮也。

科不倫次爲德國文豪歌德 Goethe 之舊遊地，市內多其陳跡。如舊壕街 Altengraben 附近之「三皇客店」Gasthof Drei-Reichskronen，一七七四年中，歌德曾偕其友人拉發拉爾 Lavater 及白舍度 Basedow 聚飲於斯。萊因河對岸舊市街 Hofstrasse 之選侯客店 Gasthof Kurfuerst，歌德曾於一七七二年晤拉樂顯 La Roche 於此。現均立碑，以資紀念。

越莫塞爾石橋 Mosel-Basalt Bruecke，達對岸之理采爾。橋上可望沿河景物。莫塞爾河出橋下，注入萊因。莫塞爾河沿岸產葡萄，以美酒馳名。

萊因河上，亦有大橋貫通兩岸，並用小舟排列，搭成浮橋，以通行人。如當波之江橋，以及桂林昔日之永濟浮橋，輪船來往時，抽去中間之小舟，以讓通路，使聖里查生於今

由，無須踏冰飛渡矣。

離科不侖次，乘舟溯萊因而行，過上游，由柏林美川爾 Berlin-Metzer 線之鐵路橋，經賴恩河 Lahn 口，萊因河之支流也。上賴恩石 Oberlahnstein 及下賴恩石 Niederlahnstein 兩市，對時河口。賴恩角堡 Burg Lahneck 及傲施堡 Burg Stolzenfels 隔萊因河遙對，均十四紀以前之遺物也。

萊因河畔，堡壘特多，均當時交通要塞或稅關以及盜窟也。德國於中古時期，武士之風甚盛，有所謂野武士 Rauber Ritter 者，擇山林要道，築爲城堡，攔掠行旅，深溝高壘，莫之與抗，山寨稱雄，何殊我國梁山盜寇。考德國往昔風俗，十八世紀中有宣講盜跡者 Moritatensaenger，攜矮凳，張畫軸，來往農村間，手指口述，婦孺傾聽，對於堡壘盜窟之繪聲繪色，論事蹟，有可歌可泣者。

過此，左岸有小市名釀溪 Braubach，位小山山麓，山巔有古堡名馬克斯 Marksburg，九世紀中之遺物也。市之南端，有十六世紀非利濮斯堡 Philippsburg 之殘跡。

釀溪對岸之小市，名萊恩斯 Rhens，市內多木架建築，臨河有伐克爾堡 Wackelburg，十四世紀中之要塞也。附近有市集曰王座 Koenigsstuhl，爲十四世紀中選侯七人擁立德王於此。沿河舊有石座，即王座也。曾兩次毀於法人，一九二九年由科不侖次之古蹟保存會重建。

河流至此，成一S形大灣。右岸山崖陡削，突入河心，左岸小村，正對河曲，名沃斯退爾斯派安 Osterspai，居民僅數百人。市內多美麗之木架建築，以舊宮「愛角」Liebeneck 著名。

舟過愛角宮，河流折向西行，兩岸峯巒夾峙，前望山勢阻路，水道疑至此中止，忽又轉成大灣，漸露市集，即萊因中流之著名勝地薄派爾特 Boppard 也。舟繞大灣，折向東南，市區畢露。臨河大道寬廣，樹木成蔭，河岸繞市成半環形。市內有希伐爾拔赫堡 Schwalbach-burg，堡後有羅馬時代城堡殘垣，及其西北隅之瞭望塔殘角，係西曆紀元前九十年特魯蘇斯 Drusus 所建之陳跡也。

右岸山坡下之小村卡姆潑 Camp，與薄派爾特隔河相望。再南抵小村薄侖霍芬 Bornhofen，多耶穌靈地，每年八九月間，遠近來此朝參者甚衆。附近勝跡，爲愛情堡 Liebenstein，及斯退侖山堡 Sterrenberg。過此，堡壘相望，其最著者爲鼠堡 Burg Maus，貓堡 Burg Katze，及對岸之萊因巖堡 Ruine Rheinfels，均下臨河流，高踞山頂，風景如畫。

過聖瓜爾 St. Goar及聖瓜爾斯好遜St. Goarshausen，舟行山峽中，至著名羅拉安Die Lurlei，（或稱Loreley），左岸山巖壁削，突入河中，高達一百三十餘公尺，山下通鐵路隧道，其巔平坦，上有旅舍。此處河流曲折，山林深蔚，河床深達二十餘公尺，爲萊因河中段最深處。魚類產量甚豐，爲萊因中段之漁業中心。此處風景勝當，神話特多，據勃來恩泰諾 Brentano 1778-1842之傳說謂：「山巔常有仙女，每於良夜，臨流高歌，舟人傾聽銷魂，往往覆舟……。」海涅Heine 1797-1856更爲作「爲何如此惆悵」之歌：

Ich weiss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

dass ich so traurig bin. ……

辭來 Schiller 1759-1805 更爲作曲。經文豪歌詠，頓成名地。在舟中賞萊因風景，飲萊因名酒，歌海涅之歌，旅途中不可多得之樂事也。

再南，右岸有市集名沃培爾維瑟 Oberwese，以十世紀中所建之美堡 Schoenburg 著名。市內多古代堡壘之遺址，舟中可望見之。對岸山嘴，突入河中，名魯斯石 Rossstein。河流至此，成一急灣，闊一百八十公尺，此處爲萊因中最狹處。

更上，有小市名考勃 Caub，爲萊因河中造船業之中心，並爲萊因河沿岸葡萄產量最豐處，爲產酒名區。市內房屋古機，一八一三年德國名將勃里歇 Bluecher（一八一五年與英將惠靈吞 Wellington 共破拿破崙於滑鐵盧，參閱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二期描寫滑鐵盧弔古篇）曾駐節於此，市內多其遺跡，市後山巔，有安倫弗爾斯堡 Ruine Ehrenfels。河中有小洲，上建石屋，名「伯爵」Pfalz 孤峙河心，此處水流至急，風景亦絕勝。

更上，河中有小洲二，一曰哈安沙洲 Heilese Wert，一曰考勃 Caube Wert。附近爲萊因河中著名之急流，德人稱之爲 Das wilde Gefaehr 者是也。

由此南行，抵羅爾希 Lorch，爲維斯配爾河 Wisper 流入萊因河之口。

萊因河上，每年四月至十月間，有汽船來往，冬季結冰，航行中斷。最大之汽船公司爲「科恩篤塞道夫村萊因汽船公司」Koeln-Duesseldorfer Rheindamfschiffahrt，汽船二十餘艘，分航三線：

一、中萊因線　自科恩至美因茲 Mainz。

二、下萊因線　自科恩經篤塞爾村，至安滿立希 Emmerich。

三、上萊因線　自美因茲經孟哈安姆 Mannheim，至卡爾斯盧合 Kalrsruhe。

船內均於艙面甲板上，排列長桌坐椅，中留空道，旅客憑桌對坐。沿岸風景，均入覽中。旅途之舒適，國內所未遇。余登 Stadt Land 號汽船，與余對坐之旅客，爲一萊因河畔德人，沿岸景物，均甚詳悉，每抵一處，輒爲錄示地名，並詳爲講述，惜以旅途匆匆，祇記其大要如上。馮來棣草於萊因河舟中。

稿費待領

劉超塵、帥雨蒼、陳榮韶、路偉良、徐蔭祥、張承浩、雷金流、楊子毅、陳炎冰、劉卒格、易宣曲、夏緬迴、鄒豹君、陳凡、戈衍棣、歐智徵，諸先生大鑒：請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匯寄稿酬。

萬象洞尋幽記

洪文瀚

余性好遊，去秋來武，即赴縣府，翻閱縣志，期名勝古蹟，得了然於胸，乘暇登臨，以擴眼界。因與縣長劉縣存志籍，已疏散下鄉，未得翻閱，引以為憾！後詢友好，備悉萬象洞，及朝陽洞，足值一遊。而萬象洞尤為高廣，景緻萬千。但入者不慎，輒易迷途。心嚮往之！遂與李昌盛兄約，待余春日歸來，同往尋幽。詎抵蓉後，忽奉急電，召返蘭州，請假旅費，遠來辭職，百思莫解！嗣急奔返蘭，即詢原委！始悉以年度旅費，存餘無幾，故出此策，究屬殊甚！余計遊之洞，竟不幸失之交臂矣！

今夏，自蘭奉調由省返蘭，旋來隴南，勘測驛道。舊地重遊，別有風趣！抵武之日，與吾舊知，握手言歡，快慰無既！繼赴縣府，得閱武階備志十二卷，懸擱細讀，名勝古蹟，一覽無遺。余以萬象洞之遊，僅指顧間事耳？興念及此，不深以為慰！

武都人士，有談是洞者，均神而奇之？聞古今之人，以洞深不可測，從未有深其窮奧者。或謂洞有盡者，曾攜燈，裹乾糧，窮三晝夜之時間，過枯木橋，以達文縣境，隔牆聞雞犬鳴聲，說非凡也云？復謂遊洞者，非有大志，輒懼不敢入。否則易迷。閱名勝志，謂洞懸半壁，深不可測。中有鐵橋，及黃鷹木橋。橋下水流，作環珮聲。洞內有臥龍坪，尤為寬廣，可容百數十人云；武階備志則謂洞中萬象森列，隨意擬之輒肖。過地天交泰，為臥龍坪。再進，為煉丹井，仙人床，蓮臺。又有風洞，黃龍灘，枯木橋。相傳過枯木橋，即達仙境云？魏鶴周兄，與余同齋，欲裹糧攜炬，偕往探險，一測究竟，以證虛實。

李昌盛與方治安兩兄，聞余將行，均欲偕往。就約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由武都登程，宿楊家莊。以便翌晨，作竟日夜遊？

至期，余過李兄處，促備牲口，俾早登程。彼忽以公忙辭余，能偕遊告。

余辭歸後，請方君借摺燈，購洋燭。李兄代備牲口，旋亦送到。并攜跟班一人，以資照料。余將行程，徵詢前後，就相偕起程。方君忽語余曰：有人爭以難遊，彼無意往。余以諸事已妥，未便就延，就強之行。

行未數武，忽遇跳神者，抬龍王三，擁擠街頭，怪狀百出。一時鑼鼓喧騰，塗為之塞。余待路旁，俟隊始進。

出東郊，極目遠眺，綠影依衣。鴻雁高飛，水鶴浮沉。山光水色，雨後風輕。路濱大江，景物清新。徐步其中，飄飄然欲醉矣。

余等且談且行，不覺已至渡口，去城二十里矣。就登舟

□水頗急，不宜渡，乃緊繫竹索，剖絕篙槕，引索就渡。登岸，南上坡，是爲馬子溝。循江東轉，波濤洶湧，礁石巉巉，舟楫不通。十里，至楊家壁。據在半山，形勢險要。村民見余至，老幼咸異，互詢來意，亦若武陵人進桃花源中焉。村非通衢，居僅十數，覓宿維艱，乃飭政警，遷借民房。

村民殊貧苦，日食僅包谷麵，與馬鈴薯而已。夜燃細竹插柱上。一根燃罷，復易一根。余宿之戶，竹亦烏有。調味之鹽，養士爲之。飯後大瀉，比比皆是。余等至此，購物不便，乃央村民，代爲採辦。良久，始得麥麵五斤，青油三兩，青鹽四兩。而雞蛋，蔬菜，竟不可得！

其時，房主人正食包谷麵，內和蘿菜，願以異食，向余索贈一碗，調以油鹽，與馬鈴薯絲，分炒爲二，以之佐餐。麵經房主兒媳代擀之後，即切成片，並入鍋煮之。麵極黑，似有雜糧摻其中。余以麵硬不能食，乃和菜啖嚥之。食既，與村民談，均言洞深不可測。中多仙蹟，變化萬端，難以名之。龍則龍，擬之虎則虎，雖倘遊之人，所見亦異。洞石雖奇，但貓之出，即無足觀，蓋仙物，未能與俗人共處也。尤有甚者，往遊之人，非有大仁，大勇，大智，大德，則洞中仙蹟，□無可尋；甚或迷而難出，故往遊之人，鮮有過風洞而復探仙蹟者。而枯木橋，除有道者，過其處外，殆未聞焉。名山記，亦云洞穴，深百餘里，仙蹟甚多。甘肅通志，且云洞中泥可爲硯，出洞即成堅石。內有煉丹井，仙人床，籠等云。查武階備志，所加按語，僅以仙人遊，深不可測。按是記以石，至食之時，方無□，亦不知其至底也云，謹以遊者告，亦復如是。至俗稱枯木橋，依余推測，或名勝志中所云之黃腐木橋。因年久木朽，乃易今名耳。然如村民所言，則遊洞一舉，誠險夷萬狀，蓋偶一失足，即悔之晚矣！余不自忖，志不稍移，且此行也，欲過風洞，涉黃泥灘，攀躋危崖，蛇行水竇，逾枯木橋，聽環珮水流，瞭望彼岸，測度河寬。詳記仙蹟，以告後遊。

偶念照明，僅洋燭三支，彌覺往返。乃飭政警，覓購火炬。得細竹一捆，竹索兩根，足供達洞之遊。火炬已備，復作油餅，以供洞餐。

余聞洞中寬廣，徑路多歧，恐外出時，多所延誤。深恐繩索未帶，徑向難測，乃主張錄於岔歧，或途經難尋之處，均立竹竿，以資識別。魏兄以爲然，但恐洞多亂石，難以豎立耳。因就去張於洞遊之時，分繪詳圖，俾資參驗。而方兄復建議帶繩入洞。俾火炬不繼之時，得牽繩行，以免前後失去聯絡，誤趨歧途。余與魏兄，聞悉之餘，均皆稱善。

洞遊諸事，籌劃既妥，遂擁衾入睡。余上床後，幻想洞境，久未入眠。顧見房主兒媳，趨余榻前，挑燈凝望，嘖嘖稱奇。余恐其行爲不軌，暗爲監視。旋見移燈靠，方兩兄榻畔，觀望如前，無他舉動。想彼村婦，僻居窮鄉，孤陋寡聞，偶睹兒□，難免驚奇也。

翌晨天甫黎明，余即披衣起床，漱洗之後，即促作飯，麵食如昨。食既，雇村夫三人，分任嚮導，及負炬之職。臨行之際，腳夫與房主兒童，以機會難得，均欲偕往。許之。至是同遊，共得九人。

余聞洞中氣溫，尚稱和暖，惟積水頗深，泥濘難行。乃去毛袴，換布鞋，復於鞋上，繫以布帶，以利泥行。方兄足

五二一〇三八

穿皮鞋，欲涉水洞，共探幽境，心爲之憂！但行已至此，實亦無可奈何也！

萬象洞，原名五仙洞。爲張三豐修眞處。明戶科都給事中胡璉，曾奉旨過訪。異人聞知，遂留詩而去云。

萬象洞，高懸山麓。門東北向。自下望之，巨石嵌空，樹影搖曳，景色壯麗，誠勝地也。余危曲磴，一躍而上。三里，達洞口，前有槐[illegible]，浮空擁翠，令人神怡。俯視江流，激流澎湃，聲喧足底。洞右有廟嵌岩隙，曰：凌霄殿。內祀玉帝。帝前，鐵鑊凡三。鑊爲[illegible]病，與古尋者。再右[illegible]，是爲龍神殿。龍神在[illegible]，有如方神。雖[illegible]，亦皆見之。良以隴省，氣候多變，旱，雨，冰，雹，均足成災。農民無知，祭祀天時，爲所[illegible]，皆神祀，以求庇佑耳。

余以神像，分塑洞前，足使勝地，全爲生色。但雅瓦椽，未免形束。爲點綴風景計，不若去之爲善。

余等在洞外小息，遂入洞。忽覺熱氣外洩，和暖如春。其中溫度，誠如張三豐留詩云：「隊連地肺三冬暖，[illegible]引天光六月寒。」

旣入，恍[illegible]中秋夜遊。蓋洞口高廣，光映乳石，萬象森列，明暗無定，隱現無常，似極幽邃，難以測度。西裂一竅，銀光外逼，色甚皓潔，狀殊可怪。嚮導手指脚劃，並告余曰：此「牽牛望月」也。遠觀之頗像。但欲窮洞，未暇細賞。余告魏方兩兄言曰：「萬洞景物，雖屬不顧，進荷外出之時，」未及欣賞，則次日再遊。村夫[illegible]，以爲異。[illegible]深入之後，光暫消，乃燃[illegible]，村民爲導，[illegible]轉，「一折」，寬廣容可數十人。上棲野鴿，[illegible]負炬[illegible]民，皆攜竹簍，擬掃鴿糞，用以肥田。而岩棲蝙蝠，見火光驚動，羣起亂飛，而吾大[illegible]將至，無處藏身者。回東行數十武，南上坡，忽聞有呼喚聲，由後而起。詢之，知脚夫滑跌，五指擦傷，鮮血淋淋！村夫以其不吉，均止勿行；余以後洞，行走尤艱，恐窮境之舉，受其影響，亦飭返。詎彼蠢蠢者，受此挫折，竟仍尾隨不捨。豈彼亦有心人歟？

上坡後，路漸陡，洞亦漸黑。回首望之，則一線光，一縷，有如寒夜。繼向前行，亂石嶙峋，步履維艱！幸是村夫，咸皆驚恐，止勿前言；但爲壯色，復求燃燈。余止之。蓋洞中照明，已燃兩炬。苟妄加浪費，則窮境一舉，勢受影響。余爲計出便利計，特稍隔百公尺，置竹一束，以略燃用。

[illegible]行數十武，忽一石當前，一塹下墜，深黑莫辨。石極光滑，攀緣維艱。每隔數尺，或鑿足槽，或鑽[illegible]眼，足容趾級，可緣之下。嚮者告余曰：此溜馬槽也。前有道者，擬於眼上，架木橋空，俾利人行。後以他故，未竟而去。下坡，景物丕變。中頗寬廣，足容五十餘人。中有一石，宛似浮[illegible]。上連洞頂，下接地面，中裂一線，是爲地天交泰。過此石[illegible]一昇一降，石骨[illegible]，稍有不愼，肌裂[illegible]。旁有古[illegible]而湧起，如[illegible]，狀殊[illegible]，有如萬佛頂禮？余無以名之，曰：萬佛朝[illegible]。[illegible]一石，形如雄獅，前一石，形如繡球。嚮導告余曰：此獅子滾繡球也。余觀[illegible]之。旋路如背，[illegible]適當[illegible]年[illegible]英[illegible]小[illegible]，將校前石獅之背，談論[illegible]古今[illegible]，與[illegible]然[illegible]：「性係天成，不易改。」節不佩也。

[illegible]石獅之頭[illegible]龍坪。[illegible]相連

結，酷似蟠龍。[illegible]四下處，則碧水一[illegible]可深。[illegible]

一石棒突，界路為二。入得一坪，路小如前。中有石龍，[illegible]

狀如故。然為數較鮮，是前洞之餘脈也。村夫以洞已[illegible]為二

，途將為後龍坪。聞遊者至此，猶不知底裏，率多惶恐，[illegible]

足不前也。余觀洞中諸碑記，均皆類是。鄂太守[illegible]詞云：

「[illegible]緩[illegible]晴江上，

沙[illegible]曉痕新漲。

[illegible]出數叠羅清障，

下有瑤台玉帳。

洞門敲遍[illegible]旗響，

何處森羅萬象。

[illegible]惜我青[illegible]，

[illegible]飽[illegible]千秋」。

過後龍坪，路漸[illegible]。數十武，復得一洞，寬廣[illegible]可

容三百餘人。嚮導指[illegible]語余曰：仙人床，即在其下。[illegible]時未

，即為導。余遂止之。[illegible]出時再遊，未為晚也。伊云：出

[illegible]不可得。[illegible]前[illegible]者，伊嚮導，數其床，終未竟。不

黑此次嚮導，既無意得之，[illegible]會[illegible]余以其言[illegible]

[illegible]為深[illegible]理。[illegible]漸行，一排[illegible]旁[illegible]上[illegible]設欄。[illegible]嚮導告余曰：此即仙人井

也。洞遊之先，[illegible]以排[illegible]深不可測，[illegible]一語[illegible]曰：魏兄。彼臨其

旁，[illegible]險石，從其[illegible]，[illegible]止之，蓋村人知魏[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洞[illegible]

極[illegible]，未敢輕動。余恐村夫不欲導，亦止勿測，暫從衆議。

。一滴行西轉，已達風洞。遊者至此，未敢輕入。詢之村夫

，均如是告。余聞風洞之名，以為中有怪風，由內而外。身

當之者，必冷汗涔涔，毛骨悚然？故遊洞者，均趦趄不進，

徘徊不入。雖欲暢遊，當冒大險，身裹重裘，口念靈咒，以

求神佑。村夫至此，或觀望不進，或藉故欲出。余促速導，

徊洞而入。洞上向，徑曲折。魏兄隨余後，喃喃有詞。蓋彼

素信佛[illegible]，此次冒險，恐遭不測，特念心經，以求神佑耳。

[illegible]過洞，悉深[illegible]四公尺，寬可容身。[illegible]行其中，至微之風

[illegible]不覺。過洞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同魏兄數度[illegible]，[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入[illegible]致[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洞[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兄[illegible]

余[illegible]物[illegible]，向[illegible]之外[illegible]，[illegible]良[illegible]得[illegible]數[illegible]

余[illegible]接[illegible]之[illegible]，伊使[illegible]入，[illegible]

入[illegible]斥，無[illegible]用[illegible]。伊欲復入，無出。余復強之，始見[illegible]乃[illegible]

後[illegible]至[illegible]是[illegible]入[illegible]洞者[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得[illegible]。竹，余索乃[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村[illegible]夫[illegible]不索乾燭[illegible]乾[illegible]火[illegible]已既[illegible]數[illegible]先余數十

武[illegible]突[illegible]。之變，乃昂首直入[illegible]而[illegible]魏[illegible]方[illegible]兄[illegible]與導者，[illegible]炬[illegible]已先余數十

[illegible]洞[illegible]污[illegible]泥中[illegible]多[illegible]鞋，泥[illegible]，但已[illegible]其[illegible]色[illegible]有[illegible]黃[illegible]骨[illegible]之[illegible]，苦[illegible]通，黃[illegible]亦[illegible]快[illegible]事也。余[illegible]行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頂[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馬[illegible]東北式[illegible]有[illegible]建[illegible]長三十公尺，[illegible]西南[illegible]寬十公尺，[illegible]巨[illegible]

石[illegible]平[illegible]可[illegible]盧，[illegible]戲[illegible]所[illegible]立[illegible]坐[illegible]異[illegible]如[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天然[illegible]台[illegible]尖[illegible]

[illegible]余[illegible]行[illegible]上[illegible]向[illegible]攀[illegible]復[illegible]左[illegible]降[illegible]定[illegible]是[illegible]石[illegible]

數[illegible]頓[illegible]比[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僅數尺[illegible]無[illegible]

可通。惟南壁裂一隙，疑通幽處；就下埳矚之，深僅尺餘，不得通；乃循原徑下，沿崖東轉，分頭尋覓，終無所得。至是，方兄遂秉炬，攀重崖，循曲磴，遂登崖巔，據途徑矣。比至，告以東崖，有泉涓涓，曲折南流，石滑難行，矚之無路云。及彼下崖，每一移足，石片隨之。竚足崖下者，因是遠避。後秉炬四矚，終未覓獲！余與魏兄，遂疑水流之處，即通幽之地？乃相偕直上。比至，果有泉水，涓涓成流。余由崖東轉，見鐘乳四垂，幻極紛紜！崖下之人，已不得見。旋一石中突，高與頸齊。余獨緣而上，見水出岩隙，知非可通。再上，下臨懸崖，復見火光，在下幌動。以目測之，不覺已攀躋二十公尺高之危崖矣。

余由崖南東轉，得地一席，如蓮台寶座然。台北向，三面削壁，下臨懸崖。上有乳柱，下垂台前，如玉筍，如石欄，狀殊瑰麗，景色清奇。以杖輕擊，其聲錚錚，如鼓瑟琴。由欄間下窺，見佛壇天成，而此座不啻為我佛說法之處。余登其上，流連不忍去。繼召魏兄，相與共賞。恨塵緣之過重，痛俗務之羈身，未能超然，久留其中！余與魏兄，同下崖後，據方兄語余：彼於洞周，復秉炬四矚，一無所得。遂疑前埳，或可通幽。欲再一行，以觀究竟。余隨其意，相與偕行。伊下埳後，探首洞壁，引炬四顧，仍無所得。魏兄以佛未深入，疑傍有小竇，可得潛通；復攀躋如故，而所見依然。至是，乃咸信洞深不可測，中有枯木橋一語，乃編纂之誤也。

余等在洞，覓尋幽境，足逐一時，熱汗為出。由外抵此段，亦費一時。除過溜馬槽、達風洞，有所延誤外，推知洞深，僅七里許耳。志謂洞深不可測者，或[illegible]之人，以火炬不繼，半途而歸；或心存畏怯，未敢深入；或進風洞，未窮底裏，遂以為洞深不可測。而好事之徒，更神而秘之，玄而虛之，區區一洞，數千年來，竟猶無人發其秘奧，述其底裏，寧非怪歟？

方兄問余曰：「村夫既言道者，曾窮三晝夜之時間，以達枯木橋，何至無徑可通，豈吾等未覓獲乎」？魏兄插言：「或往年地震，洞門閉塞耳」！余曰：「否。苟洞門為地震所塞，亦絕不至無跡可尋；縱令被塞，亦不至僅限一隅？余考諸志：雖云中有鐵索橋，黃盧木橋，及枯木橋，但於黃泥灘以內景色，從未述及，此可見洞深百數十里，及深不可測云者，均猜測之詞耳。至名勝志中所云之鐵索橋，或為當年山多林木，水無由洩，下滲洞中，行走不便，善男信女，有鑒於此，特為募修，以利遊人，而黃盧木橋，或於溜馬槽上，架以渡人者。嗣因年久，林盡水乾，黃盧朽爛，均廢不用矣。至俗傳道者，曾窮三晝夜之時間，以達枯木橋一語，或為道者，窮極無聊，假借事實，藉斂錢耳。苟余等數人，逕攜炬入，不與人知；出則揚言曾達枯木橋，觀賞仙景，飲泉餐霧，數日之間，不飢不餓。村夫聞訊，一以傳百，百以傳千，千秋萬世，口口相傳。而後之遊者，終覓不得，必疑我等均仙人也。」方、魏兩兄聞言，頷首大笑。

余等在灘，遍窮莫進，就相約出。達風洞口，置燈於旁，見燭光幌動，知空氣交流。並非有風作怪其中。

出風洞，余與魏、方兩兄，各覓巨石，測度非深。拋擲之時，均聞巨響。聲之所出，非水非石。以炬矚之，下為泥

汚，深僅六公尺許耳！旋繞其西，見原立處，懸土一環，勢欲下墜，魏兄不知，仍立其處，急呼遠避。以短下矚，復見隧東一洞，特石斜掩，亦測其底。蓋該處地勢，西高於東，水由西注，經由宮洩，倘及東隧，[illegible]一洞。井之生成，在於洩水，並無遺觀。所云「嫦什井」，「仙人井」，「深不可測」，投以石，至今聽時，方無聲，亦不聞其至底也。「一尋語，均詩誤過甚之詞。

北行數轉，至仙人床。[illegible]以巨石平置，臚名曰坑。余稱善。坑首置枕一，用石削成，四處凝斷，想爲[illegible]。坑緣數尖，如錦劍裝。前有石如靴，是爲仙人靴。由坑西下，乘[illegible]四磴，攝觀詩文。但見[illegible]。過臥龍坪，地天[illegible]，溜馬槽，遂達前洞。余細賞洞景，見仙人灶，高懸南[illegible]，形狀逼真，[illegible]工成，[illegible]千奇百怪，目不暇接，[illegible]之下，或如[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跌[illegible]。令人臨羨者，則爲[illegible]之像●一英勇[illegible]，[illegible]相對，[illegible]吻然。旁有乳石，狀頗了瓖，體態輕盈，作偷窺態，[illegible]如女神對於猥褻，似表不滿，[illegible]欲奔，猶憶[illegible]寺，嘗見兩神擁抱之塑像與壁畫。今洞中所見，豈[illegible]「歡喜佛」之流乎？

洞中景物，固森羅萬象，無奇不有，但絕無有擬之龍則龍，擬之虎則虎之幻境。再洞中泥，可作硯。出洞，即成石一語，尤屬妄言。

至洞口，有碑三方。除鄭太守萬鐘之詞，尚可一讀外，其餘盡皆大言無衡者也。

余等出洞後，即返楊家堂，烹茶解渴，繼以乾糧充饑。小憩，束裝起程，勘查河道，及沿江沖毀地畝。五里，至韓平里，止宿鄉公所。鄉長以不悉余至，未得遠迎，深致歉[illegible]。既暮，竈作米飯。菜蔬纍纍，殊爲可感！

余以此遊，得遂夙愿，引以爲樂！晚與魏、方兩兄，談洞景，雖至深夜，仍無倦意。

晨起，復蒙鄉長，備稀飯，饅頭爲早餐。既飯，遂辭別[illegible]。渡河而北，東過漢七寺，猶見洞懸千[illegible]。該處山嶺，均沿江行，遙見洞後，下[illegible]，[illegible]方位，[illegible]文。有[illegible]後有門，即出峽矣。依是以觀，安[illegible]洞[illegible]不可測，得[illegible]文縣境之理乎？

余與魏、方兩兄，沿行甘川路，相與談笑，不覺已返縣城矣。

成都招待所

設備完善
佈置整潔
房間寬敞
餐點精美

地址：縣[illegible]市街

九峯山風門㘭觀霙記

崔龍文

風門㘭在粵北樂昌縣九峯山巔，是很少游客到的地方，霙的名詞，亦很少人注意的，考字典「霙，雨夾雪也，二雪華也。」又埤雅「雪寒甚則爲粒，淺則成華，謂之霙。」除此外，典籍上關於霙字甚少見，只有蘇東坡詩「晚雨纖纖變玉霙」，所謂玉霙，是否就是雪呢？抑另為一物呢？

我性最喜雪，前在北平每遇下雪，雖天氣極冷，凌晨就趕去看雪，或獨自一人騎着驢子跑出郊外賞玩雪景，及返嶺南，每當冬令，輒喜旅行，目的就爲着看雪，人們在嚴冬時，都蟄伏城內取暖，甚而諸娛，而我則認冬季爲旅行的好機會，前游廬、衡、桑、漢、羅浮等名山，都是在嚴冬時去的。記得某年一月，游廬山，那年天氣特別溫暖，大寒節後，長江流域尚未見雪，我便到了廬山山麓，遇到從山上下來的土人，我即他山上有無降雪，他答道：「今年天氣和暖，山上僅未見雪，只有白珊瑚。」我問甚麼是白珊瑚，他答你上山看見便知。」及我上到一千公尺高的牯嶺，溫度已降至華氏二十八度，適遇大雨滂沱，雖在冰點下，仍未降雪，雨後濃霧迷濛，及後霧散天開，所有樹木枯枝，都附着皎潔的玉晶花，那已落葉的樹枝，宛得真像白珊瑚一般，最奇的是電杆上的電線，亦變作木條，至玻璃管，土人說：「倘若大霧一連幾天的，那電線就會變作數寸口徑的大玻璃管了，」這時天上沒有下過雪，地面屋瓦亦沒有雪，只樹枝枯草電杆電線呈着這樣奇觀，那是霧遇冷凝結的東西，不是雪，又不是霜霰，土人特稱爲白珊瑚，又有稱爲霧淞的。又前游九峯山在三千英尺高的坳頭嶺，亦曾見此景，惟在平原上則甚少見。我在華北七八年每年都見幾次大雪，從沒見過這樣的白珊瑚，大概是因爲華北冬季乾燥沒有霧的緣故。在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的平原，也曾度過幾次冬，雖見雪亦未見過白珊瑚，或因嚴寒時高山多霧平原少霧罷。考英文氣象學名詞，稱雨結的曰 Snow 露結的曰 frost，霧結的曰 Silver thaw，都各有專名，從無相混，我國稱雨結的爲雪，露結的爲霜，人人都知道，但霧結的什麼呢？就很少人注意，即稱他爲白珊瑚，或霧淞，也只是住在華中高山的人們知道，普通人也不知道，正如廣州人因少見霜雪，就分別不大清楚，呼雪曰棉花雪，霰曰雞眼雪，冰曰玻璃雪，霜曰白霜等了。只各就其形似而設想出的名詞，未曾注意他的真名詞，中國字書爲數四萬餘，對萬物都有名詞，甚或一物有數個名詞。除非是現代始發見的品物，從沒有物無名的，霧結的東西，斷非近代始有，字書當必有其名，但遍查從雨頭的字，沒有注明霧結的，惟霙字，若不直曰雪也，只曰雪華，而古人又甚少稱霙爲雪，可知霙爲是水結成的東西，但當另爲一物；雪霜霰雹，既都各爲

各而霧結的東西就是霙，當是正當的解釋了，推著粤北紀行（二十三年廣州澄懷書屋出版）有這一段——。

風門坳爲九峯山之一峯，高度一千九百餘尺。時正午十二時溫度僅三十度，路旁銀花玉樹，瓊葉晶枝，燦爛含輝，幻爲奇景。一草之葉，結晶厚可逾寸，一電線之微，結晶粗若巨竿。已落葉之寒林，忽化爲璚花千樹，已凋黃之衰柳，忽吐出萬縷柔絲，或如朵朵奇葩，或如垂垂玉串，一樹有一樹之態，一葉異一葉之形，洵大觀也，此蓋名霙而非雪。

光陰荏苒，轉瞬七年。自家鄉淪陷後，失所流離，從前每年冬令必出遊尋雪的逸興，已被敵機的炸彈聲打消了。去年在昆明因水土不服，又迫得跑回粤東，就住在距九峯山路程不遠的小村落，今年二月初旬，寒風逼目，天上密佈彤雲，平地的溫度僅華氏三十八度，正是釀雪的天氣，高山上當然會降雪了。因憶起九峯山風門坳霙景的奇觀，適應邦在藝專放寒假，欲想在假期內尋名勝的地方實地練習寫生，路程最近，旅費最廉的就是九峯山了。

二月四日早，華氏三十九度，十時，隨同應邦到樂昌，沿著韶坪公路（韶關到坪石，樂昌在中站）東北行，這條公路，越過幾重高山，工程相當偉大，從前我遊九峯山，是由樂昌乘坐公共汽車，由山南越過山北直達九峯墟的，現在沒有汽車行駛，商旅都是步行。樂昌東郊，羣峯聳翠，彎岫嵯峨，山麓下點綴著[illegible]的紅色，隨風招展，與山上的翠柏蒼松，田畔的黃花青菜，相映成趣，分外覺得美觀。公路闊約三丈，因爲久沒有車輛行駛——固然不見有汽車，即馬車牛車手車脚踏車都未見過一輛——路上車轍的痕跡都已平了，只滿生著青草，路旁樹木很是齊整，在嚴冬都已脫葉，枝上結著許多白色的子，近看似是貝母，遠望就像梅花，不知是甚麼樹。路上遇見的全是販貨的行商，他們是從湖南的桂東經汝城入粤，越過九峯山來樂昌的，路程是有六七日，他們每人都挑著一担貨物，雞鴨鵝瓜子紅豆草紙猪牛等等，每日總樂昌轉運入粤中各地的大量供應，多數是由這路來的。他們抬猪的方法特別熟練，二百餘斤的肥猪，裝在猪籠內，四脚向天，兩人抬起行數日的路程，那猪仍是完全康健的到達目的地，若是百來斤的就一人肩起了，猪籠中置兩根木杈，杈下插一根橫木，把橫木放在兩肩上，用手扶着木杈，那猪就舒舒服服的在人的頭上睡覺了。往時旅行遇著這樣奇景，就立即用攝影機攝一兩幀，留作紀念，現在沒有影機了，應邦只得追著他速寫了一幅肖影。路上又遇見不少牛羣，他們趕牛的方法，與我鄉間的牧童無異，但一人趕著幾只牛，走七八里的路，越幾重千多公尺的高嶺，也難得牠們很馴服的不跑向岐途。樂昌北，行六公里，經北鄉圩，圩期稱爲開子，逢四九開期，趕鬧的十分擁擠，再北行五公里，經過一個松林，一個農林部的果場，經過了楓樹下，是個數十家的村落，村旁有兩棵楓樹，高聳入雲，紫紅的葉，落滿了路上，把公路的半邊，也染成紫紅，樹上留著殘餘的葉，臨風搖曳，狂飈一吹，葉隨著飄入[illegible]空，又慢慢的飄蕩下來，很像一隻紅蝴蝶追着行客。路旁有兩家伙舖，售些食物，挑貨的行客，都卸下担子在此休息，有傘出自己帶來的米，交店主娘煮飯，每人收回柴伙錢一

米五角，若帶來熟飯要過秤熟只收五角，在此歇宿，連兩餐的柴伙，也不過收費四五元，我想起在昆明住過雲南招待所，每晚收費二百元，且要托人介紹方許入住，與這伙舖比較，做晚上睡熟所造的夢，究有多少差別呢？由此再行一公里，有村名石狗塘，我記得從前此地有汽車站，站旁有酒家，司機就在此地停車用膳，現在車站沒有了，酒家也沒有了，只見十來家屋宇都是頹垣破壁，滿地磚礫，闃無人居，聽說是被敵機炸過的。此處已是九峯山麓，行人到此，都不隨公路，却由西邊的小路登山，因小路較近，公路便成荒廢，既無車行，又無人行，眞是「有路無人行」了。小路雖陡，但有石磴可循，我登山頗覺費力，看那抬毛竹肩着重擔的，却不覺得有疲乏的徵象，這眞堪佩服了。磴道上行數里，氣候轉寒，視寒暑表華氏三十六度，道旁草木黃落，獨有白梅一株，雪花初放，玉質亭亭，正如孤芳自賞的幽客，不與凡夫俗子爲伍的。登山三公里，過了兩個灣，又與公路復合，道旁綠竹猗猗，茅舍三間，亦是伙舖，是名大灣，高度約四百公尺，氣溫三十四度。時已下午二時，覺得有些餓了，我欲在伙舖用飯，老板說：「新年過後，米價大漲，年底售十元一斤的，現在要十二三元，昨日在九峯圩也買不到米，現在沒有米賣了」。只得叫他煮兩碗米粉充飢，每碗七元。過了大灣，公路又與小路分岐，循小路磴道上，已望見風門坳，兩峯對立如門，高聳雲端，路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溪，闊僅二尺許，忽迎面來了一隊牛羣，迫得立在道旁，把背挨着石壁，讓牠過去，那牛走到我面前，牠的碩腹正擦着我的胸前；我防牠的銳角，如牠一觸過來，豈不是無從躲避麼，一隻過去又一隻，足足過了十來隻，我一動也不敢動，恐那動物都是很馴善的，未曾動用牠的武器，不然就很危險了。再上三公里，經過一座石橋，一條小瀑，千條可觀，就到了風門坳。兩峯峙立，中通一線，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公路由中間通過，南望羣山蟄俯，烟霧迷濛，遠見小山一簇，山麓炊烟裊裊，那就是樂昌城了。去此已七十公里。北望深谷窈窕，列嶂參差，正北一垇，高度不相上下的，那就是鵝頸凹，去此八公里。風門坳高度七百餘公尺，有飯屋七八家，都是伙舖。時下午四時，氣溫二十八度，聽說今早仍下雨，簷前結着幾寸長的冰流蘇，是雨後才凍結的。見北向的山峯，有幾處草樹上披上白茸茸的，就是初結的霜，因霧未濃，結得不多。是晚就在伙舖宿，我們自帶鋪蓋，也不覺得不舒適，老板娘替我們弄飯，米每斤取價十三元，雞蛋每隻三元，另加油鹽三元，兩人一宿兩餐，每日取伙費十元，入夜霧更濃，知明早定結厚霜。

五日早，華氏廿八度，陰，霧濃。出門一望，山坡的樹，路旁的草，都結着濃霜，每一種樹，每一種草，都各具不同的結晶形態，松樹最易結霜，向風一面，每枝松針都加上一塊二三分寬的水晶片，遠望就像一棵白絨球，但背風一面仍是青綠如油的。枯黃的柳樹，忽生出許多玉葉，我在北平故宮博物院見有金枝玉葉的盆景，人人都知道天然的植物不會有這樣的，不圖在結霜時，枯柳就變成天然的玉葉盆景了。完全枯謝的禿樹，變得最奇，一枝一幹都成了潔白晶瑩，這才是眞的白珊瑚啦。那些茸密的小樹未落葉的，都一枝一枝的掛滿着無數珍珠穗，乾黃的山草，忽開遍了朵朵瓊花，光

怪陸離，造物的巧妙眞可歎爲觀止了。電竿上的電線，因結霜未久，僅包上一層薄玻璃，正如上海夜市的霓光管。惟地上面層雨都沒有雪，這就是霧凇不同的時期。霧在平面易積，側面難積，霧則側面易結，平面甚少，是因雨結成的雪，是從上下降，霧結成的凇，是從橫吹來的緣故。又雪是普遍的，一處降雪，附近的地方都有雪，霧就不同，同一地方，一處很濃一處全沒有，相距不過十餘丈，就迥然有別了。至於就觀賞來論，雪景宜於遠觀，莊嚴大地，盡變瓊瑤，是雪的偉大非霧所及，霧景宜於近玩，纖微小物，細草枯葉，皆呈奇觀，是霧的巧妙，非雪所能，至霜則僅天晴風靜時微微附著於草上或屋瓦上，日出卽全消，全無美景可言，當不能與雪霧相提並論，至霰如魚眼，落後卽溶，雹如石礫，令人可怕，更不必論了，下雪無聲而霧是有聲的，微風吹着結霧的草，發生出叮鈴鏘鄉的微妙音響來。

應邦對着這霧寫生兩幅，時霧已漸稀，遠眺群峯，只風門坳附近有霧，其餘都無，過風門坳後，公路與小路又分歧，公路從山腰灣迴曲折的繞幾個大灣，小路則由磴道直下深谷，路右邊沿着深溪，但聞潺潺的流水聲，從足底透上來，因路旁芳草萋萋，却望不見流水，隔溪山嶺崎嶇，山草都燒得精光，只是滿布著恐怖的焦黑色。望見瀑布兩條，因今冬天旱，水勢不大，行三公里抵鹽居山有茅店十餘家，下臨急灘，灘下有潭，水碧藍色，澄清見底，渡一古石橋，又與公路會，去橋百步，有瀑布一，下瀉三丈餘，頗有噴雪的姿勢，是在九峯山所見最大的瀑布，沿路桃樹甚多，因山深氣寒，尚未開花，獨此處溪側兩株開了幾朵殷紅如血的桃花，點綴著荒涼的山嶺，格外見得嬌豔。過此後路又分，北循澄江直上山圓約三公里就是嶺頂。這嶺下嶺又八公里，便是九峯墟，從前公路局汽車通到這裏的，由墟西行三十二公里到坪村，又三十三公里才到坪石韶坪公路由韶至[illegible]十公里，又由樂昌至坪一百公里，因要繞九峯大廻兩山嶺，路程較鐵道遠兩倍，故由坪石往樂昌的旅客，都由火車，沒有由公路的，此路便成廢路，未免可惜。但湖南的貨物仍用肩挑由汝城經九峯到樂昌，故九峯山仍是湘粵交通的孔道，不過人們都貪圖近便，每捨公路而由小徑，中間與公路行的，不過數公里，爲頂灣高約九百公尺，有小店七八家。時已過午，氣溫三十三度，山頂霧已將溶盡，因九峯墟前已到過，僅有店數十家的小墟落，地勢較鍋頭低四百公尺，無甚可觀，乃由此折回風門坳宿。九峯山上居民的日常生活，仍是上古遺風，男子多穿藍布長衣，足登草鞋，女子穿黑色的棉襖，長到膝蓋，足穿自製的布鞋，綑了一道紅邊，頭上蓋着圍巾，戴上紅紅綠綠有繡花的額罩，兩耳戴上很重的大耳墜。各人在冬天都攜帶一個小火罐，不論行坐都寸步不離的。她把火罐放入懷中，把外衣蓋上，頗為方便；八九歲的小姑娘，也[illegible]的孕婦了。她們吸的煙葉，是自己種的，用一張小刀，一塊小板，隨切隨吸。晚上點的是松枝，也很光亮，煮飯用厚約半寸的鐵鍋，用小竹枝作箸，除洋火及鈔票外，不容易見到近代的物品。洋火也有用火石包來替代的，若果連鈔票不用，用穿孔的銅錢，那眞是古色古香的古代了。他們的交通和運輸工具全靠着兩邊肩膊兩條勁腿，我在路上遇見過一個騎馬的，大約就是當地的紳耆了。這樣

靜寂不聞理亂的山國，連敵機飛過頭頂，人們都置之不理，眞是世外的桃源。但每間屋的門楣，都縋著某保某甲的號數，壯丁也一樣的抽簽，沒有一個山民，是會逃避兵役的。

此行目的是爲探雪觀瀑，雪雖未消，瀑已飽看，宿山店兩晚，翌晨循原路返樂昌。

此外與雪霜同類的還有一種「窗花」，當氣候嚴寒時，（約攝氏零下四度以下）。屋內窗上的玻璃片，結爲許多花紋，有像百合花的，有像紫羅蘭的，更有種種式式，很精緻，很美觀，雖精工的圖案畫，也比不上，眞是造化的奇巧。這不是雨滴成的，也不是露或霧結成的，而是屋內的人們口氣，和茶湯水蒸氣所結成的。名之爲冰霜，還不當，這奇妙無倫的「窗花」，雖可供吾人欣賞，供吾人研究，現未有名稱，甚願氣象學者博物學家錫以佳名。

★　★　★

慰勞盟國空軍小記

易木

八月十三日的大清早，太陽還沒有昇上地平線，轟隆的上空，飛掠過一群從東北凱旋歸來的盟國超級空中堡壘，人們正揉著惺鬆的眼，凝視這群鐵翼大鵬安然西返的剎那，其中有一架竟漸漸下降了，終落在絕少人烟的荒野裏。

事後知道，那架空中堡壘，是因爲機械發生障害，被迫降落的。當時，經不起機身沉重的壓力，大半個輪子陷入泥土裏，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受寵若驚似的深藏在母親的懷抱中一般，顯得非常親切。但是自由的鐵鳥，應該翔於自由的天空，誰忍意讓人老遠遠的懷抱？於是十幾位活潑潑的飛虎將軍，下機來開始檢驗機械，尋找牠的病根了。

隴海鐵路的陸局長，知道了這個消息，覺得我們不該坐視那十幾位共生死同患難的盟友，忽視勞地工作，而不給予他們一點幫助。本着共同的敵人，應該共同協力建造的神聖同盟，陸局長就派人到西安與中國旅行社接洽，要該社派人前往招待。該社的經理[illegible]字文君，深以能爲著戰歸來的盟國戰士服務爲榮，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於是由他自己率領了侍應生，大司務，並攜帶全副餐具和豐富的餐品，隨同×××處長的專車，馳往五十多里外華陰×××去了。

十幾位盟友，正工作得困乏的當兒，一輛盛沙起塵的駛來，一輛中國式的迎賓車，車中載來崇高的友情和豐盛的的鮮菜美酒，這幾乎使那些渴饞了的藍眼睛，滴下感激的淚來。車子停下後，陸局長首先向盟友一一握手慰問，並介紹中國旅行社那位胖胖的楊經理，指揮侍應生和大司務安置臨時廚房，並在綠蔭處，覓一塊平整的草坪，佈置一個以天爲幕，以草木和遠山爲牆壁的大自然餐室。這時，天色將晚，歸鴉在遠近的山林裏噪喧着，B29的僚××，站立在夕陽中指手劃腳地報告着重創敵寇的赫赫戰果，人們望着他的動作，都充滿了敬佩的神氣，報以熱烈的鼓掌。相融洽的情狀，誰都想不起人類之間，還存在着掠奪屠殺這可恥可卑的思想與行爲。

薄暮，一個超乎人情結合的宴會，在華陰××的曠野裏舉行着，彷彿一個家庭的野餐。空中堡壘整理了十天，中國旅行社的員役，也殷勤招待了十天，這十盟友的興奮，是逾乎一切的。及至飛機修理完竣，老天彷彿也感覺高興似的，落着欣喜的雨，空中堡壘就在這欣喜的微雨中，艱難地又飛上天空。

世界第一塔在晉江

何敏先

福建晉江（泉州）開元寺的「東西塔」，早已喧傳於世界，而我總是老聞其鼎鼎大名，而終未親自登臨，殊深遺憾！直到去年冬（民卅一）徒步長征閩南廿一縣，途經這個號稱閩南重鎮的「晉江」時，始得如願以償，眞是生平一大快事！爰不揣冒昧，亦步着德國「艾克」博士的後塵，去詳細調查，雖然在短短兩三天的時間，不能像他那樣費二三年工夫作長期的研究，和把牠著成專書一大册問世，但姑以我粗劣的文字，將牠輪廓及建造的歷史、現狀等，來個較有系統與詳盡的報導，藉以發揚我國富有歷史價值的偉大建築物。

提起這兩座姐妹塔，眞可說是我個人十年來旅行南北十一省，（浙、蘇、魯、冀、察、豫、鄂、皖、贛、粵、）及福建的閩東、閩西、閩南、閩北五十六縣市，所領略過許多塔之冠，而嘆爲觀止，牠倆均位在開元寺內，東曰「鎮國」，西曰「仁壽」，巍然佛前雙燈，建於唐代，凡五級，高數十丈，皆疊石爲之，形作八角，闢四洞戶，中有石出壁間，須梯而升，外壁則每級鐫佛像，出城十餘里，尚可辨級數，其高度可以想見，古物留貽來茲，凡歷唐、五代、宋、元、明、清而長存至今日，更屬難得。

（一）東塔誕生的經過

屹然矗立在開元寺左邊院裏的這座東塔——鎮國塔——始創的人，是一個和尚，法名文偁，（他的身世詳下文）他造塔經費的來源甚妙，備置大櫃於四衢當中，待人隨意布施，到了晚上，錢輒滿櫃，至於工價也不用派人發給，任工人自動取值，若匠者貪心多取，歸家則迷途，終宵在街頭踟躕，因是工人都不敢多取者，於是無形中把那沿門托鉢，和選派監工的麻煩手續都省了。當落成的那時，是唐咸通六年，賜名「鎮國」，不過是個木塔，第二年倉曹徐宗仁自都上來，把佛的舍利（即佛焚化後的骨灰）鎮於塔中，到宋天禧中，改造十三級，紹興乙亥，遭受災毀，淳熙丙午，僧「了性」又重建，寶慶丁亥復遇災，僧「守淳」乃改造磚塔，凡七級，嘉熙戊戌僧「本洪」始易輒爲石，僅一級而止，「法權」繼之，至第四級化去，天竺講僧乃作第五級及合尖，凡十年始成。（時淳祐十年，即民國紀元前六六二年）頂有鐵葫蘆，銅寶蓋，相傳這個葫蘆並非鐵質，係七寶銅鑄成，此雖以訛傳訛，然閱時千餘年，而光彩尚煥然，閃閃者黃金色，毫不生銹，則亦不爲無因，塔爲八角，每層中爲塔心，環轉空洞，層各八龕，龕供石菩薩一尊，兩壁刻二大神以翼之，外繞廊簷，護以石欄，須梯方可登。塔之初層高二丈八尺，圍十七丈二尺，次級高減二尺五寸，圍減八尺，三級高二丈三尺五寸，圍減一丈六尺，四級高復減一尺五寸，圍減一尺八寸，五級高一丈九尺，圍十四丈六尺，頂竿計六丈七尺，本來高十九丈三尺五寸，大石柱凡四十，大樑如其柱之數，小者

五二一〇四八

亦如之，內外大斗凡百九十有二，小斗四百四十枡，大拱百有十二，小拱八十，其下座建於高約三尺的青石基上，繞以石砌之池塘，但塘中已無水，東西南北四面各有石級，其他四角面則無。有石級之四面，每面嵌浮雕石畫四方，其餘四角面，每面則嵌六方，每方石畫皆有故事及題字說明，或謂係鐫釋迦一生事跡連環圖，計共卅九圖，由南面東角左向數起（一）踰城出家（二）雪山苦行（三）牧女獻糜（四）天王爭鉢（以上南面）（五）連（恐係蓮字之誤）河沐浴（六）道樹降魔（七）錫辯門虎（八）鉢降火龍（九）薄荷示跡（十）乳实受記（以上西南角面）（十一）流水活魚（十二）坐井狂象（十三）三獸渡河（十四）三車出宅（以上西面）（十五）育王遷善（十六）耶舍現通（十七）童子聚沙（十八）薩訶朝塔（十九）僧到赤烏（二十）經來白馬（以上西北角面）（二十一）雲岩獅子（二十二）二龍爭珠（二十三）三畜評樹（二十四）門勇金毛（以上北面）（二十五）玉象薩塔（二十六）金鹿代庖（二十七）天人讚鶴（二十八）田主放鷹（二十九）雉僕野燒（三十）禽警毒蛇（以上東北角面）（三十一）忍辱仙人（三十二）獨角大僊（三十三）捨身飼虎（經此處一方僅刻花一朵沒有題字或係原石已損，後來增補者，）（以上東面）（三十四）童子求僊（三十五）青衣獻花（三十六）兜率來儀（三十七）毗藍誕瑞（三十八）太子出遊（三十九）沙門示相（以上東南角面）又東西南北四面石級之兩側皆有浮雕石像多方，惜無題字說明，塔之角度與石基相同，東西南北四面各有門，門兩傍有高約六尺寬約三尺之浮雕石像各一，其餘各面無門，唯各設龕中，置佛像缺者不少。殆已遭人盜賣或被破壞，龕之兩傍亦有立像，與門傍同，從南面述起，有捧降魔杵怒目而視者，有擕降魔杵怒目舉拳者，有依虎而合掌者，有仗劍而立端目而視者，有撩衣怒目舉劍者，有一手撩衣，一手舉降魔杵者，有舉劍握拳者，有仗戟捧塔者，有雙手捧降魔杵者，有舉劍而切齒者，有抱劍弄唇而一手作擲物狀者，有一身六膀兩手捧日月，兩手合拱，一手提劍，一手握拳者，有依龍握矢而提弓者，以上各像均作赳赳威武狀，且人人姿態不同。

聽說前年教育部顧次長到此參觀時，見此石刻曾流連細察，認係頗有價值的雕刻，而艾克博士亦將牠攝影印入那本雜誌裏，公開貢獻社會愛好美術者，統觀全部石刻，堅緻偉麗，富有古代藝術意味。

洪武戊戌，塔竿僵，丁丑僧「永安」募修，萬曆甲辰地大震，而蓋棱石從南圮者二，從東南隅圮者八，諸級為所壓者皆壞，萬曆丙午侍郎詹公仰庇為主緣，寺僧「通全」「弘晉」，暨南京天界僧「眞曉」募緣繕修，「弘本」董其事，民十五年冬南安逕商黃奕柱重修，越年秋始竣，糜費一萬六千元，並於塔下中央，立一石碑為記，又聞當修葺時，以銅實蓋破，見鑊內已無藏物，惟僅一蛇殼，修竣後並綴鈴於各層之八角，以杜鳥糞汚穢，有時風吹鈴動，丁然作聲，亦一勝概也！

（二）西塔建造的歷史

巍然聳立於開元寺右邊院裏的這座西塔——仁壽塔——牠與東塔對峙着，粹然望之，幾與東塔完全相同，然稍加諦察，殊有區別。塔基所嵌之石，其雕刻係由二獅滾球與鮮花二

東（不限於一種花）兩種間隔且無文字。塔之四門兩旁，皆嵌有勇士雕像，亦如東塔，但龕之兩傍，所嵌石刻絕異，乃爲僧侶雕像，各像皆高約三尺寬約二尺，較東塔爲小。兩塔之標頂和各層石欄杆尙皆完整，惟基層欄杆已殘缺，塔外繞塔之池塘，亦已荒廢。塔之南門上有石額題曰「仁壽塔」，形式字跡，視東塔之額無殊。塔中石龕之佛像皆缺，南龕上一石誌康熙間順天府雅奇，重塑佛像廿尊事，又東龕上嵌石碑誌記塔頂鐵鍊，每條重一百七十斤，亦康熙間事。塔建自五代梁貞明二年，（民國紀元前九九六年，）晚於東塔五十二年，雖然其易磚爲石，實始於寶慶中（民國紀元前六八六年），較東塔還先十年而成，（二）體積較小，圍十六丈七尺，高十七丈八尺。雙塔建築費時前後歷廿四年，分別計算則東塔十二年，西塔十四年，其於修葺之事，據府志記載於建築完成三百餘後似僅一度。當初開始建造時，也有一段和東塔無獨有偶不約而同的神奇故事——相傳奠定塔基那一年，此塔之原址，地上忽湧高數尺，俄而有僧浮海來棲止寺中，時適閩王王審知欲於他的都督府，造木塔，夜夢一僧語曰：「閩王將於大都督府造木塔，請移塔鎮泉州，王以此僧太多事，遂揮劍斬之，項湧白乳，上噴於空，閩王驚寤，以所夢奇異，乃遣人至泉探訪，果得其僧，衆告以此僧平日預言風雨災患，屆時輒驗，歸以告王，於是把樹木浮海至泉州，建塔於所湧之地，其僧即不見，經始於貞明二年四月朔，到十二月晦日便成，計凡七級，號「無量壽塔」。宋政和甲午十月十日黃光起於塔中，高侵雲際，須臾五色雲明乃滅，有司異奏，詔賜名「仁壽」，紹興遇災，淳熙間僧「了性」再造，復災，僧「守淳」改造磚塔，紹定元年戊子，僧「自證」始易磚爲石，而頂蓋金銀諸費，其面闊廣殺五尺，高減七丈五尺五寸，壯大遜於，恍相伯仲，嘉熙元年始竣工，實先東塔十年而成，洪武辛巳塔心毀，住持僧「正映」重修，萬曆戊子，颶風大作，塔竿壞，竿墜墮地，里人傳系「明鑑」重修，下陳扶彌，有資宮傳易之，丙午年八月，復有異風，塔頂鋼蓋與爐盤及流金葫蘆俱墮於籬落中，壬子秋，寺僧募捐重修，全塔層數亦五，而塔尖香爐寶蓋葫蘆與各層內外式樣等亦補，故與東塔同，民十四夏，由田英法師會至廈門，發勸請中南銀行行長黃炳記行東黃秀琅先生（晉江人）獨資，又請黃□桂先生發心獨修，民十五秋開工，翌年夏竣工，當修時取下諸塔尖各層，每層內徑逾五尺餘，最下一層形如仰鐘，中空，藏有銅佛、磁佛、泥佛，及古錢珠石之類甚多，另又有黃綢一幅，書「大明隆慶某年修」，中還有一個死鼠，不知死自何年，肉已化去，鬍變白色，形狀生動，門牙鬚髮殷紅，依然四週並無隙，不知從何而入，至其油杉，竟也腐蝕，本風靡集，亦一異事，寺僧乃易油杉爲鐵機，水門汀，惟護工程師言，水門汀發明不久，到底其能支持若干年，殊無把握，時塔下石座亦均攝泥，仍擬易以水門汀。嗣因當地士紳富文銓、王關廳邀集各界抗議而罷。塔北門的對面，有石一方，係立於民廿七，記載開闢仁壽童子公園時發現石塊三方，全皆嵌於壁間，其中書「心」字者二面，或中點放下，或並中點而無之，慨然有降服其心，以至無心之意思，一則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要皆不外佛地之習語。

（三）東塔創造者——文僑

東塔的創造者「文偁」禪師，他經籍傲遊，唐元和中，學佛於邑之「仙苑」，(距仙遊縣城三十里)道養天成，不斷而器。咸通初，州刺史聞師名延致之，至則卽寺東南造木塔五級。師性高潔，澹然自處，不但未嘗來泉，且不出山者三十年，進背金剛，室爲之生白。乾符三年示寂出殯，刺史縞素送之，師前囑曰：「必香烟絕處，莫我及函」，至其處大雷雨忽作，香煙絕而函已在石中，彩見可識，石之竦出者，無慮十尺，若偃月焉，至今禽鳥莫棲其上，俗呼板頭塔，(究竟此塔，現在何處，無從得知。)

(四)長期研究者——艾克

民國十六七年間，廈門大學教授德人「艾克」博士，曾兩度來泉作長期研究，把東西塔上所有菩薩神像，和工程尺寸，一一繪圖拍照，計得一百六十餘幀，糜款千有餘元，并著專集由北平天主教大學東方旅行雜誌社出版，定名爲「東西塔構造與形式的初步研究」銷行於歐美，每本定價六七十元。他常對人說：「東西塔建築這樣偉大和美術，眞是環球第一，卽我自己德國那個「鐵塔」，都難比得上，足見雙塔之價值，非尋常他塔所能望其項背。(民二十四浙江寧波富紳僧界發起重修城中「天封塔」，重修的樣式，亦擬照東西塔，有挑簷走廊，圍以鐵欄杆，內用鐵梯洋灰坪。)」

這本名貴的英漢合譯什誌，會蒙開元寺藝所廣義法師借給我參考，其中除文字外，并附有兩塔正面圖二張，(鋼筆畫)「鎮國塔」透視圖一幅，(影寫版照片)另印塔之全景，門神，簷，脊，像等四張，(影寫版的照片)「仁壽塔」斷面透視圖，及斷面圖，五層頂架圖(天竺式)各一幅(鋼筆畫)，另印塔基石刻像，門神，頂架等影寫版照片，最後一頁更有鋼筆畫的廈門明萬歷間所建那個「鎮嶼塔」殘骨二圖，關於文字方面，也有很詳盡的記載。

(五)一段傳說的故事

東西塔除賜名「鎮國」「仁壽」外，又閩名叫「程塔」，因其上有程知節捐金字鐫石，故稱「程塔」。據故老傳述云：「數十年前塔尖葫蘆，曾一度遇盜，先時寺僧夢伽藍神示現，謂寺將有變，至夜，果聞巨響震地，鄰近居民皆驚醒，與寺僧共起燭視之，而東塔上的葫蘆已在塔下矣，偵其踪，蓋以大轆轤引繩作升降機，緣銅質重，引力不勝，因致傾墜，輾經設法再置葫蘆於塔，然已不復舊觀矣」

(六)數十萬人中第一

我想每一位讀者，看到這樣一個標題，什麼「數十萬人中第一」，一定會莫明其妙，若說下去，就明白了。因此次我來開元寺，領略雙塔的雄姿，不禁神向往之，我生平的個性，每到一地，必窮探名勝古跡，遇有塔，則必登，既登非達其巔，不夠過癮，這回走到塔下見他建築偉大而美術，但乏梯不能上去，望空興嘆者再，轉向該寺知客僧廣義法師相商，據云此塔各層，向無建造石階，欲登必須長短兩梯，一層層互爲對換，且極危險，偶而不慎，摔下來腦漿迸裂一命嗚呼，寺僧平日也很想另架木梯，便利遊客，然又慮寺中駐軍及有不良者，不知保存古跡，加意愛護，所以至今架梯計劃，未能實現，而各地聞名前來觀塔者，都是只在塔下欣賞，極少有敢登者，縱敢上去，亦不能至其絕頂爲。着不能如願一登，乃快快終日，請他極力設法，而他很想贊助我，但又

恐梯子抬進去，被軍隊瞥見，以後亦援例多生枝節，最後經我再三再四不斷要求，他始慨然允許，姑作嘗試。并把大小兩條用粗繩束緊，抬入東塔裏面靠着第一層梯口，那知他距離太高了，還差二尺，梯方懸空扶搖不定，那時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不顧一切，僅請他在下面扶住梯子，就爬上去，誰知登到梯端，只差一點，總是無法跨上去，又被迫退下來，又叢他再往取桌子一張，增加高度，同時他還另請一位黃錦成先生，（他是寺中老檀樾黃守恭的後代，）前來幫我的忙，於是使我更加興奮，再度攀登，既越第一級，而第二級高度雖較減，然仍無石階，須把梯子從下面吊上來，並分作兩次登，始則先靠着上面石樑，到了樑頂才一半，又要騎在樑間，慢慢把梯子再吊上去靠近第三級梯口，如是者又四次，才能達到第五級。這一級上面有個空洞，可以直登塔巔，惜當時所吊上來的梯子，長度不够，又只差尺許，無法如願，唯有眼巴巴望着塔尖的葫蘆和鐵練而發怔，環視塔外鄉簷，下望晉江全市，歷歷在目。像剛才那樣登法固很困難而麻煩，但尚無多大危險，一到下來時，把梯子放在下面那個石樑，倘梯子滑下，那末生命安全就靠不住了，幸得我倆非常合作，小心翼翼，步步留神，所以終得安然下來。既登東塔，而西塔非登不可，故又再度繼續嘗試，廣義見我登東塔成功，不禁心爲之動，也覺得自己入寺多年，還沒有上去，深感遺憾，聞我又欲登西塔，亦連袂而來，并帶十四歲小沙彌爲伴。這回登法如前，而我因經過前次的經驗，比較熟練，也不覺怎樣害怕。他倆爲着[illegible]兒第一次登塔巔，難免有點恐慌，當危險時，口中喃喃頻念「南無阿彌陀佛」，以鎮靜其緊張的情緒，要費九牛二虎之力，登到第五級，爲欲再上塔頂，抱着名貴的沃金葫蘆，彌補我昨天未登東塔絕頂的遺憾起見，所以困難與危險也隨之俱增。頂口爲四方形，長寬只尺許，僅容一個人，所帶那條梯子還不够長，需拚全身力量於兩手，才能一躍而上，若力不繼，即會摔下，艱鉅殊甚，差幸結果都很順利。既抵塔頂，眞是別有天地，俯瞰市區，瞭若指掌，遠望石獅，永寧，濱海附近各鄉鎮，亦現約可辨，一塊塊石頭刻的塔頂，不但面積很廣，可讓我們自由走動，即其所雕的屋脊瓦簷，也非常精細，倘胆量大，還可在上面打圈子或高臥談笑，平日我們在地下仰望塔頂的葫蘆和鐵練，是那麼渺小，誰知這時一伸出雙手去抱牠，當難合攏，其直徑長度如何，可以想見，而鐵練之粗，更出人想像之外，再想到當日建造此塔時那一塊塊龐大笨重的石頭，竟從平地吊到相距數十丈高度的塔頂，工程上也不知是多麼浩大，又整個塔身內外，悉係石砌，不假片木點泥，更爲難得。爲鑒於此次冒險登臨，得到成功，非常可貴，除將葫蘆拍照後，又代他倆攝影留爲紀念，并爲親臨塔巔的明證，一上一下費時將近兩個鐘頭。遊畢下來，憧憬當時，實在還有餘悸，不覺聽了寺僧的轉告謂「在晉江六十多萬居民，和各地前來觀塔的無數遊客們，其能像先生今天這樣冒險來登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堪稱數十萬人中第一」，更感覺非常值得，且可於個人生命史上大書特書的一頁。

（七）爲塔題詠的詩句

（一）東西塔因其有悠久的歷史，和建築工程的偉大，所以歷代名士詠詩見於志者甚夥，因限於篇幅，只能擇錄一二，以餉

識者。

明萬曆丙午侍郎詹仰庇，募修東塔時曾刻記鐫詩於塔柱，詩曰：「石塔雙飛標沙端，凌虛頂上結金團，晴光閃爍天中落，紫氣飄搖雲外寒，過雁猶驚明月動，騰龍誤作寶珠看，欲攀霄漢慚無力，萬古孤高一點丹」。又知府姚純臣詩：「高塔高標日影悠，振衣攬勝復探幽，剎那今古田三變，無盡興衰土一丘，檻外落花空色相，樹頭啼鳥亦朋儔，憑欄欲說無生話，却恐庭前石點頭。」又五言「石塔千年古，禪關一徑幽，凌虛近列子，觀化達齊丘，杯酒情無盡，陽春和寡儔，壯游皆夙願，絕勝鳳池頭」。

（八）附告泉州其他塔——「石湖塔」「姑嫂塔」

東西塔工程之偉大與美術，已如上述，但在該縣境之內，尚有「石湖」與「姑嫂」兩塔，牠的姿態之壯麗歷史之悠久，均值得吾們重視，茲為表徵泉州前朝的文化，特亦附誌於此。

石湖塔（六勝塔）位於縣南十幾里的石湖鄉之北，金釵山之上，聳立於泉州港的南面，府志謂其「壯麗幾擬開元寺鎮國仁壽二塔，實非過譽，」牠建於宋政和初，至今已八百二十餘年，較東西塔還早百餘年，建築來歷，據府志引「泉南什志」云：「僧祖莪宗什等以其地巔明州育王墓緣為石塔」元朝曾一度修葺，今塔身尚未有若何損壞其建築之堅固，可以想見。

姑嫂塔（關鎮塔）亦泉南一目標顯著，而高立聳峙於縣之東南海濱，寶蓋山上的一個石塔。（距城約四十五里）建於宋紹興中（民紀元前約七百七十年）主持者亦為僧人，名「介殊」，現塔身損壞部份尚少，以石砌為五層，作六角形，每層高約二丈，廣丈餘，全高三十一公尺，較低於「石湖塔」，同為航海者之標識。其內部則中空，層闢一門，餘則具門之式而塞之，塔中梯以石磴，登數級，級盡，繞出第二層之外，旋入他門，復從門內石級聯步而上，則至第三層，更螺旋而登，可躋其巔。巔之尖，相傳昔年為龍攫去，不再修築。中有姑嫂二像，遊人輒拾瓦擊之，中姑生男，中嫂生女。塔下南方甃以石亭，上有方石，刻「萬壽寶塔」四字，左有一碑，題為乾隆戊戌重修，修者為十九都人，忘其名，或曰「關鎮塔」，以是山為泉郡尾閭，鎮以塔則磅礴之氣不外洩，而土人則直呼其為「姑嫂塔」。又傳云：「昔有姑嫂嫁為商人婦，商作販於海外，久不歸，姑嫂每登塔企望，佇立而死。」（這個故事與閩東連江雲居山「望夫塔」，與仙遊何嶺關附近的「塔山」所傳的故事相彷）二說以前說較為可靠，姑併誌之，當我旅晉半月中，「石湖塔」雖未往遊，但「關鎮塔」在抵達石獅時，曾已寓目，而因工作時間的關係，致未登臨，殊為憾事！

印度行（上篇）

糜文開

余隨自緬甸撤退返國回外交部辦事，留重慶凡一年又四月。本年八月，奉派赴印，十月成行。余於由緬返國途中，作有撤退日記，在渝在渝情形，當補寫緬甸回憶錄及重慶印象，以留紀念。茲整理赴印日記，刊之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於新德里

一　出發前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連日陰雨，天氣轉寒，今晨未雨，祇有濛霧，但街路上還很泥濘。六點半，我左臂掛上一把洋傘，兩手整一整衣襟，匆匆步出了宿舍，走向汽車站去候車。

上月中，我預計九月底，或十月初，妻女可由滬到渝，恰巧那時我的護照也已領到，便向中航公司預定四個加爾各答機位。乘客很擁擠，公司給我登記在十月十六的那一班上。從上海到重慶的行程，在淪陷區的一段，固然危險多端，到達自由區後，交通還是十分困難。薛副領事鎦森的夫人，上月十二日已電告安抵西安，可是至今尚滯留廣元，我的妻女當然已不能在這幾天趕到。我因部中催促，決計個人先飛印度，所以今晨一早起身，去中航公司購票。

七時許到達珊瑚壩江干，今天的客機剛飛走，迎面遇到很多送行歸來的男女。走進公司時，周領事廷權已先我而在。因爲遲到了就買不着票，公司將請你延期，所以公司雖要八點半才開始辦公，乘客們却提早趕來。十點鐘，好容易把機票買到手，即去部中辦理一切清結手續。由渝赴加，每張票價爲國幣八千八百五十元。

飯後赴警察局辦妥離境簽證後，向吳胡兩次長各司長及全部四百餘同仁一一握手辭行，並至出納科庶務科領取薪水及米代金。許公使囑代辭榮總領事晚宴，電話三次未通，即飭差送信去。

數日來忙亂不堪，無暇理髮，五時許抽空上坡去理一下髮，回部時知元瑜姊曾過江來送行，未遇而返，送我自製之綢襯衫兩件留在傳達室中。晚六時半文溶哥爲我在勝利大廈餞行，我就趕緊再返身上坡。

八時許回宿舍，作最後之行李整理。帶信者紛至，滿裝余衣袋。

十時許榮總領事電話召談話，十二時方返寢，進宿舍燈已熄，終日奔波，至此筋疲力盡，黑暗中摸索上床，呼呼入睡，已管不得臭虫的進攻。

二　自重慶到昆明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醒來看錶還只有三點鐘，爲睡眠不足，再躺片刻。不想等亞良兄來叫醒我，已五點一刻。趕快開燈洗臉穿衣，叫工友將行李（衣箱一隻）荷赴機場；己則步行相隨，亞良安吉二兄亦步行相送。一滴汽油一滴血，此時重慶已不易有小汽車可坐，天還沒亮，所以連人力車也僱不到。

六時，渡船上珊瑚壩，行李過磅檢查畢，文光弟等又攜乾點來送行，我一面吃乾點，一面作書謝元瑜姊，並託辦數事。

本日同機赴印者，有駐葡張公使，駐千里達周領事，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劉副領事及陳隨習領事，與周領事之公子五人，故部中同事來機場送行的有數十人之多。楊司長，王司長等也都來送張公使。陸昭華兄赴美，亦同機，其夫人史良姊弟均來送行。

六時五十分，各與送行者揮手告別，魚貫登機。七時起飛，機聲響動，機身循滑道前進，漸離地面，南山塔影在窗外掠過，飛機已臨上空，一個盤旋，卽掉頭向西飛去。

所乘機爲七十一號滑輪機。全機係金屬製成，機艙內兩旁爲兩排鋁質座椅，飛印時搭客，返國時把座位掀起，便可裝貨，座位一人一個。機頭爲駕駛室，是駕駛員（美人）電務員工作場所，有鋁質門可通客艙。客艙左後方有門，旅客卽由此上下。門後一高椅，秀美的女招待員，（英語講得那麼流流利，大約是華僑）高坐其上，時時下椅以走繩索的步姿，（因機身在顛動）來去艙中，照料旅客。機尾更有廁所，供旅客應用。同機共二十六客，中外男女老幼都有，而以我外交部得六客爲最多。

上機時，旅客都把身體緊繫在捨帶中，但飛行很平穩，於是大家又放胆把捨帶解了。拉開窗帷，在曉寒中拭去窗上的水氣，我俯視脚下的江和山，在迅速地後移，飛機正沿着長江前進，既而機頭昂起，飛機高昇，穿雲而行，窗外一片溟濛。旋卽出飛行雲海上，頓時現出一個偉大的場面。

這時，仰觀天清日朗，一碧如洗，俯瞰脚下滿鋪雲塊，如積雪，如堆棉。遠望一片銀白，杳無邊際，其間一塊一塊突出於平面的，有如白熊蹲踞於北極的雪地中。有時又如大海中波濤洶湧，二三小舟顛簸其間，十足的是雲的海。而雲層映照在日光中，實在美觀極了。與眞的海景比較，只有更奇幻，更雄偉，眞是「別有天地非人間」。

積雲堆棉，又時有灰色罅隙，如大地之拆裂，深不見底。忽現一穴，其下另有小雲朵朵，在洞下掠過，其顏色的鮮明可愛，令人想像洞下又有美景。

俄而無復厚雲，但覺雲霧充塞全宇，眼前無數小雲，遊蕩空中，正像從玻璃杯中看滿盤銀耳，尙有未化之塊塊浮沉無定，兀自悠然上下着。

諦視良久，如入夢幻，擬拔筆作速寫，筆中無墨水，乃罷。

九時後機下無雲，但見一片赭色叢嶺，起伏窗下。山頭像蟻點相聚的，是青蒼的林木，山腰一絲絲灰色橫紋，是人類耕種的表記。但好久不見城鎭，祇一二村落，像散列着的

火柴匣點綴其間而已，古人云：「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財」。有而無民，等於無土，我先民之開闢疆土，及此荒瘠，可說地盡其利了。然而地下還有很多豐富的礦藏，我們還沒有開發呢！

九時三刻，忽有一片鮮綠，湧現窗外，探首視之，綠畦壟隴，更有一片水光，射入眼簾，知為昆明壩子（山間平原曰壩子）與滇池，原來已到昆明上空了。

初、為免暈機，嘗眺窗外雲景，至此機身驟然降落，既直下又急轉，頓覺一陣難過，禁不住連臟腑都要吐出來，我雖未進早餐，紙袋中已吐苦水若干。時機身已着地，耳鼓中崢岑作怪痛。下機就草地休息片刻方復原。

三　在昆明

昆明機場，停滿着飛機和汽車。巨大的貨中，在機場上馳來，或往，各色飛機，則像鳥巢邊一樣或起或落。我們便在閒看機場風光，公司中人來招呼我們登記住處。問起來，方知今日將在昆明停留。為避免敵機攔擊，臨時改變，過午夜至三時再開。

昆明旅館之難找，一如重慶。電話詢問，大旅館如太和商務均已客滿，只得就在航空公司附近鐵路飯店開三個房間休息。當時同行六人都已倦極，打水抹過臉，就各自閉戶酣寢。

下午一時醒來，肚子很餓，細雍張公儀等均尚在睡鄉中，遂躡足下樓，獨步至南屏戲院附近吃麵點。徘徊街頭，熟識的昆明，相隔一年，已覺十分生疏。小館子小商店的門面和招牌，大多已改換了。吃一碗麵要四五十元，（去年常去小東門虹橋風月，一頓午膳不過五元）我付了兩張二十元的鈔票，店家互相傳觀，他們頗覺新奇。一年小別，偶爾重來，竟使我有恍如隔世之感。

去年昆明生活低於重慶，今年則高出甚多。例如麵食，去年每碗祇三四元，現漲高十餘倍，影戲票亦由六元漲到五十八元，黑票竟又加倍。重慶麵食，現尚十餘元，影戲票只十八元。一年之間，昆明漲十倍，重慶却只漲了三倍，這不能不說重慶的限價比昆明辦得好。但是昆明外國貨的紙煙，新鮮的豬肉等什麼都有得買，有錢人的感覺，昆明的享受，還是比重慶舒服得多。重慶大部分的居民是在艱苦中忍受，煎熬中鍛鍊，昆明的享樂者究竟也還是少數吧。

三點鐘，路過幾家拍賣行，收音機依舊滿街放送着流行的歌曲，可是門前冷落，入門竟闃然無人，只有店員們靠在櫃上打瞌睡，一路行人稀少，去年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的昆明，今年却冷落如許。至華山西路，已無可觀者，因雇人力車至翠湖北路訪顧乙表弟，咫尺之平路，許三十元始成交。

車抵翠湖北路，顧乙弟在辦公處未回，稍坐，即獨自遊翠湖，入圖書館閱報，報載敵侵片馬，有激戰。敵知我積極準備，盟軍將由印滇西路反攻緬甸，故圖先佔我戰略上之據點。

傍晚，祖乙追尋來翠湖，共遊長堤，見湖水瀲灩，遊客如鯽小艇來往，已非去年乾涸景象。他說去年旱荒，生活高漲，今年雨水又遲降，旱災更甚，故生活又劇漲，昆明已為世界生活程度最高的城市了。

一年來昆明和重慶同樣的平靜而安謐，可是重慶人口激增，日見繁榮，從炸後住戶稀零，途無婦孺的景象，一躍而入口百萬，成爲我國在蕪口以西的第一大城。昆明則滇緬路斷後，雖仍爲航運要樞，但已不易維持過去煥然的光彩。

祖乙弟陪同我去中央機器廠駐城辦事處，打算在電話中和若處徑作長談：出大東門，到達目的地，則辦事處已遷他處。於是踏上環城東路，再走訪叔翼兄，同赴護國路一下江館（好像叫鄉園，亦年內新開的）用晚膳，味至鮮美。膳畢三人且談且行，在燈光下看昆明夜市。

昆明夜市似乎也較去年遜色；但戲院門口，仍擁擠不堪：咖啡店中美國兵出進着，鑽戒金飾，充斥於市，陳列玻璃櫥中，光彩躍目：均與去年無異。

叔翼兄祖乙弟堅邀看大光明（新開）夜場電影，戲院出來，互道珍重，握手而別。

返旅店，靜悄悄地，他們仍睡着，我也不驚動他們，再輕手輕腳開門入房，上床休息。

睡約三刻，未十二時，劉副領事來偕同赴航空公司候車赴機場。在航空公司等待到二時一刻，車始開出。二時半，車抵機場，二時四十分，機翼展動，重上征程，作安全的夜航。

起飛時遙望昆明燈火，在夜空中閃爍着，雖然一瞬即逝，這美麗的畫圖，却給我印象很深。祖國啊：你是涅槃的鳳凰在災難中甦生了，我在你懷抱中一年多的洗鍊，也使我見堅强更自信。現在，我們又得暫別了，當我再來時，我將見鐵的洪爐，重鑄成完美無缺的金甌，我將見新的大廈，建樹着世界和平的柱石、再會了，祖國！

四 自昆明至丁江

自昆明至丁江的航行，爲飛印全程中最艱險的一段：一、因須越過敵人防地的上空，繞道北行，經過怒山、高黎貢山，野人山，喜馬拉雅山等山脈，一山高於一山，也一山荒於一山，飛機在五千公尺的雪線以上飛行，空氣稀薄，氣壓低減，血壓高的，心臟弱的人，有暈厥之虞；體格強壯的也難免頭眩和嘔吐。二、且飛機飛越以上高山時，因欲減低飛行高度，常穿行雪山間，（有時傍着山邊走，有時繞着山腰飛）自然很危險而又奇冷。三、經過滇緬邊境時，敵機又時出攔擊。現在作黑夜的航行，雖可減少敵機攔擊的危險，但是暗中摸索，又增加了易於迷途等困難。（雖然沿途有無線電站與機上的無線電呼應着）所以在昆明上飛機時，大家不免暗自担心。可是起飛後全機漆黑，在黑暗中靜坐，不多時也便都入睡了。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一覺醒來，機聲軋軋，飛機仍在黑暗中邁進，但因夜深，又高飛，機上未備毛毯，背靠金屬機窗，冷澈骨髓，雙足且僵凍不能動，祇得以毛巾裹頭，袖雙手，踏雙足，活動血液，鼓起熱力，強作抵抗而已。然已轉側不能再入睡。平時所謂駕雲而行，飄神仙生涯，確乎可羨，但像今天這樣的苦凍，覺覺畢竟地上是天堂，天上反是地獄了。——不，只能說地上有福地，天上有天牢，今天我們是坐天牢。

我的腦海中循着以上的線索，更有以下的思緒縈繞着：

我們人類乃是地面之動物，我們的生活，原是以土地為基礎的，雖然以我們人類的聰明可以潛行海底，可以翱翔天空，但是我們一切衣食所需，仍大部分仰給於地面，所以政治的着眼點，仍應從土地開始，所以最要緊的是要使地上成天堂，國土皆福地，天空中的神仙生活，不過錦上添花而已。然而制空即能制敵，時至今日，坐上飛機已不是享受神仙的生活，而是担負神聖的工作了。用以運輸的是飛機，用以擾亂敵人後方的是飛機，用以決戰，分別最後勝負的也是飛機。同盟國的所以有最後勝利的把握，因為飛機的性能強，飛機的產量大，逐漸壓倒軸心國，能獲得制空權是一個最大的因素。我們不是為享受神仙生活而來的，我們各負着神聖的使命，照孟子的說法，我們正需要忍苦耐勞的訓練哩！

旋有稀微的晨光，透進機窗，隱約間見鄰座均未醒，只一個稚氣少年，似乎正在張着紙袋嘔吐。一會兒天已逐漸明亮，同機者一一醒來，均縮頭聳肩，大呼冷煞。

大理的洱海點蒼山，天塹似的怒江，和瀾滄江，盤曲在高黎貢山高峯間的滇緬公路，去年都給我留有甚深的印象。此次都在黑暗的夜航中飛越過去了，未曾給我重睹一面的機緣。我想此時飛機在雪線以上的高空飛行，一定可以俯瞰野人山或喜馬拉雅山的山頭積雪，下面嶺峯間一定瀰漫着皚皚的白雪，雪線邊緣，則流着閃光的冰川，雪線以下，有稀疏的樹木生長在赤裸的岩石間，再下面雲層則更舒展在下面深淵似的山谷裏。那知探首向窗外細看，飛機却在海灘上低飛。機左是大海，機右有高山，機下為傾斜的沙灘。晨曦中海平如鏡，一望無垠。私念酣睡機上，何時過丁江？竟未知之，既抵海濱，當離加爾各答已不遠。

既而飛機仍行亂山間，正怪異尚未見沃野，未見城鎮，何以機行已更低，忽見窗外一片平曠，機身即着地溜滑，穿入縱橫密集的機羣中去。

停機相間，詢係丁江機場，但丁江在阿薩密北部，何以頃間飛機曾沿海岸飛行，使人迷惑莫名。細思頃間飛機高飛，或正繞飛山腰，機左大海，實在仍是雲海，不過在曙光中不能辨認耳。

時已七時許，朝暾和煦，一如大地回春，暖意沁人，頓覺舒適，旅客均下機略事活動。因意識到我們已步履印土，聯想到從前玄奘偷渡玉門關隻身西行，既橫越戈壁大沙漠，又攀登雪山絕壁，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始抵天竺，去年遠征軍自緬撤退，循河道亦足涉水前進，方得抵印，今我等半夜受凍，即入印境，實不足言辛苦。昭華兄暈機最烈，下機時亦面現喜色，難關已過，機上生活，亦漸能忍受。他原擬到達丁江後改變行程，乘火車赴加，至此亦將原意打消，鼓勇仍坐原機。

五　自丁江至加爾各答

八時離丁江，女招待員捧出點心，分發乘客，我華人之敢於接納者甚少。余嘗喫牛肉數片，餃子兩隻，水菓兩份，食慾亢進。昭華兄稱羨之意，露於形色。（機聲中不易談話，故機上旅客談話機會甚少。）稚少年未進點心，仍頻頻作嘔吐聲。

張公使出示所佩鋼筆，筆頭墨水盈溢，昭華兄驗之亦然

墨水既涸，再作機窗之遠眺。時山作赭色，山澗滿山流，白練條條，閃光耀目，但一路尚荒無人烟。其後窗外又有白雲朵朵，如汽球之定息於空中。不久，飛機又行雲層上，雲海美景，再呈目前。

機身最易傳熱，不能保持機內溫度，夜航時冷氣澈骨，此時陽光射機上，機內卽悶熱，余因將機窗上圓形透明小蓋取下，享受空穴來風。對面一西人因悶熱而瞌睡，朦朧中見余所爲，亦將彼身後小圓蓋取下，以通空氣，一面仍持續搖擺作大小點頭工作，（瞌睡）不意對面機窗空氣向外流，不數分鐘，外流空氣，仍將小圓蓋吸起，於是小圓蓋在洞口竟作舞蹈表演，其急促之步武聲與機聲相應。西人一個大點頭醒過來，只得仍將小圓蓋塞上。

正機窗納涼，閒看西人大小點頭間，窗外葱綠中忽現白光一道，視之，飛機正沿一大河流南行，沿途漸呈平原景象。這條大河，想來就是布拉馬普特拉河，就是它的上游在我國西藏境內叫雅魯藏布江，它的下游，在加爾各答附近與恆河會合入海的。它與恆河和印度河並稱印度三大河流。印度的肥沃，卽受這三大河流之賜。

十一時半，窗外田園茅舍，歷歷如繪，並有鐵路一線，蜿蜒其間，已抵印度沃土。

十二時許（我的錶還是重慶時間，加爾各答時間，尚不到十二時）窗外洋屋三五成羣，散見林木間，印度第一大都會加爾各答已在望。一簇灰白色的屋頂，綿延天際，如佛頭之放光。女招待員報告航程將終。於是乘客紛紛收拾手邊應用物品，梳髮整衣，準備下機。西洋女客，更就座上當衆點唇畫眉，對鏡敷粉，特別講究。

下機後熱氣逼人，加城溽暑尚未退。鄺隨領來接機，告訴我李領事已在大東相候。張公使與劉副領坐領館車行，我們就坐公司車進城辦入境手續，領取行李。飛機本來規定昨日當天到達加城的，我們在大東旅館預定的房間，因昨日未到，今天已無法再開，卽由李領事導至勃洛惠飯店（Broadway）下榻。

靳以著長篇

前夕

第一部：〇九四・五元
第二部：一〇一・五元
第三部：一二六・〇元

在這個長篇裏，我企圖描寫的不祇是瑣細的家事，兒女的私情，是什麼？是驚心動魄的，新生的一代在戰烟烽火中的一串艱辛的經歷，年青男女在這時代印下了他們和她們英俊的面影，這些家庭里面的男女，勇敢地從狹小的個人圈子，走到了廣闊自由的天地；我們看着他們工作，也看見他們戀愛，然而我們呼吸的是健康的。

C・白朗底女士作
李霽野譯
簡・愛
全書已付排卽可印出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民國路二十一號

五二一〇五九

黔陽行

輝光

黔陽，是湘西一個古老而又偏僻的縣份，它的縣城相傳係唐時所建，因此充分表顯出古老的姿態。相傳「一片冰心在玉壺」這句詩產生於此角落，乃係王昌齡被流放於此地任龍標尉送客於縣城外之芙蓉樓所作。從地圖上可以看見這個縣份位於湘西之邊陲，與同省之芷江，會同，武岡及貴州省之天柱，錦屏諸縣交界。縣城位於撫水及渠水清江之合流口，會合成洪江，再入沅水，經辰谿，沅陵，常德而入洞庭湖。縣城所在之形勢儼然似宜昌城，因它位於兩條水的交叉口、對岸是峭壁，江中之木船類似長江之輪船，城外臨江也有幾條街及碼頭，城之位置亦在逆水而上之右岸，城內的幾條街也都是石板所鋪，除規模較小外，是十分酷似逆長江而上右岸之宜昌。這個縣份中只產米谷，雜糧，木材，竹，土法開採少量的煤及鐵，並沒有值得十分注意的價值。再由於交通之不便利，來往客商亦少，商業既不茂盛，工業又不發達，更非政治軍事重地，致使縣城仍然保持着十八世紀式的風尙；若不是還有長途電話有線電報等若干新式用具或建設在境，真可以說它與現代文明絕了緣。雖然它是如此，但還能使到過此地的人的腦中留一深刻之印象，而且還能發生一點感想，無非因爲這古城很清潔安靜，能給予奔走之旅行者一些安慰，而它唯一的著名古蹟芙蓉樓——即王昌齡送客處，也給遊歷者一些感慨；更由於縣城內二年來成立的四個小小紡織廠之奮鬥成功，參觀者更多一些興奮。抱着安慰、感慨，興奮之心理，將所見作爲報導，願意使未到此地者知道一個它的概況。

由學校畢業出來後實習於洪江鎮郊外之某校工廠之餘暇，作四日之短期旅行，結果到黔陽縣跑了一趟。這個動機一方面因它離洪江只六十華里很近的緣故，另一方面因爲這縣份有芙蓉樓古蹟想觀此[illegible]一番。同行者共同學三人，由於彼此感情之融洽及互親互助，旅行中，更感到無限精神上之快樂。現以日記方式將四日經過及所見寫在後面。

第一日上午開始準備一切。因爲預備由洪江鎮步行而去，所以在下午乘車由郊外九公里之在頭村往洪江，每人所帶之行裝是內衣兩套，長外衣一套，短夏裝外衣一套，襪一雙及其他零用品等。決定一律在旅館內住宿並用其被具，所以不帶被或毯。下午六時乘上某校之交通車開動時，天已驟變，大家一致期望早點抵達洪江鎮，因爲所乘之柴油車是沒有車棚的，設若一場大雨下來，全要變成落湯雞了，事實上，確是使我們變成道地的水雞了。情形是這樣的，當車開了兩三公里後，前面遇見一輛木炭車，這輛木炭車走得比牛快不了多少，但他偏偏又不肯讓車，致使我們的車無法加油開快。余急抽筆視之，則已涸之筆，居然亦有墨水，因就機上作日記，竟四頁而復涸。

，老跟在後面。如此時間一耽誤，兩點開始下來。前車真缺德，自己不行還要害人，總不肯讓車，我們無法，受此天賦之淋浴，而這種穿着衣服之淋浴可真不痛快。到了洪江，雨方變小，身上是全濕透了，天黑的很，店家都已點起燈火，洪江鎮是湘西有名的商業、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木材桐油及湘西各縣貨物會集於此，交易數字宏大，全國各大銀行均於此地設分行或辦事處。有某校及幾個省立私立中等學校及書局。街上相當繁華，旅館及飯館當然是很多了，不過來往人也多，所以我們還碰了幾家釘子，最後住在洪江大旅社。這個旅社算是第一流的，具有飯食設備，二層樓，房間尚大。是夜點蚊香，對蚊蟲算是防禦了，可是臭蟲卻無法制之，因之次日精神極不興奮。

第二日——五時便醒，看看天還不壞，很有轉晴之可能，便準備一切。六時出了旅社門經大街順洪江向上游之左岸走去。街上尚未開市，但菜市及小食店很熱鬧。太陽漸升起，陽光溫和的照耀着，射在身上一點也不感到焦熱或討厭，反感到溫柔。微風和藹的吹到身上。山是被濃綠的樹蓋滿了，與江中之綠水襯出十分配合的五彩風景畫，尤其是山頂，被陽光照得輝煌燦爛。走了十里路，到一小街，名王家店，一百多戶人家分了兩排住在街之兩旁，街之寬可以容五個人並排而行，街上除了住家，有十家左右中伙舖。中伙舖是備有一間大屋做寢房，另外在門口擺幾樣菜，另外有論碗賣飯的飯，大約一塊錢一碗，我們有兩碗便可以吃飽了，菜則隨便要，但素菜自一元起碼，葷菜自三元起碼，它們的對象多半是農民及小販，出街見一分路口，有指路碑說明，左走會同，右走黔陽。這時陽光溫度漸高，我們漸討厭它了。一氣又走了廿五里，這時一共算是走了三十五里，到了新店。這街有一百多公尺長，約二百戶人家，有一家郵政代辦所。此處正是依山臨水，來往必經之地，水陸兩路過客，都在此打尖，因之，這裏的館子大了一點，家數也多。另外有幾家雜貨店，四五家肉案子，雞鴨也都有。所有店家全用老秤。我們來回徘徊三次，選了那家有郵政代辦所的館子吃了午飯，下午一時又起程，這一路上遇見人不多，路真也不好走，天公又不成人之美，猛然來了陣雨，幸避得快。陣雨過後，馬上趕路，隨着猛烈的太陽又出來，走不幾里，又遇陣雨，弄得人啼笑皆非。可是希望心愈來愈大，因問附近人家，黔陽就在眼前；雨後的這個城，如同模型一般放在江對岸。我們路不熟，明明山下就是碼頭可以渡過去，但卻想找大碼頭，這一來順着山坡多走了四五里路，但尚值得。因為所走之路在山傍相當高，很清楚的把對岸情勢看了一個清楚。給我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是：「這不是宜昌嗎？」江面約寬四五百公尺，因在枯水期水流尚不太激，木船渡江二十分鐘左右便到了對岸。一片大沙灘橫舖在江邊，幾隻木船在修理。沙灘約百米來寬，幾個通街的口子都是在數十級的石坡上，上坡後轉兩個小灣，便見城門在望，此為正南門，進去便是大街，街為石板路，經雨洗十分清潔。本城只有大旅館三家，首者為黔陽大旅社，次者為湘黔旅社，皆在下南門附近，另有較次之交通旅社在城外。一路便走向下南門，進黔陽旅社一看，房間尚可，便佔了兩間，每間有一個大床，兩張八仙桌，一個洗臉盆架及一個掛衣架，兩個茶几及七八個帶靠背或

無靠背的椅子，此外還有一個睡椅，日費十一元，總還算便宜。休息了一點鐘左右，便出去解決肚子問題。這座城只有四條主要的正街及幾條小巷而已，所以不上半點鐘，便走遍了全城的街道，但始終未發見大一點的生意興隆的飯館。經過一家東園飯館看看較為整潔，於是便決定在此家先解決一頓再說。客飯十五元一客，較洪江十八元一客便宜，可是也不及其豐美。回旅館後不久已經是點燈時候了，又跑到街上轉一個圈子。此地之城係唐時所建，縣紅石塊所築，高僅約丈五，寬約一丈，城上除建有門樓，碉堡外，全是青草了。城有五門；東門，西門（現改為中正門），南門，下南門，及北門，西門至南門，下南門外全係濱江，其他則否。原先盜匪遍地密佈，抗戰後，經國軍圍剿，又軍校之特訓班曾駐此二三年，地方漸次安定，今可稱太平世界。待晚夜市不盛，八時左右街上已沒有交易了，到了九點鐘左右，連城門都關了，的確是蕭條的很。這裏和洪江相反，蚊子十分厲害，可是半個臭虫都沒有，所幸有蚊帳。

第三日——今天是逢場，四鄉老百姓全來出售他們的物品或者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街上的店也早開應市。北門一帶最熱鬧，因為那是屬於吃的市場，菜啊，肉啊，雞鴨啊，雜糧啊，肩擔子的小零食擔子啊，各色各樣，男女老少擠得水洩不通。在城之中央，比較清靜一點，這一帶是布匹及各項用具的市場。雞二十二元一斤，鴨十二元八，魚十八元，豬肉二十元，蛋二元一個，在國內恐怕是最便易的吧！我們買了一隻兩斤來重的肥母雞，割了斤豬肉，又買了一斤番茄（他們叫洋辣子），提到昨天吃過飯的那家東園飯館，叫他們燉上，準備晚上來吃。出中正門便到了中山公園，這公園只不過沿江邊及城牆修一段馬路，兩旁種樹栽花而已，有一座抗戰陣亡烈士碑及七七紀念亭做了最出色的點綴品，另外在一所舊祠堂內改修一下，成為花圃及忠烈祠，乃特訓班在此時所建。順着城牆向北走，也就是向城之西北角走，便可以到一所大宅，大門外有石級可上，門外掛有「黔陽縣立民衆教育館」招牌，進門後右轉，當前突現一座宮殿式大樓房，樓紅色，係二層，上層有橫匾高掛，上書「芙蓉樓」三大字，下層亦有同樣一匾，但書「春山明月」四大字，下層樓周圍有欄，欄之內佈滿大小石碑，滿刻名人詩詞，另外有幾付木製對聯，茲擇尤錄其三：

地以人傳，千載芙蓉今尚在；
我生公後，一江煙雨客歸來。

睥睨天際風雲，好拓襟懷千載跡，
管領樓頭景物，爭唱龍標七字詩。

幾輩昔登臨，客送平明，人來半月；
三間新結構，圖依翠籐，樓傍紅蕖。

樓之下層為民教館之圖書室，內部除幾份本年雜誌外，有萬有文庫一部，另外有抗戰通俗小叢書及額外書若干，報紙四五份。樓上是閱書室，但現充職員宿舍，來此閱書者大概無幾，樓因常修，尚稱完整堅固。樓後有一荷花池，池畔有屋三間，中供王少伯牌位，池右又有小樓一座，現充附設小學之教室。再右一段牆有走廊，其中亦為碑石所佔，由修建此址之紀事碑為導，有碑十餘座。池之左後，有玉壺亭，亭內有二碑，其一有二大字「浮玉」係浮梁黃瑜摹刻，另一

有十式片大心在玉質上之篆字，係桂林羅[illegible][illegible]王步陶諸字[illegible]篆之以誌欽佩，其形如左：



院內樹木尚多，除柚子樹外，別有芙蓉樹數株，看其景像，無人經營，所以看沒有欣欣向榮之氣。很出名之芙蓉樓古蹟不上二小時已經看得無可再看了，便返城內。本縣只出產米谷雜糧，及少量菸草，土法開採之煤，出產量亦甚少，銀行僅有湖南省銀行設辦事處於此。但近二年來本縣產生了四家小工廠，皆為紡織業，其規模最宏大者為縣府與人民合營之民生染織廠，次為私營之惠民婦女工廠，再次為私營之勝利、舜義二家紡織廠。民生染織廠歷史：三十一年二月開縣府由公賣棉紗盈利一萬二千元，再將濟貧民工廠之資產折合四千元為基金，由洪江購木製織布機於現址開工，經兩次擴充，加股十餘萬元，迄今營業情形日振，總計廠之固定及活動資金共約五十萬元。目下成品除供本縣銷用外，並遠銷於洪江等附近數縣，甚至有批發至貴陽辰谿者，平均月產各項布匹約三百匹，毛巾百餘打，襪近百打，頗有供不應求之勢，現正擬擇交通較便，近水源之地，另建廠址，擴補增購充設備，改良出品。該廠目下全係半手工半機械式，分四部。紡紗部，工作人數約卅人，彈花機一部（約三千元），紡紗機廿部（約六百元一部），毛搖紡紗機數架。目下自產之紗僅足應本廠需用之半數而已。

染織部：工作人數約十餘，木製染桶有大口，滾鍋二口，晒場一，室內晒場一（陰雨天用）。目下之染料洲路貨，花紋布或紗好之紗先染線再織，普通色布係織好成匹再染。

紡織部：工作人數約卅餘，木製紡織機二十架（每架約五百元），織毛巾機數部，出品有仿咖嘰布，各種布呢，花條布，斜紋布，各色布，每匹五丈，日產約十匹。

織襪部，工作人數僅數人，舊織襪機十部（約半數完好），舊毛織機一部（目下不動）而已。

大略看過一遍，復再詢得，目下全賴幾位老工人之經驗，出品尚能耐用美觀。其他工作人員多招女工先經訓練，城內有門市營業處一，布價自九百元至千八百元一匹，毛巾自二百元至五百元左右，襪每打二百至四百左右。晚間再至惠民婦女工廠調查，得知係由三婦女主辦，有工作人約卅，以紡織為主，銷路不及民生廠。順便得到勝利濟義二廠均規模甚小，皆為工人廿餘人，織布機及紡織機十餘部而已，時已晚，未及參觀。關於本縣之文化狀況如下：學校最高級者為縣立簡易師範並附設初級中學，位[illegible]城外，就城隍某廟宇，校史不過五六年，學生二三百人。城內之小學有本城之中心小學，縣保小學，私立鼎新小學，縣立中山小學，私立惠民適中小學等。正式大書店可以說沒有，僅有現代書報社，自去年始代售復興小學教科書，另有紙店五六家，間或代買雜誌文具等，營業皆不振。縣府出版四開黔陽日報一種，由縣府經營之印刷店以小型鉛印機印刷，大約千份左右，內容多係縣府之公告或轉載新聞等。外來之報紙以洪江之西南日

報，芷江（中央日報數種爲限。綜計本城之商店以雜貨店最多，布店，洋貨店次之，再次爲紙煙店（有十餘家，皆爲北邊來之難民或榮譽軍人所開，用手工製造），瓷器店，飯館等，銀樓有三四家，照像館一家（多營投考學生之登記照或公務員之照）。物價除吃食品較便宜外，餘皆因依賴外來而貴。

第四日——五時起，整行裝，清房費，前往江邊沙灘，正好。[illegible]起行，便上去，順水而下，黔陽漸慢慢消失了。船上約有乘客廿餘，每人票費十五元，到洪江爲止。與同船交談，得知此段下水共經六灘，按次序爲牛屎灘，甕水灘，楊柳灘，狗爬岩，鷺子灘，連洲灘六灘；其中以狗爬岩最險，暗礁甚多，水道窄而急，船經此不慎失事者不勝枚舉，尤其風雨之日更甚。抗戰後曾有軍火船某夜停於此，是夜岸上有小廟內鞭炮聲不絕於耳，大引爲奇，次日此船未過此灘即沉，此事曾引起附近居民之迷[illegible]。船以十七八里之時速下行，不及四時安抵洪江。後乘[illegible]。

旅黔雜綴

柴驥陸

鷄㙡菌

鷄㙡菌，是在貴州出的一種食品，不妨談一談：

貴州因爲地氣的關係，出產菌類很多，大小不一，最大的有像盤碟的，重到一二斤，色澤也各不同，除白色，黑色，灰色之外，有紫色，紅色，綠色等等各種顏色，大概有奇異色澤的都有毒，便是平常的菌，不經當地人指導，也不宜隨便吃，因爲也許是有毒的。最大的一種名「羊肚菌」，潔白如雲，其味極美；最小一種名「茅草菌」，一稱「鷄㙡菌」。田蒙齋書上說：

「鷄㙡菌」，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形如蓋，移晷則紛披如鷄羽；故曰：『鷄』，以其從土出故曰：『㙡』，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滇以永昌，蒙自爲盛，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如滇。……集韻：㙡，土菌也，高脚而斂足，菌形如之。」

但是今本集韻「㙡」字下面，並無土菌的解釋；潘之恒廣菌譜，陳仁錫潛確類書，都寫作「鷄㙡」；惟郎瑛的七脩類稿作「鷄宗」，其解釋也不同。吳臞翁在黔語上說：

「其尤佳者曰「鷄㙡」，莖長而色尤白，産安順，威寧者，興義產亞」。

從此可知，其名字應作「鷄㙡」，貴州出產的雖好，尚不及雲南；但「紫者可茹，白能傷人」却並不確，我們現在所吃的，大部是白色或帶灰色的，已足可證明了。

明熹宗愛吃鷄㙡菌，每年由驛站遞送到北京，惟分賜給客魏，雖張皇后也吃不到；此事載在湘潭張紫峴（九起）詩的小註內，這是鷄㙡菌惟一故事。張詩附錄於次：「翠雛飛輦鄭騎遙，中貂分賜笑前朝；金盤玉筯成何事？只丘山廚伴寂寥！」

從場口到寧都

——五月流離記之一

萬千

「近閱桂林版的大公報，見有秦××之作品，此君身體奇劣，竟亦闖關內來，殊出意外……。」

這是我的老同事梅先生在本年三月中寫給另一老同事周先生的信內的一段。他說我「身體奇劣」，雖然有些過火，可是這十年來，我的健康確是經常地為兩種痼疾所威脅着，以致精神總比別人差些，苦處是一些不能吃，所以老朋友知道「闖關內來」，不免就要說「殊出意外」了。

我的第一種痼疾是胃病，午飯平均吃一碗至一碗半，晚飯非粥不可，吃了別的東西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還覺得非常飽滿；進食稍一大意，便要整天的打噎，甚至不住的吐涎水——一種似乎非吐不可的帶甜味的涎水。如果不就吃一些藥品，接下去很可能三四天不吃東西。這不是已經很夠受嗎？但第二種痼疾却還要凶，那就是失眠。在上海，我一直過的是鄉居生活，晚上九點鐘睡覺，——朋友倪哲存兄的太太錫我以 Early Sleeper 的雅號——清早六點鐘起身，破壞了這個規定，便非得在床上翻騰半夜不可。（我往往為了要看好戲而忍受通宵的失眠）有時候心裏不大安定，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在想着，那末即使依照規定，九點鐘熄燈上床，也不用想在十二點以前睡熟。並且我不能換生床，即使在家裏，搬了一間房也睡不着；四圍更不能有大的聲息，鄰居張醫生家的「夜麻將」，幾乎送我進醫院。像這樣的一個人，要「闖關內來」，確是不很容易的事，更無怪別人要說：「殊出意外」了！

但我畢竟不是一個老人，而且也和大家一樣的熱愛着祖國，沒有準備[illegible]，因此，身體儘管比較差，心頭的一點光明終於把我導[illegible]了大後方來。

走出陷區我所到達的第一個較大的市鎮，就是現在已經名聞全國的場口，它的位置就在杭州西南方，相距約六七十里，是富陽縣所轄的一個小鎮；其沿革及人口等等，這裏不必亂寫，祇知道我到的時候，鎮上已經相當熱鬧，有很大的米舖和百貨店等等，只是沒有一家可以教人安睡的旅館。

沒有旅館，那就只有另想別法，幸而同行的某君人頭很熟，不消頓飯工夫，便找到了兩所宿處，都是當地的商號，一處是聯記行，一處是同益行。我就住在同益行內。居停主人是一位汪先生，杭州商界巨子，到目前還在上海，杭州兩地開着四五家鋪子，場口這家同益行是他本人和眷屬寄寓的所在，兼做一些經紀生意。他的性格很樸實，對我們並無近於做作的殷勤，只收拾一間很潔淨的空房子，讓我們自己安

頓在裏面。

其他一家遊記行的主人提起來可就話長啦！原來他便是以前做過杭州市長，現任賑委會委員主持第三戰區賑濟的趙志游先生，趙先生很熱心話劇，辦過幾次劇團，我也勉強可以算得是一個話劇界的從業員，可是不巧得很，幾年來不曾有機會見面，直到在場口經S君介紹，才得欣然把晤。

趙先生是一位態度非常和藹的老先生，布衣布鞋，絲毫沒有所謂「官紳」的氣派，滿頭白髮，更教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容易親近的長者；要不是他手裏提着一支手杖，那末他在場口街上走，就決不會有人猜到他是政府所派的委員。跟隨常在一起的便是他的一位年輕而能幹的夫人。

到場口的第一個中午，我們同在一家由廟宇所改造的餐館裏吃飯，一面剝瓜子，一面隨便談論着上海話劇界的近況。他對於姚×的態度表示很惋惜，對於我們在長沙演出的「秋海棠」也根據他所聽到的話作了許多的批評，都非常剴切。末了我提到我們那位怪可憐小妹妹，英子的肺病，也累他皺了好一會的眉毛。

第二天上午，就在趙先生和趙太太的導引下，我們一行七個大人和兩個小孩子居然爬登了一座風景很好的小山。山腰有一所中心小學，頂上有一座寺院，裏面雜亂無章地供着許多神像，沒有什麼值得記憶的，倒是和尚泡出來的綠茶色香味俱佳，喝着很痛快；而趙太太所帶的二十幾個圓橙，更特別的甘美，主人鋼刀揮處，客人便來不及的搶着吃，不到十分鐘，桌子上就祗剩零亂的橙皮了。

當坐在廟裏休息的時候，趙先生問我一路上可有什麼感想沒有？我告訴他說兩天前到達大荒鎮，看到第一個英姿挺颯的武裝同志，我真想立刻撲上前去和他擁抱，結果雖然沒有這樣做，但我確曾以充滿着熱愛的目光貪婪地向他注視了好一會。

「只是各地的公共衛生還是那樣漫不加意，否則這裏一帶的腦膜炎，何至如此猖獗了！」我不勝感慨地說。

於是好幾位的談鋒都被吸引到了這一個問題上來，不過多數人的見解總以爲這是太窮的關係，祗有我和趙先生却不這樣想，我們覺得關鍵不在有錢沒有錢，而在肯幹不肯幹。（這一點是可以把贛州和衡陽，桂林各地比較而得到確證的）因爲公共衛生中最重要的祗有三點：（一）溝渠的開掘和疏浚，（二）糞便和垃圾合宜的處置，（三）飲水的清潔與消毒。這三種工作，都不必化多少錢，只要大家肯出力氣同時還有持久的恆心，無論那一處小地方都辦得到。至於怎樣着手辦的方式，我和趙先生的見解便略有不同：趙先生主張先在各縣選定一區或一村一鎮，認真辦理公共衛生，俟有成績時，再教附近各區村鎮的負責人去觀摩，以便仿行。這方法也很好，不過我嫌它慢一些，我以爲不妨發動國民義務勞動服役，大家痛痛快快的幹一番，以後的經常工作，可規定賞罰條例，由保甲長嚴格督促執行。

「你們大可去上條陳！」好像是趙太太這樣說。

我倒是真有此心，事實上後來也特此寫過一篇東西，在報上發表，可是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許需要大家注意的問題太多，故無暇及此了。

發過這番大議論後的翌日，趙先生曾自己來約我去吃晚飯

，我當然請求他不必多所破費，如果要專爲討論「公共衛生」問題，立刻坐下來就行。

「不」，他說：「今晚我們本來有個約會，順便給你介紹一位太史公，一位學問非常淵博的老教授，而且還是你的熟友傅東華的老兄。」

我聽到當地有這樣的一位人物，自然樂于一見，便欣然應諾。當天傍晚六點鐘模樣，趙先生和趙太太來了，他們說吃飯在馬山一位朋友家裏，恐怕我們找不到，所以來邀我同去，我一面道謝，一面忙着穿起衣服來準備走路。

「慢一些，我們等等太史公！」趙先生微笑着說。心裏倒是老大一怔，暗想：「怎麼！太史公也住在同鎮行嗎？」

後來太史公踱出來，果然就是睡在我們鄰室一張板舖上的那位不修邊幅的老先生。

經介紹後，才知道這位太史公姓王，紹興望族，曾在北大教過十幾年的書，現在也是參政員之一。東華兄是他最小的一位弟弟，排行第五，（或第七，記不清了）因已出嗣異家，所以改姓傅。

王太史公是一位極健談的老先生，在去馬山的路上，便告訴了我許多有關他身上以及從前他在北大教書時的種種情形，使我深深地受了他的坦率與眞摯底感動。除掉這樣的老前輩以外，現在已經很難碰到胸無城府的人了。

所謂馬山並不是一座山，而是離場口鎮約三四華里的一個小村落，從場口去，先要乘船渡過一條很闊的河，然後打狹狹的陌上穿越田野走過去，一路聞着大地的氣息。

、主人和客人同樣的洒脫，趙先生既沒有告訴我究竟要上那一位朋友家裏去吃飯，我也並不向他詢問，只理會到跟他走必有飯吃。後來終於走到了。

「哦！這是誰的家啊！」想不到在那麼偏僻的小村裏，竟有如許大的一座屋子；黑漆大牆門，烏光閃閃，中央釘着黃澄澄的獸環，顯得氣象非凡，要不是主人已經迎出來，說眞的，我的腳簡直不敢擅進去。

主人倒並不像屋子那樣的威儀赫奕，而是兩位不修邊幅，舉止隨便的中年人。

可怪趙先生還不替我介紹。

走進大門，穿過一條散石舖的甬道，先瞧見兩三間側屋，然後來到一座又高又大的大廳裏；粗壯的圓柱，平滑的方磚配上幾幅七八尺長的名人所寫或畫的大中堂，使你立刻可以連想到主人的身份。

然而現在我們見到的兩位主人顯然決不是這些房屋的創業者，因爲他們的態度和舉止已經很明確地告訴我他們不是這一類人了。

太史公也不慣拘束，主張還是先到廂屋裏去坐一會。

直到走進廂屋，趙先生才想起應該爲我們主人介紹，可惜，我的記憶力太錯，至今只記住了他們的尊姓，而把他們賢昆仲的大名全忘記了。——眞是一件憾事。

我們坐的那間廂屋是周二先生的休憩室，牆上有兩件東西很有力地說明了主人的愛好，就是一把京胡和一張兩位小弟弟所拍的戲照。後來我更從周二先生的談話裏，發現他不僅愛好京戲，便是對於話劇，也是一個熱心的擁護者。

晚餐並沒有什麼特色，是一席普通鄉間常備的酒菜，倒是主人另添的幾色家肴，非常清新可口。

王太史始終是健談的一位，在席上至少講了十個故事。飯後趙先生和周氏昆仲另有一些正事商量，我和王太史公便坐在周二先生那間休息室裏，恣意高談，從戲劇一直談到佛經了，先後幾達三小時，說實話，我的肚子幾乎掏空了。

最後，由周二先生操琴，聽王太史唱了一段「三娘教子」，我也勉強喊了四句西皮原板——平生志氣運未通。據趙先生後來告訴我說，太史公認為我的唱簡直「不堪領教」，倒是對於中國戲劇過去和現在的一切，知道得相當的多，為常人所不及。我聽了不覺大喜若狂。

我們回場口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但路上王太史還興趣無倦意，又和趙先生暢談大局的趨向；他認為要徹底擊敗敵人，非在我國本土決戰不可，而要在我國決戰，又非得有強大的盟軍部隊在沿海登陸不可。今日觀之，這個論斷眞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正確性。

這一晚是我不能忘記的，而王太史所給我的印象，更無法磨滅。

我們於二月底離開場口，搭的是一條自雇的小船，船上起居很舒服，親戚某太太擔任煮飯工作，菜燒得很可口，每個人都增加了飯量。早上和午後大家輪流着躺在船頭上晒太陽，興來時不管大人或孩子，都會不自覺地高唱起來，唱得好，大家拍手，唱得太刺耳了，大家便是一陣大笑。那四天工夫眞是我這一次長期流離中最舒服的日子。

船到淳安，我們便中途變計，一面暫在船上休息，一面趕緊接洽上曲江去的公路車，這件工作可眞不容易，足足奔走了六天，才講定一輛商車，由我們以八萬元的代價，轉租半輛車的地位，同去曲江。

淳安本是一個小縣，現在因為戰局的關係，才漸漸變得重要起來，縣城裏辦得有一所很不差的縣立中學，約可容納學生五六百人。當地並無名勝，只隔江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所海公祠，祀的就是「大紅袍」裏的海瑞海老先生，不知何故？（懶得考證，也許海老先生原籍就是淳安，或曾在那裏做過官吧？）

從淳安到上饒的公路，其後半截幾乎是和鐵路平行的。這裏所說的鐵路，就是浙贛鐵路，雖然它所保存的已僅上饒到江山那麼很短的一段，但在敵寇窺伺，材料匱乏的不利情況之下，至今還能逐日通車，使我們實在不能不佩服該路員工的堅毅不拔的精神。

我們本不預備在上饒逗留，可是車輛損壞，非歇兩天不成，便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巡遊上饒的機會，其時距離敵騎的蹂躪已將三載，砲火所留下的跡象很少再可以看到了。大街上還有不少的新鋪子在開張，彷彿很繁榮似的。物價在這裏相當的低，雞子一枚不過三四元。

這天的傍晚，為了洗浴的慾望，走進本地一家所謂大浴室去洗澡，瞧了浴池的情形，簡直不敢下水，後來果然發現，那座是一位混身長着疥瘡的浴客，正低着頭，浸在汽油燈下擦油膏。偉哉！中國人「以身試病」的大無畏的勇氣！

第三天，車發南城，到時已經薄暮了。

五二一〇六八

三十年的浙東之役，南城給倭寇燒殺得最慘，據說留下的屋子全城不足二十間，直到此刻，還是滿目瘡痍。晚餐後我和W君徘徊在附近的一堆廢墟下，那裏大概是座廟宇的遺址，二十多級石級和幾根粗壯的石柱至今猶存，矗立在瓦礫堆中，望去眞像我們在照片上所見的滂貝古城。那晚恰逢月圓，淡銀色的月光照着這些斷垣殘壁，更增加了淒清的氣氛。我禁不住想到了茵和喬琪他們。

翌日早起，一路走回車站去，祇見沿路都是燒得上下皆空，門窗盡毀的房屋，地上的磚瓦堆裏，還可以看到這些被毀了家的老人們所遺下的破鋼碎壺，玻璃瓶和一切日用的東西，使你立刻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損失的慘重。

這些都是必須清算的血帳，倭子們！

好幾天以前，老於旅行的S君已經預示我們，祇要車到南豐，我們便可以飽吃一頓「全球無二」的南豐小蜜橘，而我們今天却正好經過南豐。

離南豐一二十里路，便看見許多橘樹，他們的葉子細而密，作墨綠色，枝幹並不高大，是一種灌木類的常綠樹。所產的橘子很小，祇有胡桃那麼大小，皮非常的薄，汁甜而不酸，吃到嘴裏眞是一些渣都沒有，可惜因為皮太薄，不能久藏，更無法遠運。我們到的那天是三月十日，橘汛將過，但售價則反而高漲，賣橘的人用松針襯在小竹簍裏，裝滿一簍，至少就得一百塊錢；我吃得上了勁，竟於半日內獨盡兩簍，為生平吃橘子來最痛快的一次。

將來戰事結束以後，我很希望有一兩位資本家肯投下若干資金，找幾個農學家合作，在南豐經營種橘事業，一方努力增加生產，一方研究包裝方法，使得這一種優良的中華特產，可以盡量的運銷到遠處去，一直無限止的發展。

午餐後離南豐續行，當天就到了寧都。

寧都的工商業並不發達，祇有若干修理汽車的工廠，而設在汽車站附近的陶陶招待所，則為行旅理想的宿處；裏面大約有四五十間房間，都很整潔，所令人引為遺憾的是侍役非常倨傲，幾乎是「有呼不應」，想不出是什麼原因。

遊覽事業叢書第一種

遊覽事業之理論與實際

宗貫棠編著

實售一二〇·〇〇元

關於遊覽事業，國內前此尚無專籍，本書作者，廣求，東西洋之遊覽書籍，悉心研討；又博覽本國史地圖籍科，訪詢於中外友朋，積年累月，始着此書，抗戰前後曾於旅行雜誌，刊載一部分，大受讀者歡迎，認為斯之創作，而仍以未窺全豹為遺憾。近乃增訂內容，釐成下篇，專論中國之遊覽事項，始成全璧，全書上下兩篇，共十四章，附錄三種；不僅為旅行家及旅行事業者之所必需，即一般社會人士，亦宜手置一編，以供參考。

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重慶中正路二〇八號

皖南紀行

朱劍農

戰爭的力量眞大，不但是經受過炮彈的地方，大大的改變了它的原形，就連遠在大後方的地方，也曾現出各種各樣的變化；淪陷區因爲交通的隔絕，我們對於那邊的情形，固然知道得很少，但是接近淪陷區的前方，因爲距離後方較遠，同時又因爲那兒的變化，常常是比較大後方多些，所以後方的人們對於前方的情形，都有一種難以捉摸的感覺。

筆者在大後方的陪都，已經住下六七年之久，這次好容易走上去向皖南的歸途。

皖南雖是我的家鄉，但是因爲交通的困難，既然有六七年沒有回去過，當然對於那邊的情形，也就隔閡得像一個異鄉人一樣。

皖南在抗戰前一二年，本來已經成了京滬鐵路和蕪徽公路杭徽公路的交通要道，所以在那時候，雖已有了繁榮的端倪，但是不幸因爲倭寇的侵戰，隨着杭州和蕪湖的失陷，以前已在皖南通車的鐵路，固然已完全撤廢，就連通車好多年的公路線，也已大部破壞。因此，今日皖南的社會情形，在後方的人看起來，確實是有點生疏了。筆者本來不善於寫遊記之類的文章，不過爲了供給後方人士得到一些關於皖南行旅的參考材料，願在此作一個簡單的紀述。

由江西去皖南現在有兩條路可通，一條是從江西的浮梁——即出產瓷器的景德鎮，穿過皖南的祁門（即以出產紅茶與瓷土著名的祁門）和黟縣直達屯溪（屯溪原爲休甯縣的一個鎮市，戰時卻成爲徽州，甚至全皖南唯一的大市鎮，這個市鎮不但成了戰時皖南唯一的交通與商業的中心，而且是唯一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一條是由上饒經過玉山、常山、淳安、威坪、深渡、歙縣而直達屯溪。前一條路線，尚有公路可通，後一條路線尚有公路可通，因此大多數去皖南的人，都是採取後一條路線；筆者這一次的行程也就是採取後一條路線的。

收復後的上饒，畢竟沒有二年以前某長官部駐在那裏時的熱鬧了。二年前，上饒本來可以搭乘公路車直達屯溪，但是現在江西省的公路局已經停辦了上饒至常山一段的公路車，浙江也已停辦了常山至威坪的一段公路車，而皖南養路處也同時宣佈了威坪至徽州之間停車。所以每一個由西南去皖南的旅客，一到了上饒，因爲沒有公路客車可搭，不免都有一點焦慮——焦慮前途的困難。筆者由建陽乘福建公路車抵達上饒時，已是黃昏時分了。因爲沿途顛簸得太厲害，進到旅館隨便吃了一兩碗飯，便躺上床鋪，反正明天不能再像江西和福建那樣，可以向公路局去購買車票了。可是有人說，某機關包車行，有小包車可以直放屯溪，於是很興奮的偕着同行的P君，奔往浙江小包車行，一進門老板娘很殷懃的接待我們，並且第一句就問我們，你們先生一共有幾位去屯溪

五二一〇七〇

？都是上屯溪辦貨去的嗎？我們隨即誠懇的答覆說是，我們同行的有兩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因公出差的。但當我們的答辭出口之後，那位老板娘，立刻換了一付面孔說：「我們的小包車每去屯溪一次需費二萬二千，你們兩位既然都是公務員，恐怕不合算吧？最好能湊成五六個人，比較合算些」。誠然，兩個當公務員的那裏出得起這樣的高價呢？結果只有垂頭喪氣的跑回我們下榻的南京飯店。為了沒有找定車子，所以一夜沒有能夠安心的睡覺。偶然之間，忽然想到泰和某憲兵隊連長介紹給此地憲兵隊某班長的一封信，翌日清晨，打起精神，抱着試探的心情與P君跑往憲兵隊去設法，運氣真巧，這時恰巧有一輛開往淳安的大貨車，正在受檢查；這位受介紹的憲兵同志，展視了我們所持的介紹信，欣然答應我們說你們乘這輛車先到淳安再設法如何？由上饒去屯溪能到淳安已算走了一大半，我們旅行的人，一向就認識到「走一步算一步」這個策略的必要，何況現在正陷於無車可搭那種沒奈何的時候，能夠以此作為到達徽州的橋樑，又何樂不為呢？縱然在上車的時候，那位恩情極大的憲兵同志，關照我們每人酌給司機二百元的木炭費，那在我們當然認為是一件最便宜的事了。車行一日，於黃昏時刻到達淳安。從前的公路汽車站，現已停止營業，一下車使我們感到惶恐的，又是明天的行車問題。公路車站雖已停止營業，但是車站旁的西園旅館仍然和從前一樣的熱烈歡迎旅客的下宿，幷出人意外地，當我們一踏進旅館的門檻，老板猜測到我們是要上徽州的，所以搶口就說，先生們的運氣真好，明天有兩輛貨車要開往屯溪！於是我們不及進晚餐，便與某一貨車的司機，商訂成交易，每人化費四百五十元，保證明天午刻，可以到達徽州。

一〇由淳安啓程，一個上午就到了徽州。一向以清潔著稱的中央旅館門口，仍然貼着歡迎來賓的標語。我這一路來在貴陽有貴陽招待所，在桂林有樂群社，在耒陽有忠愛社，在江西各地有陶陶招待所，在建陽有中南旅運社，但那些都是公營的。初走進街口（浙皖交界處）一見到皖南路政的無政府狀況，就不由然而然的聯想到，到皖南之後，再難找到乾淨的旅店了。殊不知徽州的中央旅館雖是私營的，但是這裏的設備並不遜於以上所述各省的公營旅店。鋼絲床上的一晚，多日的疲勞，差不多都已恢復了過來。照公路的時刻，由徽州開往績溪的班車是上午十時，但是等到下午二時，車子還沒有從屯溪開來，據說車子不守時刻，這是皖南公路的特色，好容易等到下午四時左右，才算搭上了車子；三十公里的路程，只行了一個半鐘點。績溪的文風在皖南雖然還算不錯，可是這裏的旅館，卻是無比的骯髒，一夜睡在床上，全未閉眼，整夜都是和臭虫跳蚤作鬥爭。第二天本想步行至旌德，因為這七十華里的路程，前半段須翻過風景著稱的大鼉嶺，所以滿想趁這機會，鑑賞一下鼉嶺的茂林修竹，但是終因一夜和臭虫跳蚤鬥爭的結果，實在有點能說而不能行了。不得已只有雇了一頂竹轎，代步而行，而沿途兩壁的山色，可飽覽無餘，亦一快事也。

一二長途的行程，這時總算回到了我的故鄉——旌德，為了要多知道一點淪陷區的情況，所以特別跑到距離陷區較近之最前線涇縣去觀光一番。戰時的旌德，誠比戰前繁榮得多，

而戰時的涇縣，却更比戰前繁榮，試探其原由，主要是這兒都是大商人由淪陷區採購貨物的要道。旌德至涇縣一路的風景眞是秀麗無比，特別是由旌德高口橋至三溪所謂石壁一帶的風景，一邊傍山，一邊倚河；右邊的山上不但有青翠戀人的矮冬青樹，而且還有各式各樣的石子。左邊的溪河，隨處都有生龍活虎似的瀑布，而某些停水的水灣，還浮游着往返不絕的魚羣。旌德至三溪我坐的黃包車，這是一條新修的小馬路，寬約一丈，剛修不久，本來是預備做單行的汽車路，最近因爲前方不太穩定，所以沒有能夠繼續再向涇縣那一方面築了。三溪距離涇縣八十華里，坐轎子一日可到，涇縣的物價雖且比別處要便宜的多，經營商業的商賈，在這裏很活躍，因爲這裏可以從淪陷區搶運物資，不過最近因爲敵人封鎖陷區物資的外流，所以一向最活躍的那批商人，現在都有點焦慮着他的「好景不常」的樣子。

涇縣是出宣紙的產地，這裏有好幾百家的宣紙槽戶，在重慶值價百元一張的宣紙，在那兒要不了十元；由涇縣往旌德這條羊腸小道上，滿路都擠滿着手推的小板車，這些小板車所載的不是涇縣出產的宣紙，就是由淪陷區輸進的布疋，不過依照最近的情勢看來，後一類的車運將要一天天稀疏了。

以上是由上饒走到皖南涇縣沿途所經過的情況，但是當我由涇縣返到上饒，因爲已經有了一次經驗，所以第二次的走法，就可以熟而取巧了。

由涇縣到旌德仍舊是坐轎子，但是我由旌德回到屯溪（因爲由皖南到上饒一定要在屯溪啓程才能搭到車），第一日是乘黃包車行一百十華里至臨溪（屬績溪縣）宿夜。說到臨溪倒也有點奇怪，據說此地的水不宜吃，如果外來的人，吃了三四個月此地的水不是頸子發腫，就是肚子發脹；所以無論是駐軍，或者是辦稅務的客地人，都不願在此地久住，臨溪是績屯段公路車所經過的地方，在這裏搭上了公路車，第一站便到徽州；徽州是產墨的地方，客車在此午飯，我利用他們進午飯的時間，一溜煙的跑進城去購墨，但是奇怪滿街都是胡開文，一個陌生人實在無法辨別何家是眞正的老牌，結果只好每家都買上一條，好帶回來作一番研究。其實他們的做法都是一樣，品質也都差不多。車行半日都已到達了皖南唯一重鎭的屯溪，戰時的屯溪的遠比戰前熱鬧得多，不但是商店和娛樂場增加了很多，而且機關衙門也增了不少，差不多中央每一個機構，都在這裏掛得有招牌。以前以爲皖南最不講究是旅館業的這一種私見，現也不能存立了。老牌的黃山和六路，固然已經有點現代化了，而最近中國旅行社承辦的皖南招待所却眞夠摩登化，不過他的接待客人，似乎有一些限制，我因爲是穿中式服裝，起初有點不受歡迎的樣子，後來查問了我的來歷，才由侍應生招待我進到了一間朝南的小洋式房間，床舖因爲是新製的，當然都很好，最使我驚奇的是牆壁上尚裝置有壁櫥，因爲這還是我十年前在日本所慣用的設備，今日偶然在此見到，實在有點不勝今昔之感。

由屯溪至上饒，雖有公路却無公路客車，所以搭車子，實在是一件傷腦筋的事。等了四天，仍然沒有可以搭乘的車子。及至第五天才算與五位同往上饒去的朋友，合起來向浙江長途小包車行，包了一輛直駛上饒。這條路只有一百二十多公里，每人却費了三千五百元，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啦！

五二一〇七二

東南西北

（滇瀘記程之八）

慶修

十月廿一日。　四時半即起，天微雨，吃過早點後，寫信等金文兄來，至七時始至，同到三橋；昨日已說定今晨七時半開車，誰知到九時纔開始辦各種手續；開始買票並將行李過磅，我因爲事前和主管人接洽好，附乘他們的車，原以爲可以免費，忽然的要我拿出幾千塊錢，當然得問明白是何理由，他們說：這是歸他們同事分潤的一宗收入；美其名曰「同仁福利金」，實則是變相的額外需索，出錢事小，不能不和主管人接洽一下，看他如何說法，可是他們不讓我打電話，先推說電話線不通，後來他們有要事接通了，我要乘此機會說兩句話，他們諉稱主管人不在辦公室，不能說話，我也拿他們沒法！他們告我說我所坐的一輛是五九五一號牌照，我一看那司機，認識是我由金城江出發時所坐那輛出毛病的卡車，我就不想走了，但一想起行李搬到三橋，路實在不少，又沒了主意，後來想想：兩輛車一同走，或者妥當些，況且已與宋君等結伴，豈得折回，似乎有違拆夥，不得已祇好硬硬頭皮上車，同坐的是錢欲仁君；十時半開車，還未出該機關團體的大門，便擱淺了，原因是廣場內經下雨後，泥土極鬆，進門處便是一個大水坑，車子載重過甚，當然陷住輪盤不能轉出，任憑司機用多少大力，總不得車子動彈一步，司機急了，命工人將泥土挖開，這反愈陷愈深，越發的不得開交；而宋君他們所乘的車先我們出發遠去了；經過一小時半的忙碌，結果還是一位武裝同志搬了一塊大石頭墊在陷入的車輪下，才將車身拔出。在這急得無奈的時間中，那位主任和各個職員並沒有幫一點忙，至多只是走出來到車邊袖手旁觀看熱鬧，也不作些微負責任的表示，怎不令人發生惡劣的感想！

十二時餘出發，到一時十五分，還祇走了三十二公里；無巧不巧，正遇着所謂『我們處裏最好的一輛車』停在路旁修理，原來宋君他們先我們動身許久，也不過走到此地拋錨了，宋君希望我們停下等他們的車修好同走，因爲他頗懷疑那車的安全，我們既係同行共濟，就停下來叫司機和機匠協助修理，誰知一等就是兩個鐘頭，結果司機們說，非處裏派鋼匠來修不與；我們一看時已四時，如果等鋼匠到來，即使修復，今日也開不到一個大站，與其在小地方過夜，不如回貴陽去再作道理；我們將行李搬上第五九五一號車，一同坐到扎佐去打電話，這時天下着雨，車子顛簸得又厲害，其苦異常；雖祇六公里的短程，可是我覺得比六十公里還遠。車子抵達扎佐鎮，宋戴兩君打電話到貴陽，商妥即刻派車來接，叫我們在此稍候；預計至少在此須勾留兩小時，就到一家小飯館名叫集賢村的叫了幾樣小菜，喝盃燒酒去掉些寒氣，又吃了兩碗飯；飯後坐着靜等，直到八時一刻始見一輛福特的救濟車開到，將行李搬運過去時，發覺戴君替朋友所帶的

一隻舖蓋捲和一把雨傘已經不知去向，但也不及查究，坐上車開回貴陽，十時始抵三橋檢查站，險些兒不得進城，經交涉後始放行；開到招待所已是十點鐘；這一天的光陰如此的消耗掉，精神上的痛苦，誠不堪形容。所幸招待所極力設法，勻出兩間因修屋漏不願租出的房間給我們住下了。

十月廿二日。　昨晚辛苦，今晨九時尚不欲起身，戴君來叩門言他的一隻皮箱內失竊許多東西，問我箱中缺少衣物否？我給他一問，有些著慌，急起開箱查點，幸而沒有被盜；原來我的箱子大，放在最下層壓着，沒法下手。起身洗漱後，與蔣文兄嫂同到冠生園吃早點，我們相約下次動身，須慎擇車輛，萬不可大意。戴君決意坐西南公路局的車，取其中途可得救濟，至遲不出五天可達目的地；宋君決定坐郵政車，取其穩妥迅速；我則決找朋友設法，因為木炭車我不願坐，郵政車則需等的天數太多。吃過早點去訪張蘭格兄，據告他公司的柴油車很可靠，從不延誤，我深知蘭格兄辦事的精神，信非虛語，就請他代我留意機會。午飯後在街中散步，看看貴陽市民的居住情形；貴陽雖已拓為平地，但許多地方仍不免有傾斜的坡度，所以房屋有許多在高處；大戶人家，氣象非凡，不是洋房，卻是瓦屋，前後均有石板的天井，四圍有封火磚牆，窗牖也多；大門外多有腰門，正屋之前，則多有台階，放一對雕花的方圓石鼓，種些花卉，栽些盆景，院內種着竹，桃，石榴各種樹木，養幾缸金魚，非常典雅，叫我想起上海一般居民如同鴿子籠般的生活，誠不可同日語也。市區分為新城老城，政治機關及重要商業多在老城，巨宅花園，俱在新城；晚張蘭格兄來，討論關於戰後交通事業發展趨勢和各項交通問題，甚佩其見解。今夜大雨，屋漏甚劇，半夜起用痰盂臉盆接着幾處漏得最厲害的地方，將行李堆在一角，將床拖到房當中，結果地板上如黃河缺口開了河道似的，被褥也打潮，終夜叮叮噹噹，滴滴答答，不能入眠。

十月二十三日。今早忽晴。到貴陽後，從沒有見過太陽，以今天為第一次。吃早點後，與作楠，伸和兩兄同到貴州圖書館訪桑作梁醫師未值，繼到物產商訪譚館長同甲，譚君請我們在招待所吃午飯，飯後到各府拜訪，坐至二時許，因宋君請我看電影辭出；演的是卓別麟的「大獨裁者」，這片是嘲笑「納粹」和「法西斯蒂」的一張名片，在上海時早已耳聞，今日能償宿願固然很好，可是票買得太後，我就決定過幾天再去重複一次。卓別麟說過：他攝這張片子，因為他覺得希特勒是諷刺與作弄的最好對象；他的目的不在宣傳，所以沒有模擬酷肖，將希特勒表演成一個卑鄙的神經病者，把墨索里尼扮成一個囂張，浮誇，但是真正平民階級的人；他不希望這張片子賺錢，可是他盼望能引起觀眾大笑。據說真的希特勒也看過這部影片，偷偷的和幾個親信在夜間放映，他自己不笑，也不許別個笑。快要到末尾我認為全劇的精華，卓別麟演說不到一半時，他吩咐左右停映。這部片子攝製的時間有兩年，耗費底片達五十萬尺，當中僅選出十二本，可見不惜工本了。晚在吉茂園吃晚飯，這是上海的一家酒行，分到貴陽後纔兼營飯館。貴州的酒，人多祇知茅台一種，不知還有一種叫「刺藜酒」的，也是本省特產之一；刺藜生在山中，遍地皆是，其肉可食，晒乾作蜜餞，就叫糖刺藜

，也可釀酒，色極清冽，味則香而帶澀；其好的出在青岩，須找那多年的陳釀，摻以新酒，則芬香撲鼻，可惜坊間不易購得。

十月廿四日。八時赴東園參加劉述康君夫婦之茶會，晤賴斗岩醫生與鄭文美教授兩人；十時與謝德權兄同到聖公會做禮拜，是日有一位女教友獻許多鮮花在聖壇上，爲紀念她的亡父逝世的週年。散會後，同樓君至其住處拜見嫂夫人，樓太太是江陰世家陳正才先生的令媛，曾任駐奥代辦，陳先生和他令郎爲萍君合編德文課本，是目下習德文學生的入門讀物；樓夫人和我的內人同鄉，從小却生長在意大利，當然有許多話談，承她取出許多照片給我看，當中有六張是我任十九年前所拍贈給德權兄的，那時我在大學一年級，不但面龐很豐腴，精神也很飽滿。自從我的全部私產在八一三滬變時損失後，凡是有紀念價值的所有物都已喪失了，德權兄處所存我的像片，我已沒有，樓君概然轉贈兩幀給我，如獲至寶喜出望外。樓君又贈予苗族攝影兩張，容貌娟秀，身裁修齊，如果將她們帶到繁華城市去，替她們穿上最新式的衣服和鞋襪，再加以美容院的修飾；我想信一定比城市裏生活的婦女們要美麗得多！聽說花谿有一苗人「皇后」，姿色絕美，可惜我沒能賞鑑到。返招待所等張君來同進午膳，至一時半當未見到，打電話去始知張君因參加清華同學會年會未散，戴欲仁君邀我同吃，我們談至三時半，老同學施正信君來，即與吳元俊，張毓英諸兄同到劉府小坐，吃過咖啡，同去參與楊濟之醫生和吳春培女士的結婚典禮，由何市長證婚；賀客中熟人有周廳長，譚館長等；五時赴秦醫生處注射此蒙化炎針後，即赴樓君的會，同座有之江大學文學院鍾院長，教務主任宋子玉君，總務主任何學詩君等；飯後談至八時半，赴新聲大戲院宋君請看篤家班所演平劇，十二時睡，今夜仍下大雨。

十月廿五日。八時到青年會參觀該會會所，並看之大辦理新生報到手續：須先領取介紹單及體格檢驗表，經醫生檢驗體格簽證再赴會計組領取繳費單，到雲南實業銀行去繳款，領取回單，然後到註冊處領取選課表和上課證及學生備查表，並編定學號，再持新生介紹單去見各該系主任，請指導選課事宜，由主任簽蓋後，到教務處註冊，再到訓導主任處請指導，領取入舍證，這一套手續非常嚴密完備，可是學生上返跑路，也夠累的。

十月廿六日。早飯後，愛薇攜小公子來，復入餐廳進牛奶早點，講起今日藝術館舉行畫展，遂同往；至時則見門前懸一橫條寫着光元鯤個人畫展，及到裏面，疑心廁身老虎窩中，因爲光君的畫，除了少數的條幅是花卉，翎毛，人物及兩幅馬而外，幾乎全是畫的生氣勃勃的老虎；其中以「百虎圖」定價四萬元爲最貴，此外「柳嘲八哥」一幅，綺麗嫻美，「春郊散牧圖」幽靜有趣，是得意之作；我以爲光君的缺點，是對於山水背景，還未擅練，如果每幅畫都以崇山峻嶺襯托，老虎盤踞其中，當格外生色。午刻至金蘭吃飯，飯後，參觀電燈廠，該廠舊址原在南門外的武侯祠內，現遷水口寺附近，佔地約三十餘畝，機器是向長沙電燈公司所購，目下的供電量已達八百四十瓩，發電度數三萬餘度，因爲貴陽市的人口已有二十餘萬，四萬六千戶當中，祇供給二千八百餘

戶，沒有享用電燈便利的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機器的狀況欠佳，發電的成本自然不能減輕，每度電費要五元六角，可是營業的收入，在極力撙節下，仍不敷開支，歷年來時在虧蝕中，經營着實困難。參觀畢，到東口寺一游，這地方前有牛渡潭，後有銅鼓崖，環境清幽；喜雨樓，奎星閣的建築甚古雅；河邊垂楊拂岸，有長石數丈，俗呼為「龍船石」，近來因馬路修通，已漸煩囂，不若前時冷落矣。五時至秦醫生處抽血化驗並檢查身體，晚與何惠庸先生等到飛花村吃夜飯，有宮保鷄一味殊佳。

十月廿七日。七時半起，何惠廉君來訪，同進早膳，他勸我在渝工作，我告以志趣不在政界，亦不在銀行；唯願在國際貿易方面做點事情，此來本希望能有機會出國一行，今既不能償此願望，祗能乘機至各處考察工商農業狀況及物資生產供輸情形，以備日後經營進出口時作為參考，我們談得很痛快。十時往訪曾兆六老兄，適已離筑赴桂，未值為悵；午在金龍吃飯。五時到秦醫生處，據告檢驗血液與大便結果均無病象，竊喜身體健康尚未有若何退步。晚到桃園赴啓文兄嫂之召。

十月二十八日。九時餘，愛薇來，同坐馬車至河濱公園，園中夏季花草盛開，南明河在望，是散步的絕好地方；在河濱堂前小坐，泡壺茶曬太陽，舒暢得很；十一時許走回巴黎飯店，又到中山公園內轉一圈，園中有水塘大數畝，名「夢草池」，適有紫泉，小橋相間，泚心亭在水中央，亦頗雋趣；六時到貴陽大戲院覆看「大獨裁者」；大凡一張影片，看第二遍時纔能斷定其優劣。我覺得此片滑稽而不能逗笑，諷刺而不着痕跡，覺得卓別麟此戲並非成功之作；卓別麟經營影片製造廠，自編劇本，自導自演雖然不易，但我覺得事無巨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究竟精力才能有限，難充分發揮事業本身的效率，反不如分工合作，將自己不擅長的事責成旁人去辦，為首腦者加以指導督察就可以了，何必非自己一一過問不可呢？飯後，至維多利看光坡弟，他由昆明來；我們自從南京撤退時同船到漢口，始終未見過面，久別重逢，自然有許多家事要談。

十月廿九日。七時半起，至六朝居進早點後，九時赴湘雅村訪盛今傑主任暨其夫人丁女士，坐談良久，承允為我設法找一穩妥便車附乘到重慶。午飯後，光坡弟到招待所來談至四時餘，愛薇亦至，六時同至冠生園吃飯，飯後至維多利小坐，晤沈君等，閒談近來商車在貴陽昆明間行駛情形。

十月三十日。今日天朗氣和，確是難得。到巴黎吃早點，愛薇備有荳漿，蛋糕及鷄湯煮的水雞蛋，頗清爽好吃；午飯後，光坡提議去看賽馬；晚假桃園宴請今傑兄伉儷，陳壹吾君等共十八，飯後與光坡弟閒談家常，並偕同到大東浴室去洗澡。

十月卅一日。七時半起，在食堂中晤寄梅世伯與美商花旗銀行籌備主任安諾得君等，他們正預備出發赴花谿參觀清華中學，問我同去否？我因今日有約，不能前去，久想看看該校，有如此好的機會，而不能利用，誠然可惜；繼到六朝居赴賴斗岩兄之約會。嗣到巴黎訪中學時級友吳孟炎君，及其夫人和女公子，十餘載未獲一面，今在貴陽聚首，在學校時做夢也沒有想到；可見世事變幻莫測，人生際遇莫非前定

？四時半到啓文兄房間談至五時許，我明晨動身，問他有事否？晚收拾行裝，十時半睡。

十一月一日（星期一）。七時三刻，盛陳二君坐私人汽車來，將行李裝上，同到城西門外新村路十六號花紗布管制局貴陽運輸區辦事處貴陽保養場，九時許劉場長世中騎馬返，盛君托他照拂，劉君當卽答應儘最好的一輛車讓我坐，不但要機件好，而且司機的技術操行也要好，我聽了很感激他們的盛意；盛君又介紹同行的李無邪教授和我見面，然後他倆同去辦公；十時十五分開車之前，劉君對我說：「此次開出的十輛卡車中，有一輛自從仰光開進來後，始終未動用過，因爲已有大半年停駛，恐擱起太久，機件損壞，所以近來全部檢查一遍，並新造車身，牠的狀況甚完好，所派司機，技術很高，路上情形熟悉，且擅長修理，指定車上最好的座位，吩咐他沿途好好招呼，想必不致發生任何問題。」我再三致謝後，他又介紹玉振和我見面，說他對於路上情形很熟悉，叫我同坐司機台前面的位子，有伴可免寂寞。十時半，車抵三橋檢查站，十輛相同的卡車排列着，浩浩蕩蕩，洵屬壯觀。因手續很繁，約須兩小時。便花十五元買了半斤糖炒栗吃，玉振也拿出朋友送他的鎮寧名產「波波糖」請我吃，街上兩個兵合提着一條燒焦的狗走去，問玉振始知是吃狗肉的一種方法；先將狗打死，然後放火上將全身的毛燒去，這纔可以吃。十二時半，最末後出發，不消十幾分鐘就一連追趕四輛，再前面的一輛的司機，和我們車的陸司機交情最好，所以他們要結伴而行，不願分離，據陸說劉的本領很好，善於積蓄，所以他賺來幾個錢都變了東西；在貴陽有兩匹馬，一架馬車，現在很值幾文；司機而能潔身自好，不揮霍而從事正當生產，卻也難得！過技頭山，見一岔路，玉振告我是通修文王陽明祠的；二時四十五分過息烽，兩小時中已走七十三公哩（中途稍停休息）。在[illegible]飯店吃午飯後，四時二十分抵烏江，想起了旅行便覽中謝冰瑩女士所寫的「烏江阻車記」，記得她說烏江的魚，特別好吃，可惜我們未被「阻車」，否則也可以嘗試一下了。過烏江橋時，見吳鼎昌氏所題的三個大字，筆力穩健，一如其人，懸崖上還題有：「飲水飛虹」，「手掌足蹠」，「氣壯眠濺」，可惜車子的速度，不容許我看清楚係出何人手筆？此處因山岩崩塌，已改築新路，以後沿着金城江走，風景頗壯麗，三時四十分過宮巖溝，四時半過新站三合鎮，「三合」這個名稱大約是指三種交易：（一）屠宰，（二）糧食，（三）棉絲；鎮上兩街分爲三截，每截是一種物產的市場，屬於遵義所轄；五時廿分過江綸橋，以後便是刀靶水鎮，至六時抵達遵義縣，此時天色已不早，車的汽油也將用罄；先到社會服務處訪該處招待所主任張鳴江君，因已客滿，留下集團鋪位，付了租金，又到環球旅館去開了第三十一號房間，洗盥畢，與該旅館羅君閒談，知係同鄉，承他在地圖上指示我遵義城的形勢，曉得各機關多集於老城，車站及客棧則多在新城；銀行有中國農民，交通，亞興等三家，業務平常；七時與玉振走到車站，在廣東飯店吃飯，遇見司機等，約定明晨八時出發。

（未完）

菲律濱遊蹤(三)

章淵若

十月八日，星期二，晴。今日離馬南行，上午爲總支部柯書記長題字，徐朗出外購菲島書片，以留紀念；並承朱少屏贈以菲島土產數事，旅館主人，僅收半價；而鐵公則全部免費，僑胞熱忱，實令心感。午后王欽照相館主邀往攝影，並承贈日前在非總統府攝影二幀，彌覺珍貴。五時登荷蘭郵船Tjiwegara南行，承各界僑領，到埠相送，河梁攜手，不無依依之感。遙望菲島，於綠蔭深處，暮色蒼茫中，漸漸隱去，不勝留戀。楊總領事施常委則隨舟相送。

十月九日，星期三，晴。晨起，任甲板與鐵公楊總領事，黃處長，施常委作球戲。午後休息二小時，因明今晚到宿務，僑胞歡迎，恐須熬夜也。

夜九時半抵宿務(Cebu)。爲菲島大埠之一，人口最密，每方里六二八人，有華僑萬人，商業十之七八，均操華僑之手。靠埠之時，遙望火炬成列，知爲僑胞歡迎；據云，僑胞未知船到確時，自午後五時起，已整隊鵠候於此。本市市長除親到船相迎外，並飭屬全體出迎，嚴爲戒備，友邦盛情，彌覺可感。余等於軍樂聲中登岸，自萬人叢中，摩肩擦臂而出，汽車蜿蜒而行，但見兩旁人山人海，熱烈之情，得未曾有。先至遠東俱樂部，出席茶會，與此間外人聯歡，祇以船到太遲，茶會自今日午後五時起，賓客以久候不至，已於八時後散去其半。鐵公郎席致簡單之詞，楊總領事翻譯。次赴國民黨支部僑民大會，鐵公致詞，會散，又與各界僑胞，支部同志，分別舉行談話會，已過午夜。最後赴婦女慰勞會，童子軍猶列隊相迎於會所之前，鐵公慈幼爲懷，即加慰勉，囑早返寓就寢，態度和藹，諸童受寵若驚。當場鐵公又致詞，已一時矣。鐵公謂午夜十二時後，已爲十月十日，爰領導三呼口號，慶祝國慶。余等於歡呼聲中，登車返船，二時半始就寢。

十月十日，星期四，晴。輪於四時啓椗，向恰朗(Iloilo)行。晨起八時，僅睡三時許。早餐後，於輪中舉行國慶紀念，楊總領事主席，鐵公致詞，輪中旅客船員到者百餘人。事前船上買辦李宗義佈置一切，備有茶點，款待中外來賓。船員自十時至十一時，由船長特許放假一小時。回憶十餘年前，赴法途中，亦曾於輪中舉行國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今則歐戰方殷，法已被德佔領，國運與衰，如是其速；當此世變日亟，滄海橫流之會，吾人能毋警惕，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茲逢國慶，感慨萬端，爲之悵然不怡！吾家太炎有言：「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覩狐裘臺笠者，亦降思古之痛」。念寇患之方殷，痛國仇之未報，遙望白山黑水，所爲瞋目切齒，彌以痛心流涕者也！

五二—〇七八

晚七時抵怡朗，省長市長，均派員相迎，而歡迎僑衆，途爲之塞；熱烈之情，無減以前各埠之盛。余等在樂隊中登車，先赴省政府市政府，分別拜會；旋往此間華僑商會，參加落成典禮，由鐵公剪彩。繼赴國民黨支部，出席歡迎大會。會後赴商會歡宴，余則以人多喧熱，即回支部，由黃建章委員，及中山學校校長郭慶元等招待，稍進稀飯；連日酬酢，益覺可口。十時鐵公返支部，舉行僑領及同志座談會。此間黨部與商會，未能合作，殊屬不幸。因由鐵公勉以大義，動以感情，諸同志深爲感動。午夜返輪，楊總領事光泩與施常委逸生，自馬隨船遠送來此，以余等將抵荷屬，不得不於此離輪。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兩君高誼，令人心感。而各僑領華集埠頭，殷殷遙送，頻頻揮手，無任依依，夜闌人靜，海天茫茫，回顧菲島，大有留連忘返，低徊不忍言去之感。 寄家書，託郭校長慶元代爲付郵。郭爲江蘇溧陽人，此間僑胞，都爲閩人，以是倍覺親切。郭云，早歲讀余著作，以余行年當在五十左右；今日初識，知余尚爲青年，頗爲驚疑。

今日鐵公在甲板召楊總領事，施常委，及余等商議增進中菲睦誼問題。余謂觀於菲人銳意圖強，百事猛進，將來我僑胞在菲，於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經濟上，問題甚多，空言敦睦，於事無補；未雨綢繆，責在吾人。而親仁善鄰，尤貴誠信也。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晴。連日少睡，晨起特遲，已八時餘矣。船行甚平，深感海行之樂。上午於甲板球戲，觀西人遊泳，其中一孩，貌似次兒長德，游動活潑，蹣跚可愛，遙望中江，忽興思家之感。舟中多暇，讀Correlle Spencer: 著 Three Sisters(The Story of the Soong Family of China)「宋氏三姊妹」，描寫三姊妹之個性，技術甚好，雖係小說體裁，亦可窺人生哲學之大義也。

十月十二日，星期六，晴。水波不興，航行益穩。讀書屬稿，成績甚多。離菲以來，不遑寧處，終日頭昏神疲，身心均失常態。兩日海上休息，完全恢復疲勞，足征易地療養，功效之大。午前在甲板與鐵公談論國際形勢，鐵公以爲日本加入軸心，不管與英美在遠東樹敵，徒見其多所掣肘，實屬愚妄，對於吾國大局，當有裨益。觀乎滇緬路之即將開放，英美對日態度之強硬，可以信然。舟中識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經理黃伯權先生，與之款敘，黃方手執「寫書要訣」一書，謂書法與人之道德、精神、性情、事業，俱有關係。余之書法，迄難改善，蓋亦修養不足之徵也。

爲鐵公整理（一）海外黨務之方針，（二）同舟共濟，努力報國，（三）本黨同志之新認識與新精神講稿三篇。並爲鐵公夫人擬「抗戰必勝與婦女責任」一文，以鐵公夫人，將於月杪赴美；以備對僑胞講演之用也。

晚，本船李買辦宗義設宴相邀，中菜西食，別具風味，由船長等作陪。燈下擬「菲律濱問題之檢討」一稿。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晴。碧海無波，清瑩如鏡；烟霞萬狀，星河一天；令人心曠神怡，有蘇子瞻赤壁泛舟之感。上午過赤道，天氣較暖。爲鐵公整理（一）青年修已報國之要道，（二）多難興邦與抗戰建國，（三）精誠團結發展僑務講稿三篇。燈下復擬書面談話稿一件，以明日將抵荷印之

孟加錫Makassar，須對僑衆發表也。

余遊菲島既竟，應將菲島政治、經濟、社會之現狀，上溯菲島與吾國之歷史關係，開發經過，及僑賢艱難締造之偉績，菲島種族之類別等，略爲敍述，一以實余日記之內容，一以供讀者之參考。唯行篋並無參考書籍，所有材料，僅憑觀感所及，均係臨時攝采而成，詿誤之處，自知難免也。

關於菲島之現狀，在政治方面：菲島自一八九八年受治於美，前後僅四十三年，政教修明，建設猛進，風俗習慣，俱趨美化，士人生活，亦見改善，此乃美國開明的殖民政策之成效，殊足供研究殖民問題者之參考，尤可爲吾國辦理邊政之借鑑。自一九三五年起，美又准菲設立自治政府，改總督爲專員，除外交國防外，內政悉由菲人自治；同時美國孤立派議員，對遠東主張放棄，又以菲糖免稅，與美糖競爭市場，與糖業有關之議員，尤力主菲島獨立。現在獨立案業已通過，許其於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在經濟方面：菲島雖尚滯留於農業經濟時代，其產業以椰子、蔗糖、米、麻、煙草，玉米爲大宗，其次則爲林業與畜牧；但以深受現代文化之薰沐，於南洋羣島中，工業比較最爲發達，文物之盛，且將駕我而上；而其現代企業之智能，尤將後來居上，漸爲故步自封，各自爲謀之華僑，所望塵莫及。近年以民族意識之亢進，其所頒之移民新[illegible]，以及所謂「菲化法案」實爲菲島華僑事業前途之障礙。查華僑在菲爲數亦衆，昔乘菲人及西班牙人對於產業之冷淡，乃收各般事業於其手，植今日商權之基礎。現菲島華僑約十六萬餘，閩籍約七萬。無籍約二萬，餘爲他省人。經營礱米廠，烟葉、馬尾拉麻、樹膠、木材、糖、茶、在商業上之勢力，尚頗雄厚。然大都爲零售商人，其從事工業及大企業者蓋寡，既無組織，復乏遠見；而於現代企業之智能以及國際貿易之政策，類都茫然。查菲島零售商業，百分之四十五，操諸華人之手，一旦菲人實施「菲化法案」——（該法案之目標爲零售商與菜市，顯係針對華僑而發）則我華僑，勢均在取締之列，而無從立足。在社會方面：菲自受美統治，社會生活[illegible]頗見進步。人民百分之九十，信奉基督教，教育發展，建設猛進，大有現代化之趨勢。在南洋各屬七八中，當以菲人進步爲最速。菲島華僑團體，較爲統一，僑情亦甚融洽；惟僑生在菲年代久遠者，竟至數典忘祖，改易姓名，（如副總統Osmena實爲華僑之後裔）。甚至父母在堂者，其思想意識，已趨菲化，此則以前不重僑教之過也。中菲關係，歷久悠久，且華僑多與菲女通婚，據美人調查，謂菲兩院議員，華菲合種佔百分之七十五，中菲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而考其方言，關於食物傢具名稱，以及親屬稱呼，多有與福建泉州相似者，於此足證烹調方法，係由華人傳授，家常用具，係由中國傳入，而就親屬稱呼研究之，尤征中菲通婚爲時之久，以及中菲民族關係已深，前參觀菲律濱大學（見日記九月三十日），詢其語言學教授，亦深以此說爲然也。

考我炎黃神胄之南來菲島也，歷史甚久。據歐美治史者之考證，多謂中國人之至菲律濱，早在周秦時代。史萊格（Schlegel）曾假定秦始皇方士徐福漂流之地爲菲島，雖未明言其理由，或以季候風爲根據。美國密支干大學教授，於數年前在菲島宿務地方，發現中國瓦甕，謂西曆紀元前，當中

國周秦時，非人已與中國人交通，其時非之統治者，曾屢進貢中國；中國人亦常至非島貿易綢米等物，歷三五月而返。據克來葛（Craig）所著中國與古菲律濱，謂蘇祿（Sulu）及棉蘭誇（Mindanao）之神話，有中國親王之女，自其父之船中逃出，與一自竹林中下降之男子結婚，即為人類之遠祖。此種神話，當然無歷史價值，然間接可知中國人之至菲島，早在土人未開化之時。惟究竟何時南下，史無明文記載，未便臆斷。大約當麥哲倫抵菲前三百年，中國已有商船抵菲島。十三世紀時，據趙汝适諸蕃志（趙乃南宋宗室，是書係其充福建市舶司時，常就賈胡親詢海國事狀及雜採前人撰述，書成於理宗寶慶元年——公元一二二五年，分上下二卷，卷上為志國，所記自越南半島以迄於非洲東海岸，凡五十八國；卷下為志物，所記南洋各地物產凡四十七種，其中以香料奇石珍珠為最多。）之記載，謂羣島中之三嶼，已與中國交易貿物。明史外國傳：「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使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慰其國。」明一統志：「呂宋前代無考，本朝永樂三年，王遣其臣來朝，並貢方物土產黃金。」外國傳又稱：「萬歷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按：明時稱西班牙葡萄牙人為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酋來鎮，慮華人為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萬歷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里系勝侵米洛居，（按一五九三年，西班牙駐菲總督達七馬邁納Dasmarinas 親自率隊遠征摩鹿加，征我華僑二百五十人為其座船之水手。）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為其哨官。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打，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眾然之，乃夜持殺其酋，持酋首大呼，諸蠻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盡取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為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時酋子郎雷貓吝駐朔霧，聞之率眾馳至，遣僧陳父冤乞還其戰艦金寶，戮仇人以償父命，巡撫許孚遠聞於朝，檄兩廣督撫以禮遣僧，置惟太於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毀其廬，及貓吝歸，即令城外築室以居。會有傳日本來寇者，貓吝懼交通為患，復議驅逐，而孚遠復遣人招還，蠻乃給行糧遣之。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有閻應龍張嶷者，言呂宋機易山（即卡維戲Cavite）素產金銀，採之歲可得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萬歷三十年七月，詣闕奏聞，帝即納之。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迫於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時和，百戶于一成，偕嶷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姦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姦徒自窮，便於還遣耳。其酋意稍解。（按當時西總督為亞加迎Acuna）令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酋為置宴，留嶷欲殺之，諸華人共解乃獲釋歸，時和還任，即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嶷妄言罪，事已止矣；而呂宋人終

自疑，謂天朝將襲取其國，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之。明年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出而鬻之，於是家無寸鐵，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即殲之，事稍露，華人乃羣走菜園，酋發兵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蠻人復來攻，衆殊死鬥；蠻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議和，衆疑其僞，撲殺之，酋大怒，斂衆入城，設伏城旁，衆饑甚，悉下山攻城，伏發衆大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旋出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巡撫徐學聚等亟告變，帝驚悼，下法司議姦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議上，即梟嶷首傳示海上，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易，亦不拒，久之復成聚」。又考明史外國傳蘇祿傳：「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西王，並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並封爲國王，賜印誥。萬歷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據山險，迄不能下。其國於古無所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往返，輒留數人爲質，冀其再來。」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康熙五十六年，呂宋等國口岸多聚漢人，諭令商船禁止南洋貿易，雍正五年後通商如故。十三年，呂宋以麥收歉薄，附洋船載穀銀海澄來廈門易麥，詔許之。」清朝通典：「雍正四年，蘇祿國王遣使奉表貢方物，乾隆二十七年復遣使入貢。噶喇巴明世諸番互市來者至，本朝初年，始與呂宋蘇祿等通商閩海，閩海商人多留居不返。」此我國與菲律濱羣島之關係，見諸史冊，信而有徵者也。

我國與菲島之交通雖頗頻繁，呂宋蘇祿之入貢，固可燦耀史冊，然西班牙統治菲島時代，我僑所受之殘殺與虐待，則甚慘痛，是固我旅菲僑胞永矢弗諼之教訓，余不能不追敘其事，爲當年死難同胞致其哀悼之忱也。蓋菲島距我近海，僅爲三日海程，一葦可航，往返至爲便利。十五世紀之際，我國人以該處貿易，獲利倍蓰，雖有海禁之令，而相率潛往者實繁有徒。迨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佔領菲島後，我國人已在菲島各處奠定經濟事業基礎，西班牙人覩此現象，遂生妬嫉之心，此慘劇發生之遠因也。其直接促成慘殺之近因有三：一爲林鳳於一五七四年襲擊小呂宋之馬尼拉，雖告敗北，然已招西班牙對華僑之憤恨；二爲前已述及明史所載潘和五刺殺西酋達士馬連納之舉，三爲前述之派員往勘金礦。積此三因，遂中此慘絕人寰之惡果，是可痛也。明史所載萬歷三十一年（即一六〇三年）之役，死者達二萬五千人，前已詳爲述及，此非島華僑第一次被其屠殺之慘劇。其後三十年間，事過境遷，國人之至菲島者復陸續增多，約有三萬人之譜；乃至一六三九年，又遭西班牙壓迫，不得已起而反抗，擾攘數月，卒告失敗，是役死者二萬餘人，僅七千人倖免於難。是爲菲島華僑慘受西班牙人第二次之大屠殺。一六六二年西班牙人懼雄據台灣之鄭成功來襲，防我僑爲內應，下令驅逐中國人出境，此次不敢屠殺，蓋懾於鄭成功之威勢也。迨一七〇九年，菲島華僑慘澹經營，漸復元氣，經濟利益，轉爲我僑所掌握，詎西班牙人偏狹多妬，高唱排華，而我可憐之僑胞，遂遭第二次之放逐矣。至一七六二年，國人之爭

菲島者，又復雲集，其時英人勢力已東漸亞洲，我菲島僑胞以歷年迭遭西班牙人之壓迫虐待，對英人頗示好感，凡可以便利英人之處，無不盡力相助；於是大觸西班牙人之怒，我旅菲僑胞之被殺者纍纍。嗟吾僑胞，何受禍若是之慘酷也！

我菲島華僑，當年在西班牙統治之下，狂風暴雨，飲恨吞聲，飽受摧殘蹂躪之苦。所幸能含垢忍辱，冒險犯難，本其百折不回之精神，為求生存，求發展，而作堅苦卓絕之奮鬥。轟轟烈烈，炳耀簡編，凡我艱難締造之偉績，皆我中華民族之光榮。茲就其勛業燦然者闡述一二，以示崇敬先賢之意云；

林鳳(Linahong)者，粵之潮州人。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屯南澳中之錢澳，要求收撫，廣東提督殷正茂不之許，遂內澎湖奔台灣之魍港，為福建總兵胡守仁所敗。是年多，犯閩疆，復為守仁所敗，追擊至淡水洋，沈其二十舟。鳳既不得志於閩粵，因念長此凌犯風濤，終非久計，擬向海外覓一樂土，開基創業；會其部下有言小呂宋為西班牙所併，可乘其未治襲取之，鳳深韙其言。乃率戰艦六十二艘，水陸軍各二千，婦女一千五百，軍械輜重無算，自澎湖出發，直向菲行。近乙羅滾（Ilocos Sur）沿岸，遇一西班牙小艇，攻而捕之，岸上西班牙軍官，望見其事，急報告於米岸（Vigon）之軍官撒示洛（Juan Salceds）。撒示洛聞警，急遣軍士八告急於馬尼拉。未幾米岸亦失守，撒示洛同軍人五十，乘小船而逃；鳳遂乘勝前進，攻馬尼拉。萬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鳳兵抵馬尼拉灣，泊馬里米禮（Marivelos）命日本人莊公（Sioco）率兵六百攻馬尼拉，翌日抵馬尼拉城，殺西班牙之軍長瓜第（Gotii），然西督撈力撒里死守，莊公不得逞，退至卡維戴（Cavite），合鳳大隊作第二次攻城之舉。十二月三日率精兵五百人登岸，分三隊，進薄守城，縱火焚其市街，而戰艦自海外發砲助攻，惟西督作殊死戰，終不能克，莊公陣歿，鳳復發兵五百人繼之，終無功而退。當時菲人苦西班牙苛政，聞鳳將攻擬合力相助，因第二次攻城不克，菲人渙散。鳳見內應既失，遂引軍北航至品牙詩蘭（Pangasinan）於前峨河（Ango）口上四哩地，相地築城，建築砲台，作久居之計。西班牙人屢攻不克，招降又不果，相持達八閱月之久。鳳念久師曠餉，接濟甚艱，乃修葺船舶，於一五七五年八月三日率師突圍離菲回台灣雞籠●西班牙在菲之勢力未被掃除，蓋亦菲人之不幸。至今相傳菲律賓有乙莪羅地中國人（Jgorote Chinese），即其後裔云。其後十八年，當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之際，有閩人潘和五剌殺西班牙總督之舉，事見明史，前已詳為述及，其事雖未成，然其反抗暴政，威武不屈之精神，誠足為後人矜武者也。潘和五發難後之六十七年，即前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鄭成功逐荷蘭人佔領台灣，遣義大利僧侶利支西阿（Ricico）使馬尼拉，令西班牙人奉台灣之正朔。華人在菲，正苦西人苛政，聞國姓爺佔台灣，喜躍不可名狀。值利支西阿來聘，由台灣同胞之私函，知其此行目的，旅菲僑胞歡忻之情，不免見諸行動。西班牙人佯為不覺，而陰加準備，又鼓勵華人倡亂，以為殺戮之口實，惟懾於鄭氏之威，不敢恣意以行，乃將旅菲僑胞，盡行驅逐，利支西阿不得結果而返。鄭氏大怒，正擬興師，不幸得疾，於翌年六月逝世。攻菲之舉，壯志未酬。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一，二句，所爲仰天欷歔，而不勝其慨欷者也。陳謙善，福建人，華僑皆呼之爲陳最戈，幼貧苦，初至以時作苦工，爲人機警，熟諳外語，於同光間，充甲必丹數任，勇於任事，與西班牙首都之王宮暨邑通聲氣，菲律濱總督有與之不協者，每不安其位而去。歷任總督皆畏之。凡關於華僑法令必先與之商，取得同意，然後敢施行。爲華人廢除苑刑，閩女不得爲娼，皆謙善之力，懸爲成例。其所辦華僑公益，遺惠甚多，今馬尼拉尚有其銅像。謙善之子名陳剛，曾回國登進士第，後任第一任菲律濱中國領事，於光緒二十四年創辦中西學校，爲華僑在菲設立學校之嚆矢焉。侯亞保，閩之廈門人，生當清季會黨昌盛之時。及長，爲該處三合會首領，以豪俠聞於鄉里，有長者不直其行，訴於官，亞保乃發夜出走菲之馬尼拉，其地三合會亦尊爲領袖。時菲人處西班牙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菲青年中有志者暗中進行獨立運動，其首領亞基拿度氏經人介紹與亞保晤，亞保允以如菲青年獨立起義，彼可組三千人爲一軍助之。盟約之後，亞基拿度走香港，祕密與美海軍商洽接濟軍火，迨一八九五年事起，菲人高舉獨立之旗；亞保率衆如約助戰，屢建奇功；惜菲人軍械不充，實力殊弱，鏖戰一載，終告不敵。西班牙人乘菲民挫敗，竭力圍攻，亞保率其孤軍拒之，始保菲人獨立之茶禧。菲島卒以美人之助，擾攘兩年，脫離西班牙之羈絆，而爲美國之領土。亞保遂離菲返廈，銷聲無聞，而其助菲獨立之義舉，雖百世之下，凜然猶有生氣者也。

自歐人勢力東漸後之菲律濱歷史，亦可得而言。葡萄牙人麥哲倫（F. Magellan），舉世聞名之探險家也，受西班牙王命，於一五一九年夏，以香料島（按即摩鹿加群島(Moluccas)爲目標，自西班牙出發，本年末迴航南美洲。一五二一年發見菲律賓群島，於四月七日至宿務（Cebu）島上陸，是爲歐人踏入菲律賓群島之嚆矢。但當時尚無菲律賓(Philippine)之名，菲律賓者乃其後西班牙人用西班牙王子之名以名之者。當時麥哲倫見宿務之地大物博，頗思攫取，爲使宿務酋長心服起見，特對倔強不服之馬丹大土人加以討伐，終因衆寡不敵麥哲倫竟以身殉。宿務酋長見麥哲倫已死，即改變態度，於是與麥哲倫同來之西班牙人，不得不西返。厥後西人來此者踵相接，西班牙且數遣艦隊遠征，經歷次之失敗，終於一五六五年佔領宿務，一五七〇年佔領馬尼拉。當時菲島內部之狀況，爲群雄割據，四分五裂，祇圖維持其固有之勢力；故西班牙人能以少數之人力，短促之時間，征服龐大之群島。西班牙既以武力征服菲島，乃設總督以統治之。歷屆總督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自一五七〇年至一八九八年，三百二十八年間，總督更迭一百五十次，菲島統治上之不安定，於此可見。因此菲島反抗西班牙統治之趨勢，更不可抑制。先是菲島土人有名爲「Katipunan」之祕密結社，一八九六年馬尼拉一傳教師洩露該社之陰謀，不得已於準備未周之下發難。是時散居各地之黨員，群起響應，卡維戴省在亞基拿度(Aguinaldo)青年村長（時年二十七歲）指揮下舉兵襲擊，且各處叛亂烽起，政府軍疲於奔命，不得已與土人議和，政府允許改善內政。一八九八年美國與西班牙因古巴問題，國交已告決裂，美海軍在杜威提督指揮下，於五月一日大破西軍，獲得菲島之海上權。至八月，

美陸軍到達後，始向內陸進攻，八月十二日佔領馬尼拉。於是美西兩國宣告休戰。當美陸軍之未達菲島也，亞基拿度已由香港遄返卡維戴，招練士兵，於五月二十四日布告菲島人士，宣言獨立。六月廿三日成立革命政府，八月一日正式宣布獨立。廿九日公布憲法，並選舉亞基拿度爲大總統。美西停戰後，九月開媾和平會議於巴黎。時美總統麥利堅（Mc Kinly）基於如下之理由，決定佔有菲島：「美國從西班牙之苛政下，拯救菲島人民，故無論如何，不能以菲島還諸西班牙政府，亦不能以菲島讓與他國。目前菲島人民知識未十分發達，未具獨立能力，美國之義務，則担當保育之任，以待時期之蒞臨。」美國宣告統治菲島後，菲島獨立政府，以馬尼拉被圍時，菲島大部分土地已入菲人之手，西班牙人所有者，僅馬尼拉及其他零星數地，西[illegible]無割讓菲島與美政府之權利，反對美政府治理菲律賓，經過數次之激戰，革命軍不支，美軍占領全菲島，亞基拿度最後爲美軍所俘，助菲獨立之華僑侯亞保軍，亦被解散，於是戰事始告結束。菲律賓自一八九八年移歸美國統治後，美卽派總督以治之，下設六部及一直隸機關，皆設部長，各部長多由菲人充任。美人治菲以來，建設日新月異；政治至爲開明，與[illegible]班牙人統治時代之腐敗情形，幾有霄壤之別。然菲人要求獨立運動，並未因之停止。一九一六年八月廿九日，美國議會通過鍾氏律（Joans Law）是爲菲島獨立運動之基石。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美共和黨執政，認爲美人如撤退美國軍備，恐將予他國之覬覦，菲島獨立，爲時尚早。故一九三二年四月美衆議院雖以三〇六票對四七票通過菲島獨立案，然胡佛總統及史汀生極力反對，謂美如撤消指導地位，在菲島本身將造成不幸之遭遇，予他國以宰制之機會，在美無異表示懦怯無能而失去其威望。一九三四年美國議會通過泰・麥法案（Hydings Mc Duffie），承認經過十年之獨立政府施政後，菲島得告獨立。一九三五年菲議會制定憲法，其年九月十七日奎松當選爲大總統，十一月十五日準備獨立政府正式成立。菲人於高度之要求下，現已獲得美之允許，至一九四六年給予完全之獨立云。

至於菲律賓居民之種族，原甚複雜。最早佔據斯士者，大約係尼格里到族（Negritos），其後屬於馬來種之乙我羅地族（Igarrotes）移來，將尼格里到族驅往山中，而佔有沿海平原。其後更有搭加姥族（Tagalogs）及馬來人侵入，又將乙我羅地族驅往內地，新來之馬來人佔據沿海沃土。及至回教由馬來半島傳布，及於爪哇一帶，回教徒之馬來人，由南方至棉蘭老（Mindanao），更北上，從米塞亞（Visaryas）至呂宋島（Luzon），曾一度佔領馬尼拉，時受西班牙之襲擊，迫退南方棉蘭老及蘇祿（Sulu），以迄今日。倘由宗教區別之，則有基督教徒及非基督教徒二種：基督教徒族（十）通稱爲菲律賓人者，卽指此種族，亦卽爲菲島獨立爲熱烈者，約佔全人口八分之七。細別之可分六種族，一、搭加姥族，二、米塞亞族，三、衣樓開奴族（Jlocano），四、必可族（Birol），五、邦板岸族（Pampangas），六、品亞詩蘭族（Pangasinan）　（完）

黃河上游的皮筏

許宗舜

一 前言

黃河導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葛達蘇齊老峯麓，上游自青海經甘肅，寧夏等省東流，中越山險，洶湧澎湃，奔冲而下，洄青海之貴德以上，拔海達四千餘公尺，水勢急激，或成懸流，或為險灘；河岸河床岩石矗立，形為山溪瀑布，不能航行，自貴德以下，始有航利可言。惟仍因沿途山峽環列，水勢湍急，河面寬窄無定，河水深淺不一，而蘭州至寧夏間之黃水巨流，幾半經峭壁削峙之山峽，峽內水深流急；峽外河床窄狹，灘阻較多，故木船行駛時有破覆擱淺之虞；牛羊皮筏遂成為黃河上游唯一之水上交通工具。

牛羊皮筏係用木排連繫十餘中空之牛或羊皮革囊組成，而用以行於水上代木船載運客貨，（因水急只能順流下駛不能逆駛，）其體質柔韌耐久，輕便適用，遇礁不破，吃水極淺，無傾覆擱淺之虞。且製造經濟簡便，載量不下於相等之木船，應用甚廣，誠一適應自然環境之運輸工具也。今請略述其概況，以饗讀者。

二 皮筏類別及產地

皮筏分牛皮、羊皮二種，係用牛或羊之皮革泡製而成。牛羊為西北各省特產，故其原料均取給於當地，極為便利[illegible]。其大小類別如次：

（一）牛皮筏：

大型——載重約廿噸，以一百廿八個皮囊組成。

小型——載重約十噸，以六十四個皮囊組成。

其餘尚有以卅二個皮囊組成者，載重約為五噸。均視經濟及使用條件而定其大小也；牛皮筏平時多用以長途運貨；吃水約半公尺；筏上常張以巨幕，作駛筏者起居之所，如巨船然。

（二）羊皮筏：

a.載貨者：

大型——載重約十五噸。以四十一排，約四百六十個皮囊組成。

中型——載重約十噸。以三十排，約三百九十六個皮囊組成。

小型——載重約五噸，以二十七排，約三百三十個皮囊組成。

羊皮筏多用以載運短途或較長途貨物，尚有用若干小筏聯繫而成一列組為大筏者，用畢可隨時分開，更屬便利，吃水量約半市尺。

b.渡客者：

「此為最小型羊皮筏，亦為最普通之一種。係用十二個

皮囊紮成者，載重約四百公斤，多為近途及沿河兩岸往來濟渡之用。筆者現寄居之蘭州黃河兩岸，機關工廠林立，往來旅客物品，多利用之。現每人約需渡費五元，遠則酌加，物品臨時面議。

蘭州北門外沿黃河以東，約三公里處，中有沙洲，名曰「雁灘」，其上建有住房，廣植花木，一水上住宅區，前省農業改進所在焉。每屆春夏之季，天晴氣朗，百花盛開，鳥語花香，風景宜人，登灘漫步，遙對山城，留戀忘返，為當地唯一郊遊所在。往來遊侶，多僱一小筏，遙指灘頭，風味別具，皮筏業者之黃金時代也。

三　皮筏之運輸時期，區域及種類方式

皮筏運輸時期，約自每年四月中旬，河水完全解凍，冰流消盡時起至十一月間水封凍時止。惟蘭州黃河沿岸濟渡者則早在二月中旬開始矣。

牛羊皮筏運輸區域甚廣：西起青海之貴德，東達寧夏綏遠，戰前西北各省出口之皮毛等大宗貨物，均賴以運至綏遠包頭，轉平綏鐵路出口，青海下行及長途運輸者多用牛皮筏；短途多用羊皮筏。

皮筏運輸對象，按季供應西北各省之物資。自貴德蘭州者：多為皮毛，木料、食油、糧食等類；蘭州下行，多為皮毛，藥材，食糧，水菸等類。乃自抗戰軍興，尚能擔負一部份軍用品運輸，近來當局更有利用牛皮筏裝運油料，行駛於嘉陵江上，以補助驛運之不足之計劃，則此西北唯一交通工具—皮筏，又將大展長才於巴蜀勝地，其功績自未可忽視之也。

牛、羊皮筏運輸貨物之方式：除筏上裝載物品外，牛皮筏之空囊內，更可填以羊毛等輕軟貨物（無貨時裝以草類），每囊約可填裝六十餘公斤，於運抵目的地後，一概售之，以人力或駱駝載返其筏，或連筏併貨出售之，空人返回。每公里約需運費國幣三、四元，回程由駛筏者自理，亦視往返路程之遠近而決其運價。

近年來，因綏遠淪為戰區，下行貨物較少，自蘭州下駛之皮筏，已不如戰前之盛。寧夏至綏遠之一段筏運，則早已停航矣。

載客過渡之羊皮筏，則於駛抵目的地後，以人力拉[illegible]筏以返上水處停泊。

皮筏水手視筏之大小而增減：牛皮筏大型者約十人，小型者約六人；羊皮筏大型者約八人，中型者約六、八，小型者約四人，普通載客者一人即可。

四　皮筏之行程壽命及價格

皮筏之行程（無上水）：在漲水時期下行普通平均每小時約行十公里，每日可行一百公里；枯水時期平均每小時約行六至七公里，每日約行六十五至七十公里，仍視水流之緩急而異其行駛速度。

皮筏之壽命，以其所擔負之往程計之：牛皮囊約為七七，〇〇〇公里；羊皮囊約為三四、〇〇〇公里。

羊皮筏之市售價格：以十三個皮囊紮成之小筏按蘭州目前市價為準，每具由國幣四百元至八百元不等，視其皮質之

優劣堅實與否而定。

牛皮筏則以時值蘭州下行貨運清淡，使用減少，且以原料價昂（牛皮多直接供應當地製革工業之需，殊少製者。有之則多係青海下行運輸食糧木材者，抵蘭州後即連筏併貨出售者，是故無此市價。

蘭州現有皮筏業者二十餘戶，沒有同業工會管理一切。

五、皮筏之構造及其使用

（一）羊皮筏：

每年自三月至五月間，均為製造時期，其製法如后：

a.製皮囊——宰後之羊，割去頭部，並將骨肉內臟由頸部取出，不損外皮，（製筏業者，多不自屠羊，外皮係購自屠戶者）將此外皮水浸三四日使生異臭味時，取出曝晒於強烈日光下，以人守之約一日，其短毛易脫，以人力拔去並洗滌乾淨，即成一完整之原皮。

將洗淨之原皮，內先灌以食鹽約半市斤，及水少許沖浸，再灌以胡麻油約半市斤，次將頸部，四肢分別用繩紮牢，繼續放於日光下曝晒，使油質漸次浸潤全皮內外，為可防腐耐久，至外皮油潤變成紅褐色後，（約四五日）即成可用之皮囊。製成後摺疊扁平存放備用。組筏時則灌氣使滿應用。

b.皮囊之灌氣方法——多用土法分為三種：

1.吹氣法——皮囊頸部四肢除留一入氣口外均用繩紮牢，以人口由開口處吹氣入囊，繼續吹至六十次始滿，然後將開口縛緊即成，惟此法僅適於少數者，多則為人力所不及。

2.打氣法——以特製之金屬管，一端緊於皮囊之開口，另端牢縛於另製之一邊敞開一邊留有小口之羊皮袋之小口內，以一人雙手各持其敞開之兩邊緣用力上下互相拍擊，使之一張一合，空氣進入於被灌之皮囊內，約三四拍即滿，將口縛牢即成。較人工吹氣，迅捷多矣。

c.製木排——縱列長約七市尺餘，寬約二寸餘之木桿五根，每根兩側鑿約半寸長之方孔廿個，再以長約四市尺之橫木徑約半寸（每根兩端各通一小孔）廿根，橫貫穿入縱列五木桿方孔，更以小木楔釘入每一橫木兩端小孔，使不能脫落。

d.組筏——將十三個已灌滿氣之皮囊，分為前，後，中三列，前後兩列各四個，中列五個，以繩牢繫於木排之下，（皮囊之腹部向上，）即成一筏，此為普通應用者，大型者不過將木排加大，皮囊加多而已。

e.製槳：

此為長約六市尺之木板，下端扁寬約四、五寸，上端較細而圓，徑約寸許，便於手中持用也。

f.使用：將皮筏以人力擡至河岸平地，或特建之碼頭，放入水中，一端靠岸，搭運旅客或物品登筏必須使筏上重量保持平衡，駛筏者即可施其專技，用槳划水而行矣。

（二）牛皮筏——牛皮筏之製造，與羊皮筏相同，惟不必灌氣，（囊內實以毛貨，草類）但因原料等價格均較十倍於羊皮筏，且用途減低，故現無製者，前已言之。

六 尾聲

綜觀上述，皮筏在黃河上游之自然環境中，爲唯一適用之運輸工具，其設施雖未臻科學，要以西北水利尚有待於興建之際，其歷年來負荷一部民需供應運輸使命之功績，正未可藐視也。謹誌其詳，以供國人參考，藉能引起對西北水利更進一步之開發，實所望焉。（完）

貴陽聖泉考證

王眞民

旅行雜誌第十八卷第三期載藍士琳先生遊跡小紀一文，內有貴陽聖泉，清王士禎池北偶談謂，貴人至泉飄沸，但遍詢無人知，疑已廢一節，源來勝蹟無恙，仍保存於叢林中。余嘗親詣其地，有緣一賞，未敢自私，謹註途程，以代導遊，想亦爲讀者所樂聞。按聖泉在黔靈山西南，相距二三里，有聖泉寺在焉。原通羊腸小道，惟不易尋覓，所謂幽深不知處，最好由二橋沿溪水東行，約二三百步，拾級上山，再隨石板路繞過一山谷，折向西行數十步，見石牌坊名聖泉觀，進牌坊得一池，即聖泉也。深不及尺，清澈見底，妙在時漲時落，不盈不竭，如潮信然。測其消長度數，約一寸許，余再三研究，不識其所以消長之由。寺內尼姑，備有銅錢，投錢入水，測其漲度若何，卜人窮通，頗顯靈驗，此蓋所以名聖泉歟？寺前匾額爲「石裂雲根」四字。有楹聯一副：「此地從何代開荒問滾滾流泉來源奚自，是山係黔靈後觀看蒼蒼古木毓秀良多。」寺不大，然點綴山間，殊可人意。寺內有一碑，記述聖泉之緣起，爲撫黔使者蘇夢許兆楨所書。

馥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營造房屋橋樑水利等一切土木工程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美豐大樓四十三號
電報掛號一五二七、電話四一八六四

重慶分公司 中正路美豐大樓四樓三十四號

貴陽分公司 公園路七〇〇號

蘭州分公司 中山路第一新村